

金石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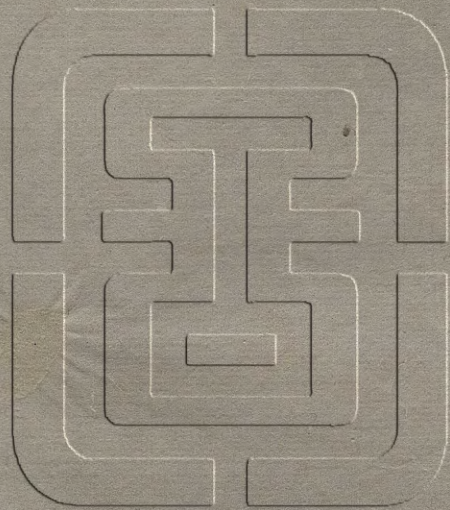
第七冊



古130
84.3
部-17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四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諡

宋二十二

元祐黨籍碑

碑有二本一足爽本正書缺類有鏡跋在靜江府一
碑高六尺廣三尺一寸五分行字多寡不等正書額
題元祐黨籍碑五字亦
正書後有沈跋在融縣

皇帝嗣位之五年旌別淑慝明信賞刑黜元祐害政之
臣靡有佚罰乃命有司夷考罪狀第其首惡與其附麗
者以開得三百九人 皇帝書而刊之石置於文

德殿門之東壁永為萬世臣子之戒又 詔臣京
書之將以頒之天下臣竊惟 陛下仁聖英武遵

制揚功彰善彈惡以昭先烈臣敢不對揚 休命
仰承 陛下孝悌繼述之志司空尚書左僕射兼

門下侍郎臣蔡京謹書

元祐姦黨

文臣

會任宰臣執政官

司馬光 故

文彥博 故

呂公著 故

呂大防 故

劉摯 故

范純仁 故

韓忠彥 故

曾布 故

梁燾 故

王巖叟 故

蘇轍 故

王存 故

鄭雍 故

傅堯俞 故

趙瞻 故

韓維 故

孫固 故

范百祥 故

陸宗

愈 故

李清臣 故

劉奉世 故

范純禮 故

安壽 故

陸

佃 故

黃履 故

張商英 故

蔣之奇 故

會任待制以上官

蘇軾 故

劉安世 故

范祖禹 故

朱光庭 故

姚勗

趙君錫 故

馬默 故

孔武仲 故

孔文仲 故

吳安持 故

錢總 故

于侁 故

趙彥若 故

趙商 故

王欽臣 故

孫升

李周 故

王汾 故

韓川 故

顧臨 故

賈易

呂希純 故

曾肇 故

王覲 故

范純粹 故

呂陶 故

王古

豐稷 故

張舜民 故

張問 故

楊畏 故

鄒浩 故

陳次

升 故

謝文耀 故

岑象求 故

周鼎 故

徐勣 故

路昌衡

董敦逸 故

上官均 故

葉濤 故

郭知章 故

楊

餘官

秦觀 故

黃庭堅 故

晁補之 故

張耒 故

吳安詩 故

歐

陽棐 故

劉唐老 故

王鞏 故

呂希哲 故

杜純 故

張保

源 故

孔平仲 故

此下接湯燾等四十八人

衡鈞 故

袁公適

故魏本表誤作元宋史新編

馮百藥 故

馮百藥 故

馮百藥 故

周諠

孫宗 故

范柔中 故

鄧耆甫 故

王察 故

趙岫 故

封寬民

金石萃編

金石萃編

宋二十二

故 胡端修 李傑 李黃 趙令時 郭執中
 石芳 金極 高公應 安信之 張集 黃策
 吳安遜 周永徽 高漸 張風 薛子綽 呂
 諒卿 王貫 朱紘 吳明 梁安國 王古
 蘇迥 檀固 何大受 王箴 鹿敏求 江公望
 會紆 高士育 鄧忠臣 神師極 韓洽
 都貺 秦希甫 錢景祥 周特 何大正 呂彥
 祖 梁寬 沈千 曹興宗 羅鼎臣 劉勃 王
 拯 黃安期 陳師錫 干肇 黃遷 万俟正
作莫正統本及新編俱作莫依古誤今據續資治通鑑長編五年正月庚戌歲人呂克卿等注內改正
 胡良 梅君俞 寇宗顏 張居 李侑 逢純
熙 故 高遵裕 續通鑑作遵 裕今依元本 黃才 曹盟 侯顧道
作顯 周遵道 林膚 葛輝 宋壽岳 王公彥
 王交 張溥 許安修 劉吉甫 胡潛 董祥
 楊瓊實 倪直孺 蔣津 王守 鄧允中
沈本及新編俱作元中 梁俊民 王陽 新編及續通鑑 此下接張裕 陸表民 葉
 世英 張裕 謝潛 陳唐 劉經國 湯誠 故
 司馬康 宋保國 黃隱 畢仲游 常安
 民 汪衍 余爽 鄭俠 常立 程頤 唐義問
 故 余卞 李格非 陳雍 任伯雨 張庭堅

馬淵 孫諤 故 陳邗 朱光裔 蘇嘉 龔夫
史 王回 故 呂希績 故 吳儔 故 歐陽中立 故
 尹材 故 葉伸 故 李茂直 吳處厚 故 李積
 中 商倚 故 陳祐 虞防 李祉 李深 李之
 儀 范正平 曹益 楊琳 蘇昞 葛茂宗 劉
 謂 柴裘 洪羽 趙天佐 新編作 李新 扈充 故
領通鑑 作應允 張恕 陳并 洪芻 周錡 新編及續通 蕭
 卿 李昭玘 向絳 陳察 鍾正甫 高茂
 華 楊彥璋 廖正一 李夷行 彭醇 梁士能
 武臣
 張翼 李備 故 王獻可 故 胡田 馬諗 王履
 趙希夷 任潛 郭子旂 錢盛 趙希德 王
 長民 李永 故 王庭臣 吉師確 李愚
 吳休復 故 崔昌符 潘滋 高士權 李嘉亮
 李琬 劉延肇 姚確 李基
 內臣
 梁惟簡 故 陳行 故 張士良 梁知新 故 李倬
 譚辰 寶鉞 趙灼 黃卿從 馬說
 曾肅 蘇舜民 楊偶 梁海 陳向 張茂則 故

張琳 裴彥臣 李偁 故 閻守勳 王紘 李
 穆 蔡克明 王化基 王道 鄧世昌 鄭居簡
 張祐 王化臣
沈本無 張祐 作張祐 沈本無 增
 為臣不忠曾任宰臣
 王珪 章惇
沈本無 增

不知事
 元祐黨籍碑一卷蔡京元長所書也崇寧初京在相
 府追憾元祐諸賢乃籍司馬光以下三百九人指為
 奸黨請徽宗書而刻之又自書頒於天下俾各刻石
 以示後世京之意蓋欲污蔑諸賢使其子孫亦有餘
 辱也抑豈知公論之在人心者終不可泯至於摩挲
 遺刻歷數姓名粲然若繁星之麗天雖其子孫亦以
 祖父得與涼水伊川聯名為榮曾不以為辱也嗚呼
 愛憎之私果何以掩是非之公邪京可謂謬用其心
 矣碑之所列德業無聞者居多然賴此碑之存而天
 下後世知其為君子之黨是則京之詆之乃所以譽
 之也歐陽子有言彼讒人之致力乃借譽而掄揚豈
 不信哉雪川洗滌以其祖干名在黨籍懼久而磨滅
 特取家藏揚本重刻於石行人司副姑蘇周君得此
 卷出以示余瞻仰之餘肅然起敬因識於下方嗚呼
 世之惡直醜正髣髴於京者覽此碑尚亦自省哉吁
 江河喬新識
文 集 邱

口其當者所謂公論天地並存日月並明亘億萬年
 子盾馳互此脉終不可亂欲勢力變置之有是哉
 徽宗固隨 高宗亦繼 昭雷觀國史謂 實錄及
 論公家傳等書大氏有攷慶元戊午備末口口林
 始獲識 左丞梁公之曾孫府鈴轄律優其有前輩
 風度相與光曜暇日從容及籍中名氏因謂欲刻諸
 石便報傳夫前此一時之屈而後此萬世之伸其所
 得孰多然惟是為計淺之為丈夫耳非所施於普賢
 特神苟無恙彼小人者有所口惠其于與君子本以
 利己浮說定罪惡口位而至於我生遺家過死附鬼
 誅蓋至口其邪心要少矣明斯舉也似不無補歲九
 月且吉川饒祖堯敬跋 鐫于龍口巖刊者王俊
 元祐所立姦黨碑以司馬溫公為首一旦為雷所霹
 張山人有詩昨夜風雷起擊碎奸黨碑若問張山人

此碑自靖國五年毀碎遂稀傳本今獲見之猶欽寶
 籤矣當毀碑時蔡京厲聲曰碑可毀名不可滅嗟乎
 烏知後人之欲不毀之更甚於京乎諸賢自涼水眉

山數十公外凡二百餘人史無傳者不類此碑何由知其姓氏哉故此擇福之道莫大乎與君子同禍小人之謀無往不復君子也石工安民乞免著名今披此籍諸賢位中赫然有安民在倪元

元祐黨籍徽宗書之立石端禮門其初九十八人兩既而蔡京復大書頌郡縣以上書人及已所不喜者作附麗人添入凡三百九人稱稱皇帝嗣位之五年蓋崇寧四年也是時籍中曾仕宰臣執政者十無一存曾任待制及餘官亦已零落過半亡者毀其繪像及所著書奪其墳寺存者定為邪等降責編管荒微禁不得同州住其子弟亦不得詣闕下小人之快意未有甚于斯時者矣豈復有所忌憚乎其後張綱看詳謂王珪一名不合在籍自九十七人外益以上官均岑象求江公望范柔中邵考甫孫諤六人共一百三人皆係名德之臣許子孫陳乞恩例次數而襄願正遂采三百九人之事跡成元祐黨籍列傳譜述一書凡一百卷蓋惟恐其闕然則小人之厄君子適以榮之士之自立宜審所擇矣京所書刊石滿天下惟桂林勒之崖壁故至今獨存碑後王珪章惇姓名漫漶者為瀑泉所泐也擊書

晁氏答語云紹聖初籍定元祐黨止數十人世以為精選後乃汎濫人以得與為榮而議者不以為當也張文簡綱華陽集有紹興間進劄子云臣等看詳黨籍人姓名見于碑刻者有二本一本計九十八人一本三百九人內九十八人係崇寧初所定多得其真其後蔡京再將上書人及已所不喜者附麗添入黨籍汎濫雜冗遂至三百九人看詳得九十八人內除王珪不合在籍自餘九十七人多是名德之臣所有三百九人除九十七人係前石刻所載其餘更有待從上官均岑象求餘官江公望范柔中孫諤邵考甫等六人名德亦顯然可見其計一百三人依得累降推恩指揮許子孫陳乞恩例云云宰臣文彥博執政深壽等十六人特制以上蘇軾等三十五人餘官蔡觀等三十九人以此攷之蔡京手定黨籍原有二本南渡合二本詳定為三本王伯厚小學紺珠載三百九人乃京第二本龔頤正列傳譜述一百卷凡三百五人又不可詳者四人亦據第二本也今此碑列章惇李清臣張商英賈易楊畏輩益亦第二本未經南渡詳定者慮為諸賢之玷故詳著之云擊經

黨籍碑一本云碑在柳州之融縣乃黨人沈千曾孫沈暉刻也暉跋云元祐黨籍蔡氏當國實為之徽廟遺悟乃詔黨人出籍高宗中興復加褒贈及錄其子若孫公道愈明節義稟所謂詘于一時而信于萬世矣其行實大槩則有國史在有公議在餘官第六十三人迺暉之曾祖父也後復官終提點杭州集真觀贈奉政大夫暉幸託名節後敬以家藏碑本饒諸王融之真仙岩以為臣子之勸云嘉定辛未八月既望朝奉郎權知融川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古雲沈暉謹識又周元亮先生書影亦載此碑一則附錄之偶筆

余得黨籍碑二本一沈暉所啟者一饒祖堯所啟者饒本視沈本字樣較大又題額沈是正書饒是八分書按書影謂當時令郡邑各建之或尚有存者故其式弗一沈饒摹刻之不同以此故也觀妙齋金石攷畧

書影云倪文正題元祐黨碑云云余凡兩見此碑各不同碎碑之後宜無可揭當時令郡邑各建之或尙有存者故其式弗一耳偶筆

所言皇帝書而刊之石置於文德殿之東壁崇寧元年所書刻石端禮門見本紀則史亦嘗載上自書也史摠計元祐元符而碑止題元祐黨籍較史微有異文豈固以元祐為首惡而大書特書之與中載文臣內分宰執侍從餘官又有武臣內臣並列其名次然碑以司馬光居宰執第一而紀則首文彥博碑以內臣張止畏武臣王獻可為第三而史則悉列于首蓋為重定之次如此又書為臣不忠曾任宰官二人王珪章惇不與上諸官連案是事在三年二月己酉詔王珪章惇別為一籍如元祐黨今碑另行所書是也下

元祐黨籍碑世所見者皆西粵重勒本是刻為故相梁公燾曾孫律所重勒而吉州饒祖堯跋之其中注已故者六十餘人則西粵本所無也內臣之後另書王珪之名而愆之曰為臣不忠曾任宰執章惇亦與西粵本不同王丞相雖具臣故不應與章同列當以梁碑為是也結集

章惇不與上諸官連案是事在三年二月己酉詔王珪章惇別為一籍如元祐黨今碑另行所書是也下

載傳自記刻石始末為臣子之勸嗚呼京之計欲出死力以沉錮幽埋此諸君子者今反借力而譽揚然則京之愚為可悲而惜不早覺悟也

按元祐黨姓名有二碑一立於崇寧元年之九月徽宗手書刻石置端禮門凡百有二十人首文彥博明年九月臣僚請頒端禮門石刻於外階州軍一立於三年之六月徽宗手書刻石置文德殿門之東壁凡三百九人首司馬光又命蔡京書大碑頌之天下

非百二十人也而陳極通錄續編於崇寧二年大書云頒蔡京所書元祐黨碑刻石於州縣三年則但云重定元祐元符黨人刻石於朝堂反不及蔡京書碑事薛應旂王宗沐皆因之何其謬也

者後且以不得與此籍為恥矣若夫會布張商英楊畏之翻覆無特操者蔡京雖抑之而後世終不能揚之此又由乎其人之能自立而非可僥倖以取名也

元祐黨籍碑姓名攷

文臣曾任宰臣執政官 司馬光 故史傳字子瞻陝州郃陽人神宗朝累加資政殿學士遷洛陽五年帝崩趙鼎關鑑謀為門下侍郎元祐元年九月薨贈太師諡文正公

融州有嘉定辛未沈曉跋饒本字畫較大於諸臣身故者名下注一故字與沈本異沈本末一行為臣不忠曾任宰臣王珪章惇兩人饒本有停無珪饒本內

能行於萬世讀黨籍之碑學率君臣幾大快於心矣豈知人心所不服即天心所不祐向以入此籍為辱

二日改知永興軍 又曰三年七月已亥知開州黃文虎特制曰大抵特錄實先朝舊學士知秦州大忠無窮臣臣等自備滿流涕累年一且不成

范純仁 故史傳字純之元祐中宰相神宗朝累加資政殿學士遷洛陽五年帝崩趙鼎關鑑謀為門下侍郎元祐元年九月薨贈太師諡文正公

州改憲州加徽厥因 朱師服 傳 史無

徐官

秦觀 故史傳字少游揚州高郵人異業國史院編修官紹聖初坐黨籍出...

晁補之 善作佐郎晁蓋孫國出知州州坐修神宗嘗錄先...

吳安詩 史傳吳元祐充長子在元祐時為陳官起居...

歐陽棗 史陽修傳修中子字叔行元祐末歷吏部右司...

劉唐老 史附見陳師道傳云唐老...

王翠 史附王素傳素子長於時空蘇武游試守唐老...

呂希哲 史附呂公著字明晦初希哲...

蘇迥 檀州人建中諸國元年由大衛博士拜左...

江公望 史附江固何大受 王箴 鹿敏求 五人史...

鄧忠臣 故史無傳 本朝紀事李誠思...

韓治 史附韓琦字忠彥傳忠彥子韓宗時...

錢景祥 周綽 何大正 呂彥祖 秦希甫...

沈千 史無傳 合孫傳孫傳孫致仕...

劉勳 王廷 黃安期 五人史 曹興宗...

陳師錫 史傳錫字伯修中書侍郎...

侯正 許堯輔 四人史 楊肅 史無傳...

胡長 梅君俞 冠宗頌 張居 李修 逢純熙...

杜純 故少卿以直祿開知州州旋遷崇寧黨禍奪職知州徙邢州...

張保源 史無傳 續資治通鑑長編元祐元年十一月...

孔平仲 故史無傳 州府住 按保源字彥之...

馮百藥 周誼 孫琮 四史 史傳百藥字彥之...

鄧孝甫 史傳孝甫字成之...

趙令時 史無傳 史附趙令時...

安信之 張集六人史 黃策 史無傳...

高漸 張夙 故四人史 鮮于綽 史無傳...

呂詠卿 王貫 朱敏 吳朋 故 梁安國 宗即位復石...

顧道 周道 四人史 林膏 史附林希...

宋壽岳 二人史 王公彥 史無傳...

劉吉甫 史無傳 王友 史附王友...

許安修 州明道宮王公彥進秩二等...

王守 鄧允中 梁俊民 王陽 陸表民 葉世英 張裕...

謝潛 陳唐 劉經國 故 湯敏 故十六人 康故...

宋保國 故 黃隱 二人史 畢仲游 史附畢仲游...

常安民 史傳常安民字仲游...

汪衍 史無傳 民在是亦誤以常安民為知安民也...

余爽 余民 故傳民字仲游...

汪衍 史無傳 民在是亦誤以常安民為知安民也...

余爽 余民 故傳民字仲游...

汪衍 史無傳 民在是亦誤以常安民為知安民也...

余爽 余民 故傳民字仲游...

汪衍 史無傳 民在是亦誤以常安民為知安民也...

余爽 余民 故傳民字仲游...

汪衍 史無傳 民在是亦誤以常安民為知安民也...

余爽 余民 故傳民字仲游...

汪衍 史無傳 民在是亦誤以常安民為知安民也...

余爽 余民 故傳民字仲游...

汪衍 史無傳 民在是亦誤以常安民為知安民也...

余爽 余民 故傳民字仲游...

汪衍 史無傳 民在是亦誤以常安民為知安民也...

余爽 余民 故傳民字仲游...

汪衍 史無傳 民在是亦誤以常安民為知安民也...

余爽 余民 故傳民字仲游...

汪衍 史無傳 民在是亦誤以常安民為知安民也...

余爽 余民 故傳民字仲游...

汪衍 史無傳 民在是亦誤以常安民為知安民也...

余爽 余民 故傳民字仲游...

史傳 趙希德 史無傳 王宗世承表太祖子燕王德昭九世孫希德 無傳 乃武剛大夫子極之曾孫伯慶之孫師聖之子事蹟無叙

王長民 李永 王庭臣 吉師雄 李愚

吳休復 故六人史 崔昌符 史無傳 洪史有韓昌符字叔清 御史林且上言均發其惡出知澶州又貶秩徙相 州後兼監牧使卒或與昌符為兄弟行或為仇

潘滋 高士權 李嘉亮 李琬 劉延羣 五人史 姚雄 史附魏元 子 駁失年 十

入佐文征伐晉朝累加防禦使中書國初魏漢州詔防維利維以爲 可棄徙知熙州進華州觀察使察京用王厚復河漢治棄地罪傳雄官光州 居住三年得自便後病爲黃龍復金州明年魏漢高永年死 魏州 魏州果寧軍節度使致仕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武憲 史無 傳

李基

內臣

梁惟簡 故史附見魏臨傳云中人梁惟簡坐營事宣仁太后得拜通洛陽 罪 與之宴樂又附見陳行傳以拔引張士良梁和甫以黨附皆得 罪 陳衍 故 史官者傳開封人內侍給事殺進軍供備庫使梁惟簡 史來之邵方力貶元祐政事首言衍在編管日交結戚里進退大臣引所私 俾居耳目之地坐貶監州酒稅務又編管日交結戚里進退大臣引所私 諸士大夫至但言宣仁播弄兩宮斥隨龍內侍十餘人于外以窮餘人主腹 無所得安渾蔡京乃奏衍疏兩宮斥隨龍內侍十餘人于外以窮餘人主腹 心羽翮皆在勳播大逆不道乃詔處死今廣西轉運使程節治其刑 朱子名 臣言行錄引范諫議遺事陳衍初嘗當御藥院公爲諫議居城西白雲巷東 郭陳園也衍至園中不取高聲謂同列曰范諫議一言到上前吾輩不知 矣 所 張士良 史無傳附見陳衍傳詳上 續資治通鑑元符元年三 藥院官給事宣仁聖烈皇后與陳衍更直宮中掌文書其所從違事皆行 目于奉養未嘗以間有臣僚奏請東朝選政者衍其奏置懷中不以聞 東朝亦不以聞於帝於是蔡京安燾司馬光劉摯呂大防等交通中人張茂 則乘准前陳衍之批擢取高位盡變先帝成法深墜陛下日親政則必有欺 君罔上之刑乃因視知虛爲傾搖之計於是陳陽兩宮及隨龍內侍十人悉 行放罷以去陛下之腹心受遺顧命元臣置以必死之地先帝任事之臣無 一存者以昭陛下之羽翼大道不道死有餘實陳衍罪在不赦 梁知新

王珪 史傳字禹玉成都華陽 哲宗立累進金紫光祿大夫封岐國公至 日又紹聖中邢恕欲起復履歷治劉拯去輪陸元豐未命事起又誘 教高道裕于士京上言言封蔡京立雍王由是得罪貶貶萬安軍司參軍制 子籍徽宗即位遷其官封蔡京政復奪賜諡政和中復之 按王珪原在 書百一十人歟內其後與蔡京別 章惇 史安臣傳字子昂建州浦城人 爲一輩不知能事何以少此人 進士舉人制科皆舉即位累和權 察院事宣仁憲政惇與蔡京殊爲定策功確體不自安乃致司馬士所更 法累數言宣仁怒惇知汝州哲宗親政有復熙寧元豐之意首起惇爲尚書 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是時以紹述爲國是凡元祐所舉一切復之引蔡京林 希黃履來之即張商英周秩聖思上官均居要地任言官協謀明裁報復仇怨 請登司馬光呂公著蔡京其棺皆不聽惇意不惟請編元祐諸臣罪狀遂 治劉安世范祖禹議蔡中爲孔熈事又起同文館命蔡京安燾蔡京安燾治 欲覆諸人家又議蔡京南將議殺蔡人哲宗曰朕選臣制未嘗殺大臣 臣其釋勿治然重得罪者千餘人或至三四歲徙天下吏之專用邪惡爲 中丞惇託司馬光詭託祖禹爲今日主少國疑宜訓事惇可慮又誘高士京上 言父遺禍難死屏左右謂士京曰神宗崩之際王珪高士充來問曰不知 皇太后欲立誰我叱充去之皆欲殺宣仁以此責之惇遂貶司馬王珪 特中官孫師馬助欲逐蔡京仁后自皇太后大紀骨力爭之哲宗感惇其 隨規知之薛師馬與蔡京明日辱不再言哲宗怒曰卿等不欲朕入疾宗嗣乎 學下乃已惇又以皇太后孟氏元祐中宣仁后所立迎合那圖勤哲宗起疑 職託以至道廢后孫華宮其後哲宗頗悔乃歎曰章惇我輩哲宗始知 立運傳特進對申國公爲山後使盡蔡京等手翰而行言者劾其不恭罷 趙州等貶武官軍節度使潭州安置石正言任伯雨論其欲建廢宣仁后百 貶雷州司參軍徙睦州死政和中追贈觀文大學士紹聖五年高宗開任百 兩道疏手詔曰惇誠認宣仁后欲追廢爲庶人願正宗不從其請使其首惡用

爲臣不忠曾任宰臣

王道 鄧世昌 鄭居簡 張祐 王化臣 十三人 史無傳

從 馮說 曾燾 蘇舜民 楊偁 梁弼 陳恂

十一人 張茂則 故史官者傳字平甫開封人初補小黃門遷頭 聖諭元祐人以茂則嘗預任使道 張琳 裴彥臣 李偁

故 閻守勳 王絳 李穆 蔡克明 王化基

李倬 譚展 賈鉞 趙約 黃卿

史無傳附見 陳衍傳詳上

李倬 譚展 賈鉞 趙約 黃卿

史無傳附見 陳衍傳詳上

李倬 譚展 賈鉞 趙約 黃卿

史無傳附見 陳衍傳詳上

李倬 譚展 賈鉞 趙約 黃卿

史無傳附見 陳衍傳詳上

李倬 譚展 賈鉞 趙約 黃卿

史無傳附見 陳衍傳詳上

李倬 譚展 賈鉞 趙約 黃卿

史無傳附見 陳衍傳詳上

李倬 譚展 賈鉞 趙約 黃卿

史無傳附見 陳衍傳詳上

李倬 譚展 賈鉞 趙約 黃卿

史無傳附見 陳衍傳詳上

李倬 譚展 賈鉞 趙約 黃卿

史無傳附見 陳衍傳詳上

李倬 譚展 賈鉞 趙約 黃卿

史無傳附見 陳衍傳詳上

李倬 譚展 賈鉞 趙約 黃卿

史無傳附見 陳衍傳詳上

李倬 譚展 賈鉞 趙約 黃卿

史無傳附見 陳衍傳詳上

李倬 譚展 賈鉞 趙約 黃卿

史無傳附見 陳衍傳詳上

李倬 譚展 賈鉞 趙約 黃卿

史無傳附見 陳衍傳詳上

李倬 譚展 賈鉞 趙約 黃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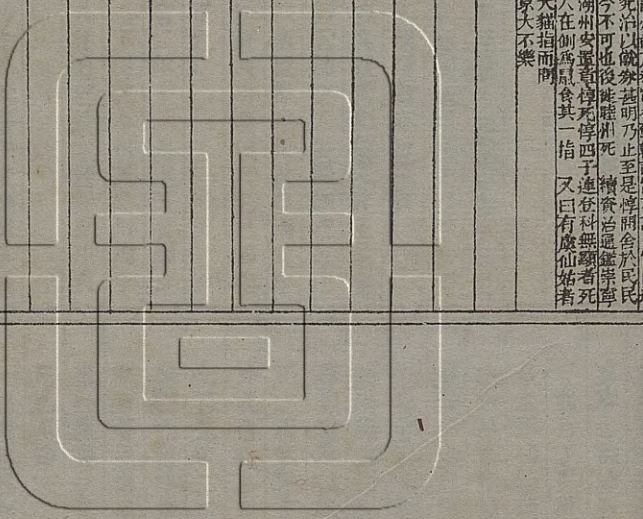
史無傳附見 陳衍傳詳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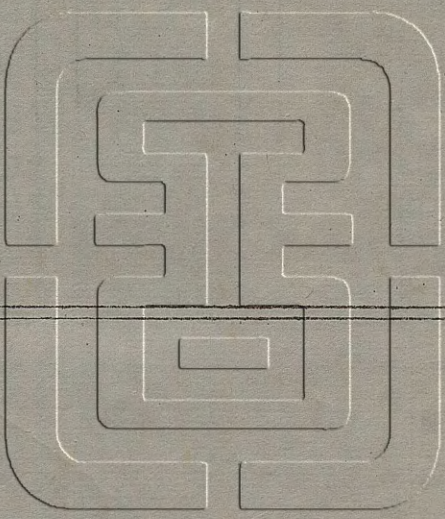
李倬 譚展 賈鉞 趙約 黃卿

史無傳附見 陳衍傳詳上

李倬 譚展 賈鉞 趙約 黃卿

史無傳附見 陳衍傳詳上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五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宋二十三

元祐黨籍碑本末

哲宗紹聖元年五月癸丑編類元祐羣臣章疏及更

改事條 七月戊午詔大臣朋黨司馬光以下各輕

重議罰布告天下餘悉不問議者亦勿復言宋史本紀

二年十二月乙酉曾布言文彥博劉摯王存王巖叟

輩皆詆毀先朝去年施行元祐之人多漏網者惇曰

三省已得旨編類元祐以來臣僚章疏及申請文字

密院亦合編類帝以爲然許將再奏曰密院已得指

揮編修文字乞便施行從之

四年正月丙午詔應紹聖二年十二月十五日類定

姓名責降人子孫弟姪各不得住本州其鄰州內子

孫仍並與次路遠分合入差遣已授未赴并見在人

並罷治通鑑

三月壬午命官編類司馬光等收廢法度論奏事狀

宋史本紀

三月壬午中書舍人臺序辰言前日追正司馬光等

罪惡實狀並取會編類人爲一本分置三省樞密院

以示天下後世之大戒從之章惇蔡卞請命序辰及

直學士院徐鐸主其事由是搢紳之禍無一得脫者

四月丁酉進編臣僚章疏一百四十三帙 五月

辛未詔榜示朝堂曰朕獲承先構永惟休烈盛美欲

以昭示萬世而頌遺羣姦逞憾力肆詆排政事人材

廢毀殆盡思與卿士大夫共承厥志念今在廷之臣

乃陰懷私恩顯廢公議以姦臣所斥遂爲當罪所變

更爲得宜以先帝所建立爲不然所褒擢爲非當借

譽餘黨幸復致收扇爲是非不定之論欲開善否更

用之端朕察言觀事灼見邪心欲正典刑當申儆戒

其或怙終必罰無赦

元符元年二月丙申詔河北路轉運副使呂升御提

舉荆湖南路常平等事董並竝爲廣南東西路察訪

蔡京等先治同文館獄卒不得其要領乃更遣二人

嶺外謀盡殺元祐流人時朝廷猶未知劉摯梁燾之

死已而知之二人並罷 初章惇蔡卞恐元祐舊臣

一旦復起日夜與邢恕謀所以排陷之者既再追貶

呂公著司馬光又責呂大防劉摯梁燾范祖禹劉安

世等過橫意猶未懌仍用黃履疏高士英狀追貶王

最後起同文獄將悉誅元祐大臣內結宦者郝隨為助專媒孽垂簾時事張士良者前竄雷州惇悼遠赴詔獄欲使證宣仁廢立及士良至以舊御藥告并列鼎錢刀錐置前謂之曰言有即還舊官言無則死士良仰天哭曰太皇太后不可誣天地神祇何可欺也乞就戮京惇無如之何但以陳衍罪狀懇詔宣仁廢立之議由是得息 六月壬寅詔塞序辰安惇看詳元祐訴理所陳述語言於先朝不順者職位姓名別具以聞序辰初有是請帝亦厭之蔡下勸章惇力使必行故有是詔自後緣訴理被禍者凡七八百人序辰及惇實啓之 九月丙辰塞序辰安惇以訴理事入對曾布言此事株連者衆恐失人心詎朝廷指揮令言有不順者具名聞奏中外皆以為平允然恐議論者更有所加願聖意裁察臣嘗謂訴理之人本無可罪今刑部左右兩曹一主斷獄一主叙雪蓋自祖宗以來凡得罪輕斷訴雪者比比而有但元祐用事之人特置一司以張大其事信為可罪其訴雪者似不足深責帝深納其言而序辰及惇所陳已紛紛矣 十一月甲子除元祐餘黨及特旨行遣者並與量

移以上宋元通鑑

論傳致語言指為誹訕攻之公論宜正典刑于是二人並除名放歸田里而貶章惇武昌軍節度副使潭

州安置 歷代通鑑輯覽宋元通鑑

十一月詔改元時議以元祐紹聖均有所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黨朋遂詔改明年元為建中靖國由是邪正雜進矣 通鑑

改元詔下御史中丞王觀言建中之名雖與皇極然重襲前代紀統非是宜以德宗為戒時任事者多乖異不同觀言堯舜禹相授一道堯不去四凶而舜去之堯不舉元凱而舜舉之事未必盡同文王作邑於豐而武王治錦文王關市不征澤梁無禁周公征而禁之不害其為善述神宗作法於前子孫當守於後至於時異事殊須損益者損益之於理固未為有失也當國者忿其言遂改為翰林學士由是邪正雜進矣初曾布密陳紹述之說帝不能決以問給事中徐勣勣對曰聖意得非欲兩存乎天下之事有是與非朝廷之人有忠與佞若不考其實姑務兩存臣未見其可也 宋元通鑑

建中靖國元年二月任伯雨又言蔡下惡甚於章惇遂陳其大罪有六曰誣罔宣仁保佑之功欲行追廢

徽宗即位元符三年四月先是韓忠彥言哲宗即位嘗詔天下實封言事獻言者以千百計章惇既相乃置局編類摘取語言近似者指為誹訕前日應詔者大抵得罪今陛下又詔中外直言朝政闕失若復編類則敢言之士必懷疑懼臣願急詔罷局盡衷所編類文書納之禁中中書舍人曾肇亦言祖宗以來臣僚所上章疏未嘗編寫蓋緣人臣指切朝政彈擊臣下皆是忘身為國不顧後禍朝廷若有施行往往刊去姓名只作臣僚上言所以愛惜言事之人不使招怨若一一編錄傳之無窮萬一人子孫見之必結深隙祖宗以來未嘗編錄意恐在此今編錄既非祖宗故事又有限定年月且元豐八年四月已前上至國初元祐元年四月十二日已後下至今日章疏何為皆不編類而獨編此十年章疏臣所未喻欲乞指揮將中書樞密寫人等並各放罷帝嘉納之癸亥詔罷編類臣僚章疏局翼日吏部侍郎徐鐸取已編類成書者悉行進入 冬十月初章惇既罷知越州陳瓘等以為責輕復論惇在紹聖中置看詳元祐訴理局凡于先朝言語不順者加以釘足剝皮斬頭拔舌之刑其慘刻如此看詳官如安惇塞序辰受大臣風

一也凡紹聖以來竄逐臣僚皆下廢而後行二也宮中厭勝事作下乞掖庭置獄只遣內臣推治皇后以是得罪三也編排元祐章疏被罪者數千人議自下出四也激怒哲宗致鄒浩遠謫又請治其親故送行之罪五也塞序辰建看詳訴理之議惇遲疑未應下以二心之言脅之惇即日置局士大夫得罪者八百三十家六也下陰狡險賊惡機滔天門生政吏徧滿中外今雖薄責猶如在朝人人惴恐不敢回心向善朝廷邪正是非不得分別馴致不已姦人復進天下安危殆未可保也奏入不省 十一月壬午三省奉事訖曾布獨留進呈內降起居郎鄧洵武所進愛其助之圖其說以為陛下方紹述先志羣臣無助之者其圖如史書年表例自宰相執政侍從臺諫郎官館閣學校分為七隔每隔旁通左曰紹述右曰元祐左序助紹述者執政中惟溫益一人其餘每隔止三四人如趙挺之范致虛王能甫錢道之屬而已右序舉朝皆在其間至百餘人又於左序別立一項小貼揭去布密稟揭去臣僚姓名帝曰洵武謂非相蔡京不可以不與卿同故去之布曰洵武所陳既與臣所見不同臣安敢與議明日送改付溫益益欣然奉行乞

籍記異論之人於是帝決意用京矣通鑑
十一月再詔改元曾布主于紹述請改明年元為崇寧帝從之通鑑

崇寧元年五月庚午臣僚上言先朝貶斥司馬光等異議皆政播告中外天下共知方陛下即位之初未及專攬萬機當國之臣不能公平心意檢會事狀詳具進呈以次奉復今日再招人言遂至煩紊伏望陛下明諭執政大臣使公共參議詳酌事體原輕重之情定大小之罪上稟聖裁特賜行遣如顯有欺君負國之實迹自宜放棄不足收仰其間亦有干連牽挂執愚見情非姦誣者乞依近年普博之恩使有自新之路則天下之氣平而紛紛之論息矣乙亥詔故

追復太子太保司馬光呂公著太師文彥博光祿大夫呂大防大中大夫劉摯石中散大夫梁燾朝奉郎王巖叟蘇軾各從裁減追復一官其元祐復官告並繳納王存鄭雍傅堯俞趙瞻趙鼎孫升孔文仲朱光庭秦觀張茂則范純仁韓維蘇轍范純粹吳安詩范純禮陳次升韓川張耒呂希哲劉唐老歐陽棐孔平仲畢仲游徐常黃庭堅晁補之劉攽王鞏劉當時常安民黃憲張保源汪衍余爽湯敏鄭依常立程頤張

九人邪上梁寬等四十一人邪中趙越等一百五十八人邪下王鞏等三百二十八人己亥御批付中書省應元祐實籍并元符末叙復過當之人各具元籍定姓名進入于是蔡京籍文臣執政官文彥博等二十二

人文彥博呂公著司馬光安燾呂大防劉摯趙鼎王巖叟范純仁王鞏王存傅
美頤趙瞻趙鼎孫升孔文仲朱光庭蘇軾蘇轍范純粹吳安詩張茂則范純禮陳次升韓川張耒呂希哲劉唐老歐陽棐孔平仲畢仲游徐常黃庭堅晁補之劉攽王鞏劉當時常安民黃憲張保源汪衍余爽湯敏鄭依常立程頤張
多傳忠步通鑑載二十八人邪此待制以上官蘇軾等三十五人

人文彥博呂公著司馬光安燾呂大防劉摯趙鼎王巖叟范純仁王鞏王存傅
美頤趙瞻趙鼎孫升孔文仲朱光庭蘇軾蘇轍范純粹吳安詩張茂則范純禮陳次升韓川張耒呂希哲劉唐老歐陽棐孔平仲畢仲游徐常黃庭堅晁補之劉攽王鞏劉當時常安民黃憲張保源汪衍余爽湯敏鄭依常立程頤張
多傳忠步通鑑載二十八人邪此待制以上官蘇軾等三十五人

人文彥博呂公著司馬光安燾呂大防劉摯趙鼎王巖叟范純仁王鞏王存傅
美頤趙瞻趙鼎孫升孔文仲朱光庭蘇軾蘇轍范純粹吳安詩張茂則范純禮陳次升韓川張耒呂希哲劉唐老歐陽棐孔平仲畢仲游徐常黃庭堅晁補之劉攽王鞏劉當時常安民黃憲張保源汪衍余爽湯敏鄭依常立程頤張
多傳忠步通鑑載二十八人邪此待制以上官蘇軾等三十五人

人文彥博呂公著司馬光安燾呂大防劉摯趙鼎王巖叟范純仁王鞏王存傅
美頤趙瞻趙鼎孫升孔文仲朱光庭蘇軾蘇轍范純粹吳安詩張茂則范純禮陳次升韓川張耒呂希哲劉唐老歐陽棐孔平仲畢仲游徐常黃庭堅晁補之劉攽王鞏劉當時常安民黃憲張保源汪衍余爽湯敏鄭依常立程頤張
多傳忠步通鑑載二十八人邪此待制以上官蘇軾等三十五人

人文彥博呂公著司馬光安燾呂大防劉摯趙鼎王巖叟范純仁王鞏王存傅
美頤趙瞻趙鼎孫升孔文仲朱光庭蘇軾蘇轍范純粹吳安詩張茂則范純禮陳次升韓川張耒呂希哲劉唐老歐陽棐孔平仲畢仲游徐常黃庭堅晁補之劉攽王鞏劉當時常安民黃憲張保源汪衍余爽湯敏鄭依常立程頤張
多傳忠步通鑑載二十八人邪此待制以上官蘇軾等三十五人

人文彥博呂公著司馬光安燾呂大防劉摯趙鼎王巖叟范純仁王鞏王存傅
美頤趙瞻趙鼎孫升孔文仲朱光庭蘇軾蘇轍范純粹吳安詩張茂則范純禮陳次升韓川張耒呂希哲劉唐老歐陽棐孔平仲畢仲游徐常黃庭堅晁補之劉攽王鞏劉當時常安民黃憲張保源汪衍余爽湯敏鄭依常立程頤張
多傳忠步通鑑載二十八人邪此待制以上官蘇軾等三十五人

人文彥博呂公著司馬光安燾呂大防劉摯趙鼎王巖叟范純仁王鞏王存傅
美頤趙瞻趙鼎孫升孔文仲朱光庭蘇軾蘇轍范純粹吳安詩張茂則范純禮陳次升韓川張耒呂希哲劉唐老歐陽棐孔平仲畢仲游徐常黃庭堅晁補之劉攽王鞏劉當時常安民黃憲張保源汪衍余爽湯敏鄭依常立程頤張
多傳忠步通鑑載二十八人邪此待制以上官蘇軾等三十五人

人文彥博呂公著司馬光安燾呂大防劉摯趙鼎王巖叟范純仁王鞏王存傅
美頤趙瞻趙鼎孫升孔文仲朱光庭蘇軾蘇轍范純粹吳安詩張茂則范純禮陳次升韓川張耒呂希哲劉唐老歐陽棐孔平仲畢仲游徐常黃庭堅晁補之劉攽王鞏劉當時常安民黃憲張保源汪衍余爽湯敏鄭依常立程頤張
多傳忠步通鑑載二十八人邪此待制以上官蘇軾等三十五人

吳等四十人通鑑載崇寧元年通鑑
神考潛邸人已復職名及贈官免追奪任伯雨陳祐張庭堅商倚等並送吏部令在外指射差遣陳瑾龔夬竝予祠其司馬光等責詞皆曾布所草定也又詔應元祐並元符今來責降人韓忠彥曾任宰臣安燾係前執政王觀豐稷見任侍從外蘇轍范純禮劉奉世等五十七人竝令三省籍記不得與在京差遣

世等五十七人竝令三省籍記不得與在京差遣
應元祐並元符今來責降人韓忠彥曾任宰臣安燾係前執政王觀豐稷見任侍從外蘇轍范純禮劉奉世等五十七人竝令三省籍記不得與在京差遣

應元祐並元符今來責降人韓忠彥曾任宰臣安燾係前執政王觀豐稷見任侍從外蘇轍范純禮劉奉世等五十七人竝令三省籍記不得與在京差遣

應元祐並元符今來責降人韓忠彥曾任宰臣安燾係前執政王觀豐稷見任侍從外蘇轍范純禮劉奉世等五十七人竝令三省籍記不得與在京差遣

應元祐並元符今來責降人韓忠彥曾任宰臣安燾係前執政王觀豐稷見任侍從外蘇轍范純禮劉奉世等五十七人竝令三省籍記不得與在京差遣

應元祐並元符今來責降人韓忠彥曾任宰臣安燾係前執政王觀豐稷見任侍從外蘇轍范純禮劉奉世等五十七人竝令三省籍記不得與在京差遣

應元祐並元符今來責降人韓忠彥曾任宰臣安燾係前執政王觀豐稷見任侍從外蘇轍范純禮劉奉世等五十七人竝令三省籍記不得與在京差遣

應元祐並元符今來責降人韓忠彥曾任宰臣安燾係前執政王觀豐稷見任侍從外蘇轍范純禮劉奉世等五十七人竝令三省籍記不得與在京差遣

應元祐並元符今來責降人韓忠彥曾任宰臣安燾係前執政王觀豐稷見任侍從外蘇轍范純禮劉奉世等五十七人竝令三省籍記不得與在京差遣

應元祐並元符今來責降人韓忠彥曾任宰臣安燾係前執政王觀豐稷見任侍從外蘇轍范純禮劉奉世等五十七人竝令三省籍記不得與在京差遣

應元祐並元符今來責降人韓忠彥曾任宰臣安燾係前執政王觀豐稷見任侍從外蘇轍范純禮劉奉世等五十七人竝令三省籍記不得與在京差遣

主其說帝從之詔罷元祐皇后之號復居瑤華宮且治元符末議復后號者降宰臣韓忠彥曾布官追貶李清臣雷州司戶參軍黃履邢州團練副使安置翰

林學士曾肇御史中丞豐稷諫臣陳瓘龔夬等十七人于遠州擢馮翊鴻臚寺主簿宋元通鑑

十一月甲辰詔曰元符末下詔求直言蓋欲廣朕聞見裨益政治比以所上章疏付之有司攻其邪正令具名來上其間忠言讜議指陳闕失力陳父子兄弟繼述友恭之義者四十一人悉令旌擢以勸多士內有淺深罪有輕重取其詆毀謗斥尤甚者三十人可逐之遠方次等四十一人其言亦多詆訛各逐等第責降以戒為臣之不忠者宋元通鑑

十二月丁丑詔諸邪說詆毀先帝聖賢之書及元祐學術政事並勿施用

二年三月乙酉詔黨人子弟毋得擅到闕下其應緣趨附黨人罷任在外指射差遣及得罪停替臣僚亦如之癸卯賜禮部奏名進士及第出身五百三十八人其書上書在正等者升甲邪等者黜之宋元通鑑

臣等上言近出使府界陳州士人有以端禮門石刻元祐姦黨姓名問臣者其姓名雖書行下至於御筆刻石則未盡知近在畿甸且如此况四遠乎乞特降

睿旨以御書刊石端禮門姓名下外路州軍於監司長吏廳立石刊記以示萬姓從之宋元通鑑

元祐姦黨姓名問臣者其姓名雖書行下至於御筆刻石則未盡知近在畿甸且如此况四遠乎乞特降睿旨以御書刊石端禮門姓名下外路州軍於監司長吏廳立石刊記以示萬姓從之宋元通鑑

元祐姦黨文臣曾任宰臣執政官司馬光等二十七

時李階舉禮部第一階深之子而陳瓘之甥也安忱對策言使黨人之子魁多士無以示天下遂奪階出身而賜忱第忱惇兄也又黃定等十八人皆上書邪等帝臨軒召謂之曰卿等攻朕短可也神宗嘗宗何負於卿等亦竝黜之皆從蔡京言也 四月乙亥詔

蘇洵蘇軾蘇轍黃庭堅張耒晁補之秦觀馬涓文集范祖禹唐鑑范鎮東齋記事劉攽詩話僧文瑩湘山野錄等印板悉行焚毀 詔追毀程頤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其入山所著書令本路監司覺察時臣僚上言程頤學術頗僻素行詭怪勸講經筵有輕視人主之意議法太學助專以變亂成憲為事故有是詔

六月庚申詔元符末上書進士頗多詆訕令州郡遣入新學依太學自訟齊法候及一年能革心自新者許將來應舉其不變者當屏之遠方 七月辛卯詔上書進士見充三舍生者罷歸乙巳吏部言程頤子端彥見任鄆陵縣尉即係在京府界宜放罷從之因下詔責降人子弟毋得任在京及府界差遣 九月

壬午詔宗室不得與元祐姦黨子孫及有服親為婚姻內已定未過禮者並改正庚寅詔上書邪等人知縣以上資序並與外祠選人不得改官及為縣令

人待制以上官蘇軾等四十九人餘官秦觀等一百七十六人武臣張昺等二十五人內臣梁惟簡等二十九人為臣不忠曾任宰相二人宋元通鑑

其附麗者以聞得三百九人皇帝書而刊之石置於文德殿門東壁永為萬世子孫之戒又詔臣京書之將以頌之天下臣敢不對揚休命仰承陛下孝悌繼

述之志謹書元祐姦黨姓名仍連元書本進呈於是詔頒之州縣令皆刻石宋元通鑑

注 丙申祀團丘大赦應係貶謫官員除元祐姦黨籍及別有指揮不許移放之外未量移者與量移

手詔應上書奏疏見駑管編管人可特與放還鄉里仍令三省量輕重具名立法聞奏 八月壬辰詔應

上書編管進士已放歸鄉里親戚保任者若犯流以上罪或擢出州界或不改章輒有謗訕其保任與同

九月己亥詔元祐黨久責退商用示至仁稍從內徙應嶺南移荆湖荆湖移江淮江淮移近地唯不

得至四輔畿甸除上書已遷移及近鄉外其餘悉移者凡五十伯明張產監獄李至七人劉浩陳次升余嘉正平范中黃德臣陳任

免罪按此條見宋史本紀十月戊子詔上書進士未獲者限百日自陳

應上書奏疏見編管編管人令還鄉里責親屬保任而有司止從量移其誣謗深重除范柔中鄧考甫不

放外餘並依已降指揮放還鄉里令親屬保任如法五年春正月乙巳以星變遊殿城隍詔中外臣僚並

許直言朝政闕失毀元祐黨人碑又詔應元祐及元符末係籍人等遷謫累年已足懲戒可復仕籍許其

自新朝堂石刻已令除毀如外處有姦黨石刻亦令除毀今後更不許以前事彈糾常令御史臺覺察違

者劾奏效吳曰宋史劉遵傳初以府察京師適京以望星見去而還京中後皆留之案毀碑禁在東院前一月未決又東都事劉遵傳及李氏

志述事明示四海仁心義政並用不廢從之

大觀元年五月癸卯詔自今凡總一路及監司之任勿以元祐學術及異議人充選

二年二月門下中書後省左右司官檢會今年正月一日赦書元祐黨人懷姦睥睨報怨不已公肆詆誣

罪在宗廟者朕不敢貸其或情輕法重例被放棄或非身自犯人得罪或志非誣謗言有近似或本緣

辨理語涉譏訕或止因職事偶涉更改凡此之類不據元貶責罪犯審量其情分輕重等第取情理輕者

與落罪籍甄叙差遣今將元編類冊內依詳赦文看詳到孫固等四十五人

詳到孫固等四十五人孫固等四十五人孫固等四十五人孫固等四十五人

看詳到葉祖洽等六人葉祖洽等六人葉祖洽等六人葉祖洽等六人

詔並出籍

詔除孫固安燾賈易外餘並出籍又

詔除孫固安燾賈易外餘並出籍又

詔除孫固安燾賈易外餘並出籍又

詔除孫固安燾賈易外餘並出籍又

詔除孫固安燾賈易外餘並出籍又

命或所謂言者即劉述未可知矣丁未太白晝見大赦天下除

黨人一切之禁又詔已降指揮除毀元祐姦黨石刻及與係籍人叙復注擬差遣深慮愚人妄意臆度覬

欲更張熙豐善政苟書繼述必置典刑 庚戌三省同奉聖旨叙復元祐黨籍曾任宰臣執政官劉摯等

十一人劉摯等十一人劉摯等十一人劉摯等十一人待制以上官蘇

軾等十九人蘇軾等十九人蘇軾等十九人蘇軾等十九人

文臣餘官任伯雨等五十五人任伯雨等五十五人任伯雨等五十五人

重和元年十一月壬戌以上書邪等及曾經入籍人並不許試學官

二年春正月甲子制上書邪等人並不除監司重和元年春正月己丑應元符末上書邪中等人依

無過人例 九月癸巳禁羣臣朋黨

無過人例 九月癸巳禁羣臣朋黨

無過人例 九月癸巳禁羣臣朋黨

無過人例 九月癸巳禁羣臣朋黨

無過人例 九月癸巳禁羣臣朋黨

無過人例 九月癸巳禁羣臣朋黨

無過人例 九月癸巳禁羣臣朋黨

無過人例 九月癸巳禁羣臣朋黨

無過人例 九月癸巳禁羣臣朋黨

無過人例 九月癸巳禁羣臣朋黨

無過人例 九月癸巳禁羣臣朋黨

無過人例 九月癸巳禁羣臣朋黨

無過人例 九月癸巳禁羣臣朋黨

無過人例 九月癸巳禁羣臣朋黨

無過人例 九月癸巳禁羣臣朋黨

宣和四年十一月庚午上書邪上等人特與磨勘以

五年秋七月禁元祐學術中書言福建印造司馬光等文集詔令毀板凡舉人傳習元祐學術者以違制

六年冬十月庚午詔有收藏習用蘇黃之文者並令焚毀犯者以大不恭論宋史紀按此條宋元通鑑與五年七月同系其日庚午通鑑斷亦同條而

欽宗靖康元年二月壬寅除元祐黨籍學術之禁以上並宋

總論

哲宗皇帝爰自冲年嗣膺大歷是時宣仁其政登進忠賢以安天下故元祐致治之盛庶幾仁宗及紹聖親政起熙豐舊人而用之元祐政事一切務以相反烏序哲宗之英毅開敏有能致之資惜乎大臣不以忠厚而事其上也東都事考哲宗本紀

紹聖初哲宗親政用李清臣為中書侍郎范丞相純仁與清臣論事不合范公求去帝不許范公堅辭帝不得已除觀文殿大學士判穎昌府召章惇為相未至清臣獨當書益親倖相位復行免役青苗法除

者以程正叔為領袖朱光庭賈易為羽翼川黨者以蘇子瞻為領袖呂陶等為羽翼朔黨者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為領袖羽翼尤衆諸黨相攻不已正叔多用古禮子瞻謂其不近人情如王介甫深嫉之或加玩侮故朱光庭賈易不平皆以謗訕誣子瞻執政兩平之是時既退元豐大臣于散地皆銜怨刻骨陰伺間隙而諸賢不悟自分黨相毀至紹聖初章惇為相因以為元祐黨盡竄嶺海之外可哀也呂微仲秦人慙直無黨范淳甫蜀人師温公不立黨亦不免竄逐以死尤可哀也並邵氏開覽錄

紹聖初章申公以宰相召道過山陽陳忠肅公隨衆謁之章素聞公名獨請登舟共載而行訪以當世之務公曰請以所乘舟為喻乘舟偏重其可行乎移左置右其偏一也明此則可行矣章默然未答公復曰上方虛心以待公公必有以副上意者敢問將欲施行之叙以何事為先何事為後何事當緩何事當急誰為君子誰為小人諒有素定之論章吟思良久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無急於此公曰相公誤矣此猶欲平舟勢而移左以置右也果然將失天下之望矣章厲色視公曰光輔母后獨宰政柄不慕紹先烈

諸路常平使者停至不能容以事中之清臣出知北京建中靖國初上皇卽位用韓忠彥為相清臣為門下侍郎忠彥與清臣有雉故忠彥惟清臣言是聽清臣復用事范右丞純禮忠彥所薦清臣罷之劉安世呂希純皆忠彥所重清臣不使入朝外除安世帥定武希純帥高陽張舜民忠彥薦為諫大夫清臣出之帥真定其所出與外除及不使入朝者皆賢士清臣素所憚不可得而用者忠彥懦甚不能為主曾布為右相用范致虛諫疏云河北三帥連衡恐非社稷之福劉安世呂希純同日罷罷清臣亦為布所陷出知北京伯温常論紹聖建中靖國之初朝廷邪正治亂未定之際皆為一李清臣以私意幸相位壞之邪說既勝衆小人竝進清臣自亦不能立於朝矣使清臣在紹聖初同范丞相在建中靖國初同范右丞劉安世呂希純張舜民以公議正論共濟國事則朝廷無後日之禍而清臣亦得相位享美名矣此忠臣義士惜一時治亂之機為之流涕者也 哲宗卽位宣仁后垂簾同聽政羣賢畢集於朝專以忠厚不擾為治和戎偃武愛民重穀庶幾嘉祐之風矣然雖賢者不免以類相從故當時有洛黨川黨朔黨之號洛黨

肆意大改或稱悞國如此非姦邪而何公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為無罪若遂以為姦邪而欲大改其已行則悞國益甚矣乃為之極論熙豐元祐之事以為元豐之政多異熙寧則先志固已變而行之温公不明先志而用母改子之說行之太遠所以紛紛至於今日為今之計唯當絕臣下之私情融祖宗之善意消朋黨持中道庶乎可以救弊若又以熙豐元祐為說無以厭服公論恐紛紛未艾也薛辨淵源議論勁正章雖忤意亦頗驚異遂有兼取元祐之語畱公其飯而別章到闕召公為太學博士公闕其與蔡卞方合知必害於正論遂以婚嫁為辭久乃赴官於是三年不遷陳忠肅公遺事

哲宗以冲幼踐阼宣仁同政初年召用馬呂諸賢罷青苗復常平登俊良闢言路天下人心翕然向治而元祐之政庶幾仁宗奈何熙豐舊姦屏去未盡已而媒孽復用卒假紹述之言務反前政報復善長馴致禍興君子盡斥而宋政益做矣吁可惜哉宋史西宗本紀

宋中葉之禍章蔡首惡趙良嗣屬階然哲宗之崩徽宗未立惇謂其輕佻不可以君天下遼天祚之凶張覺舉平州來歸良嗣以為納之失信於金必啓外侮

使二人之計行宋不立徽宗不納張璪金雖強何費以役宋哉以是知事變之來雖小人亦能知之而君子有所不能制也宣政之為宋承熙豐紹聖極喪之餘而徽宗又躬蹈二事之災鮮不凶者故特著以為戒

宋史徽宗本紀

崇寧元年五月詔籍元祐元符黨人發明曰黨人之禍其來尚矣自漢立黨錮而正士擯斥唐立黨禁而君子潛藏然皆不過數世而天下隨滅何也蓋正人國之元氣元氣過絕國能久乎宋自仁宗實元元年詔戒百官朋黨慶歷四年詔戒朋黨稱許其端雖起於仁宗然亦戒之意非籍之意也徽宗即位纔二年詔籍元祐元符黨人則其見惑小人而浸不克終之意可見矣天下何由而治乎是時羣邪肆虐罔敢誰何獨陸佃一言以球之其禍少息見忤朋邪遂為罷出可勝惜哉 崇寧二年九月令州縣立黨人碑發明曰小人之疾忌至此極矣徽宗之昏庸至此甚矣朱子曰於天下之事有可否則斷以公道而勿牽於內顧偏聽之私於天下之議有從違則開以誠心而勿誤以陽開陰闔之計則庶乎德業盛大表裏光明中外遠邇心悅誠服前立黨人碑於端禮門又

梁遜善飛則何天變不測而民心不得或惜其末言未幾而罷求直言戒心未形而邪侈復作此其所以終于悖亂而不救也廣義曰詔求直言因星變也牛夜毀碑畏蔡京也婦制其夫家道不可成臣制其君國體不可立易曰輿說輿夫妻反目此之謂歟

綱目

張溥元祐更化論曰神宗崩哲宗即位召程顥為宗正寺丞未至而卒朝野哀傷元祐元年年秋九月河內公司馬光卒三年冬十二月蜀公范鎮卒四年春二月東平公呂公著卒則老成幾盡矣詩不云乎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孔子歿魯哀公諒之感然於天之不遺一老元祐之初羣賢彙征天下望治元德先逝澄情安託然而聖政日新庶務畢舉者以宣仁太后在上也宣仁故高瓊曾孫光憲曹太后少鞠之宮中命配英宗生神宗及岐王顥嘉王頊神宗不豫耶懌蔡確屬意二王太后獨決延安之命不立愛子而立嫡孫要為天下萬世計爾神宗在穎邸時莘友好學一即尊位敬相求賢勵精三代既傾心王安石創行新法榜徨民瘼惟恐不當靈州永樂之役臨朝痛哭寢食並廢竟憂悸疾崩人君之不壽也或以聲色崩或

詔黨人子弟毋得至闕下此令州縣立黨人碑畧無一毫矜恕之意黨人何負于國而疾之深耶 崇寧三年六月重定黨人刻石朝堂發明曰重定者不宜定也惡已甚也宋之所謂黨人者皆一時之君子既非有盡政害民之事又非有挾私報怨之愆何以謂之黨人而疾之之深耶蓋君子有朋而無黨小人有黨而無朋然反以君子為黨者非公平正大之事也衷由小人之心欲陷君子而難其名必自之為黨人則濟濟多士皆羅網中而小人之私意方遂耳殊不知正人天地之紀仗天地之紀則國未有不敗也者徽宗苟能知此悔過自新可也夫何沈溺於陳弗克稍悟惜哉廣義曰小人之害君子直欲其聲銷影沈沒世無聞然後已然而諸賢流芳百世蔡京遺臭萬年者其皆出於此乎嗚呼君子小人義利之間學者不可不辨之早而決之力也 崇寧五年正月毀黨人碑復論者仕籍發明曰徽宗因星變而能詔求直言毀黨人碑則庶幾有敬天聽言之意矣故夫除黨人父子兄弟之禁邈上書流人徙元祐黨人於近地毀黨人碑皆所以予其悔悟之心也古之聖賢不貴無過而貴改過者其以此耳徽宗苟能自是一新舊

以遊遊朋或以解金石或神怪崩御神宗以想望太平求治不得而崩新法為害其可一朝居乎銳然更始與物維新慈母垂簾之化固孝子山陵之志也一聽政而罷京城遷卒及免行錢廢濬河可通賦未幾而府界三路保甲罷沅州增修堡砦罷矣方田罷市易罷保馬罷後苑作院罷增置鑄錢監罷成都權茶場罷王氏經義字說禁矣熙河經制財用罷青苗法罷矣一聽政而貶吳居厚呂嘉問與邢恕未幾而章惇免韓縝免張璪免李清臣免李憲王中正宋用臣石得一黜矣范子淵陸師閔貶鄧綰李定放呂惠卿蔡確安置矣欲任賢也必先去邪邪一去賢求有不在也欲與利也必先除害害一除利未有不與也其為政也簡其操術也獨三章之約漢高稱仁四凶之誅虞舜垂千古載極治於宣仁僅見爾或疑人情善反道貴包荒紹聖元符之禍激成於元祐使少從容可幸無變不知陰陽並立陽常不勝一陰五陽君子猶懼况其難也呂大防范純仁稱議謂停而揚畏李清臣即起而乘之宜邪正兼用宣仁先寧稟也 夫 又宣仁之証論曰宋代稱治莫盛于元祐為之主者

宣仁高太后也神宗即位變更法制后時以皇太后居寶慈宮嘗流涕語帝憂王安石亂天下帝崩始同哲宗聽政海內又安或謂神宗子也宣仁母也子行不順教誨惟母熙豐之間羣小馳騫宣仁曷不勸帝早還後人守成憲亂而後改事乃多矣然女主垂簾國家所諱哲宗十歲孩童無知太皇太后慮深社稷不得已而朝羣臣若壯子當陽政繇內出朝廷大事豈所預聞惟神宗素志慕堯舜而所任皆驩兜太后深宮憂念未嘗不憐而泣也忽然抱孫寧堪再亂親賢還好修草庶政掩吾子之非莫配天之業非求名而為處勢適然爾賊臣章惇輩憤放廢堯舜聖人苑宣訓之辭造同文之獄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蓋思開寶以來太宗謀契丹仁宗困西夏君子雖進而未盡用小人雖退而未盡舍獨至元祐九年聖政萬事畢舉邪正分途中外晏謐委裘恭已功高數帝且先皇大漸宰相問疾太皇太后手撫延安稱兒孝順立為太子黃袍密製踐祚屹然勳業如此慈愛如彼哲宗學無人心遽為賊臣熒惑小究所以歎彼昏也張士良雜治不服向太后指天明詆帝稍感悟宣仁不廢然故號雖存紹述方銳勝騰國史南渡乃辨以上

色不下嘲侮小嫌詭辭靡已即盈朝之上書猶家人之望爾耳逆章淳蔡京專國反攻頤賦之徒貶竄接路端門之碑姓名並列此固向所攘臂勃谿忿詢角立者小人斥為一黨而並擊之治世不同福亂世則同禍諸賢當此亦當自悔其藩籬之不固而水火之必傷也漢桓帝時周福房植有名當朝鄉人與話賓客讖揣亦學舍戲言耳宦官借之即求告變而捕鉤黨頤賦之爭不開臧否而黨議即與劉聖潔黨王嚴叟劉安世等起然評論亦稱惻黨與之鼎立始以相爭者為黨既則不爭者亦為黨小人之喜君子張而大之惟恐其黨名之不著迫而乘之又惟恐其黨聲之不成也朱浮有言凡舉事無為親厚者所痛而為見讎者所快洛蜀之議呂公著等所痛章惇等所快也文章理學百代共師而其燃豆泣隙生氣類無黨之凶反甚于有黨元祐君子之失未有大于此者况呂大防復招楊畏而使人乎

又紹述論曰紹述之論發于楊畏李清臣此固小人之靡也畏幼孤好學刻苦志經術事親有孝名猥為王安石呂惠卿所知方尊邪學司馬光入洛畏懼得罪面進詔言光薨而旋謗之且始附呂大防攻劉摯後

言之則孫攻王母以下言之則臣弑其君逆賊之變顯有莽操陰有惇下亦何所不至哉

又洛蜀黨議論曰元祐之初正人登進程頤以崇政殿說書召蘇軾以翰林學士召咸振擢不次在帝左右未幾以言論不合賈易朱光庭等劾軾胡宗愈孔文仲顧臨等劾頤洛蜀交攻遂分二黨六七年間廢罷不一終宣仁清明之世竟未施用海內情之唐長慶大和之有黨也始于李宗閔李逢吉牛僧孺惡李德裕李紳而排之目以為黨傾軋報復垂四十年宋慶歷之有黨也始于賈昌朝陳執中王拱辰錢明逸惡范仲淹富弼等而排之目以為黨飛章詆毀一網立盡此皆小人結約急為身謀功名累心而恩怨日迫明知君子有益于國而深畏其不利于己是以背公論聚死黨奮發橫溢而不顧也軾與頤合志同方出處不異熙豐之際或堅卧山林或放逐湖海一朝遇主攜手偕行方冀其一心奉公更化善政司馬光未竟之業諸賢力贊其成而口語參商攻訐競起初不聞有國家大政爭若新法仕塗抵讎怨若牛李也右頤者詆軾曰謗詎右軾者詆頤曰矯激在兩賢本無罪可指而言路亦非橫激為難特以師友各地辭

即昔大防始附蘇軾攻范純仁後即背軾反譎性生彼亦自謂跡在元祐心在熙寧也清臣博學盛名韓琦以兄之子妻之歐陽修壯其文比之蘇軾乃怙才蹀進覬望相位紹聖策士議主紹述國是遂變此兩人者初喜聲譽交君子合循節無改不失令士迫切求用竟甘戎首鄙夫患失良可畏也元祐八年宣仁南崩哲宗親政即召內侍劉瑗等十人復職君心不正君子見微而憂小人知著而喜改元以前大防等罷章惇等進一二月間勢已燎原其後竄正人廢母后誣宣仁于在天貳故老于九京唯日亟亟曰此神考志也抑思宣仁太后神考之母司馬光呂公著諸臣先朝所遺為人子者誣先帝之母逐先帝之臣不孝莫大焉藝祖創法歷世長治安石惠卿變更廢亂神考痠疾嘗心痛之元祐欲復祖宗之法不得不罪變法之人蓋復法者其本志而去小人者其餘也紹聖欲罪復法之人則託言紹神宗之政蓋去君子者其本志而紹述者其名也蔡確起大獄王韶取熙河章惇開五溪沈起擾交管徐禧種諤造西事以至吳居厚鐵冶劉定保甲王子京蹇周輔成李稷陸師閔市易成附麗王呂割剝天下即彼羣奸何嘗不心

知其非而黨與既成富貴急反唇塗面闕堂而起
變法者塗炭海內稱為元功復法者惠懷北庶詎為
罪府母孟子失而謂之歸過于君臣行君令而謂之
毀謗不道務反公議以快驅除大防等復察奸不宥
自破籬籬一人操文舉朝喪氣九年聖政敗于須臾
邦國殄瘁末如何已然楊畏逃于元豐顯于元祐遷
于紹聖徒就三變不免惇怒清臣謀相不得惇亦惡
之狂婦嗚呼劫罷不起賊臣先驅濁問無補才人智
士尤戒失身從橫之學寧足慕哉

又孟后廢復論曰宋代冊后哲宗孟氏儀文九備宣
仁欽聖教誨宮中宰執大臣典司六禮文德親冊賀
有賢助劉御侍即明豔才藝善順兩宮帝與后亦未
有間也撤坐生怨禱祠與獄皆賊惇與郝隨構之時
太皇太后已崩四年矣羣奸紹述欲行誣謗亟發難
於孟后其事以仁宗廢郭后為辭而無將之謀視呂
夷簡閻文應尤加惡焉然孟后廢於紹聖之二年劉
后立於元符之二年帝雖寵婕妤尚畏人言久乃正
位使當廢后時廷有諍臣華陽之貶庶幾阻乎無如
察朝皆惇黨何也惇等附婕妤謀廢后先撫范祖禹
劉安世向日乳媪之諫指為詆斥鼠之遠方鉗天下

言與陳瑾鄒浩任伯雨等並列諫職尊孟后錄忠
舊而蔡卞邢恕章惇蔡京安惇蹇序辰諸賊以次貶
罷帝非不可為善者也神宗有堯舜之資王安石呂
惠卿相之而熙豐釀亂哲宗非有終之主司馬光呂
公著佐之而元祐稱治一人在上豈能獨理助其成
者二三執政爾申端諸王才皆伯仲無大過人者幸
而端王之立斷出太后賊臣不得攘功帝亦有憾於
惇急收公論奮其翦除一年之內獲睹清明若立申
王惇將以蓋世之惡揆定策之勲銳精紹述害政殺
人必又甚焉欲如建中靖國其可得歟太皇太后親
立哲宗刑怨蔡確猶欲誣以廢立自矜推戴章惇祖
之圖為霍光其謀不成社稷福也豈容以商辛後日
之惡追非太史立嫡之諍乎帝初立時曾布叱惇極
前位定帝遂惡惇而德布不知布之姦深惇惇也明
年改元而邪正雜來蔡京既入而小人專用去一惇
進百惇亂數究矣太皇太后聽政九年至元祐八年
崩向太后聽政六月至建中元年崩二后祖落之時
即奸臣變法之日自古慮國家者患女主而宋之亂
反以無女主故又世運一異也以上傳時末
史紀事本末
按元祐黨籍或謂之元祐黨人或謂之元祐姦黨

口孟后既廢元祐諸臣死者奪官生者流貶同文獄
起上誣宣仁海內謂之堯舜賊臣比以呂武多侈南
箕天地晦冥苟不佐關即稱善士孰知父母有過號
泣三諫之義哉鄒浩仗義批鱗立逐新州王同為治
南表逮詣詔獄網羅之密幾不容世有樂公然究之
非帝意也皇城榜掠孟后獄成董敦逸附會奏廣猶
為呼冤帝不加罪浩疏俛婕妤冊禮亦從容與辨未
嘗怒呵帝豈憾后者哉憾后者章惇也宣仁功造王
室而幾夷庶人則不孫神宗父道可改而反益其盡
則不子九年善政而自毀成勞則不君孟氏賢淑而
廢居瑤華則不夫無道之名受者哲宗行者惇黨天
子不自為而大臣代之為下快其私上蒙其惡是謂
極愚耳徽宗初立追先帝悔言復后位號蔡京等又
祖惇說而廢之暗君之勢不敵賊臣宋竟以此亡嗚
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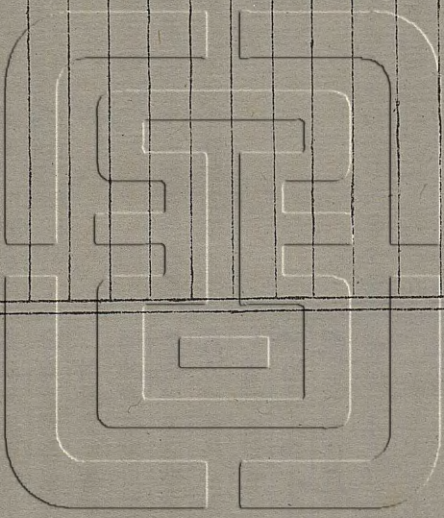
又建中初政論曰神宗十四子八王早薨惟哲宗與
申王似端王佶莘王佖簡王似睦王偲在哲宗崩無
子申王以目疾不得立章惇屬意簡王向太后不聽
而端王正位是為徽宗竟喪天下設建辟之時朝議
從惇瑞王不帝宋可無取乎然觀即位之初詔求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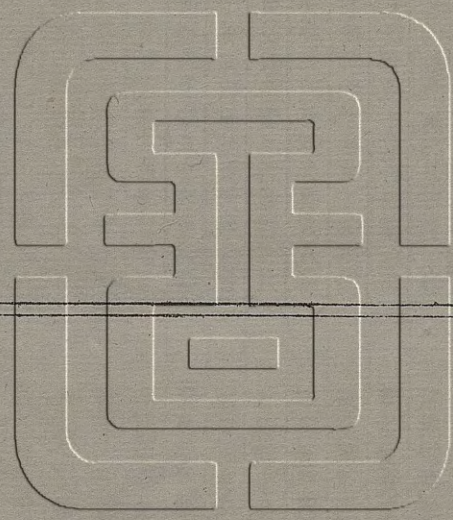
今題元祐黨籍者據南宋翻本之類也此碑之刻
凡三次崇寧元年蔡京與其黨強沒明葉夢得籍
司馬光文彥博等一百二十人等其罪狀徵宗御
書刻于端禮門者一也二年令州縣立黨人碑則
京自書之者二也三年重定黨人刻石祠堂凡二
百九人者三也不著何人所書李燾長編亦以為
徽宗御書刻于文德殿門東壁又詔京書之以頒
天下是徽宗御書本有二本至五年星變毀祠堂
石刻其外處亦令除毀故所謂百二十人者世無
傳本三百九人者御書碑亦無傳惟蔡京書以頌
行者視家所藏一靜江饒跋本一融縣沈跋本不
惟兩碑五校有人數姓名之不同即取柯氏宋史
新編馮氏宋史紀事本末邵氏元史類編薛氏宋
元資治通鑑近時畢氏續資治通鑑諸書互校又
各不同或傳刻有異或碑經翻刻不能無訛今以
饒本為主饒本有誤則取沈本仍注異文於姓名
之下以倫泰攷至姓名次序與諸書不同今既錄
碑自宜從碑不復更正仍附注之三百九人事蹟
莫備于龔頤正之列傳譜述一百卷所闕者祇四
人蓋龔氏時去北宋不遠文獻有徵採輯尚易而

其書已不可得見又宋史藝文志載三朝正論二卷曾布撰黨人記一卷蔡京撰熙符祐本末十卷龔敦撰文獻通考載曾相手記三卷曾布撰晁氏曰紹聖初元祐黨禍起布知公論所在故對上之語多持兩端又輒增損以著此書邵氏辨誣一卷宋志作十卷邵伯溫撰晁氏曰辨蔡卞章惇刑怨誣宣仁欲廢哲宗立徐邸事傳信錄十卷鮮于樞撰晁氏曰言國朝雜事多元豐後朝廷政事得失人物賢否已上諸書皆可與黨籍參稽互證惜皆亡佚矣又元祐黨人碑考一卷明海瑞撰見四庫全書存目惟國朝徐資撰歷代黨鑑五卷內有洛蜀朔三黨及元祐黨籍可資攷證錄入四庫全書元祐黨籍之由始于王安石呂惠卿潰敗于章惇再糜爛于蔡京蔡卞羣姦附之馴致重賈王黼之徒牽引用事其間遷謫株連諸人之載人正史者不過宰執待制以上若干人其餘不載于史者則仍取兩宋叢書彙為元祐黨籍碑姓名攷約計一百四十二人闕者百六十七人攷章惇在相位七年為言官任伯雨劾之貶雷州司戶叅軍尋徙陸州而死京為相二十四年至宣和七年與子攸爭權

帝亦厭薄之乃勒令致仕是冬太學生陳東上書請誅京等又一年京竄僑州道死攸亦伏誅然忠良俱盡我曹登彰遂有五國城之痛計距崇寧初立碑祇二十五年爾夫陰陽邪正之氣如冰炭之不相容黨籍之不同器故人者能好人必能惡人間或使貪使詐權宜應用亦必不可置之心腹肘腋之地以滋後患記稱惟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詩則極之於投畀豺虎豺虎不食者此也君子公正為心羣而不黨其於正人端士則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各從其類乃順天道之自然間有學問偶殊性情稍異而以公義相取為海內吹噓善類為國家愛惜賢才其於小人則去之務盡亦祇上以為國下以為民必無肆其機械滋其荼毒而鄉愿之徒乃欲姑息調停以自溷于庸惡陋劣豈聖賢激濁揚清之訓哉漢之宵小以黨錮阨甘陵而漢亡唐之末造以白馬定清流而唐滅宋初邪正互為勝負所以尚為盛世及至元祐黨籍出而北宋亡慶元黨禁出而南宋亦亡明季東林復社之禍起而亦漸改草是皆以朋黨為羅織傾陷之實真千秋之大誡也自來論此碑者著作

凡數種議論凡數萬言莫不執手而譽咥舌而嘆者今不能悉載據其大畧跋之至于碑末附王珪章惇其時晦盲否塞國是日非轉以大姦竄入其中繩贊景色不足深論也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六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篆

宋二十四

淨安寺鐘款

鐘刻字凡四面行字皆不篆正書在朝邑縣

維大宋崇寧四季歲次乙酉十月二十五日鑄同州

朝邑縣魯苑鄉淨安禪院鐵鐘願所集勝利上祈

皇帝萬歲口臣于秋文武百寮常居祿位法界眾生同

成佛果

住持院主僧惠以下明錄施主請人姓名不錄

此鐘是解州匠人杜臻男鑄造

寺故址在渭水濱元至正元年没于渭明改建于王

林村款云同州朝邑縣魯苑鄉金史有鐘名四而無

魯苑之名亦可以補地志之缺明中金石記

感德軍五臺山唱和詩

碑連額高五尺九寸廣三尺四寸五分三截書每款二十一行行十字連額並正書在耀州

吳啓恭陪使騎抵謁真祠偶成小詩拜呈知府屯田

伏冀 采覽

朝散郎通判軍州事于巽

千騎驟驅出禁城真祠款謁整虔誠禱禱載路歌仁政

鐘鼓喧天樂太平殘雪未消山下路和風先照馬前旌

是日天氣晴暖幾有春意為民祈禱多靈應來歲豐穰定有成

朝散郎知軍州事王允中和

縹緲仙臺俯郡城躬修祠事表精誠天邊霧卷山峯出

澗下風輕水面平不為尋春馳五馬聊因勸課駐雙旌

六典刺史掌勸課風流別乘多才調彩筆先揮秀句成

宣德郎兗州學教授尙佐均

踏霜投曉養祠庭素竹繁絃妙吐誠嘉客滿筵青眼看

遠山數點白雲平淺霞漏日迎前騎輕吹合煙獵後旌

好處畫工傳不盡只憑詩筆為摹成

右侍禁監倉王需

真人廟食占茲城欲乞豐年在至誠五馬貳車恭款謁

豐香烈火報登平犬鷄仙去遺丹竈鸞鶴飛來認翠旌

既就金方留世子終聞玉帝錄功成

儒林郎知華原縣事張觴

仙翁舊隱寄巖扃千里蒙休合薦誠菽粟有餘民暇逸

雨賜無爽氣和平簫笙緩緩陳觴豆肴艾紛紛逐旆旌

靈迹欲知垂不朽使君妙製刻初成太守近作壽應廟記

通仕郎錄事參軍張介夫

矐矐曉日照重城車騎翩翩布德誠綽約仙姿隨世遠

依節樓觀與雲平神靈響答散香火民庶歡呼擁旌旌
瑞雲呈祥和氣洽行看闔境報嘉成

將仕郎富平縣主簿高鈞

二公祠事出重城直有休祥答至誠林整靜深經雪後
樓臺高下與雲平豐年簫鼓來仙宅晴日煙霞上使旌
黎庶歡聲自倍樂但聞高慶頌成

將仕郎華原縣主簿何貴

清晨雪霽出東城躬款靈祠致克誠百品果蔬供薦獻
萬人簫鼓賀昇平輝輝曉日明臺殿獵獵霜風滿旆旌
碧瓦脩廊盡宏麗亦從民欲落新成

將仕郎華原縣尉李倚立石

崇寧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建

劉源刊字

前有亞上九中啓云拜呈知府屯口致宋制諸府州
縣皆以京朝幕等官攝之故有以某官知某府事知
某州事知某縣事之稱或不帶京朝幕官等銜亦云
某府知府某州知州某縣知縣至明則竟改稱知府
知州知縣近人作碑刻有用宋時舊例云知某府事
等稱者亦始於明世有意好古者耳

張大亨米芾等題名

石高廣均二尺一寸三行行三字
字二寸不等行書在野胎縣

造一小塔感輪王果於三十六返之中夫一詞梨勒之
細一小塔之微所得之果猶且若是今者有力檀那能
其成此閣則感果之大信不誣矣

大觀元年七月十五日

左馮僧雲智刊字

大觀聖作碑四種

碑連額高一丈一尺二寸五分廣四尺二十
八行行六十八字正書額行書在興平縣

大觀聖作之碑

通直郎書學博士臣李時雍奉

勅摹寫

太師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上柱國魏國公食邑
一萬一千二百戶食實封叁仟捌佰戶臣蔡京奉

勅題額

學以善風俗明人倫而人材所自出也今有教養之法
而未有善俗明倫之制殆未足以兼明天下孔子曰其
爲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
未之有也蓋設學校置師傅所以教孝悌孝悌興則人
倫明人倫明則風俗厚而人材成刑罰措朕考成周之
隆教萬民而賓興以六德六行否則威之以不孝不悌
之刑比已立法保任孝悌端睦任恤忠和之士去古綿
邈上非里選習尚科舉不孝不悌有時而容故任官臨
政趨利犯義詎貪汚無不爲者此官非其人士不素

張大亨米芾丙戌歲

按丙戌爲崇寧五年米芾以崇寧三年知無爲四
年知淮陽大觀元年卒於官此正知淮陽時也

長興萬壽寺閣圖并記

閣高二尺二寸八分廣一尺七寸分兩截上截稍
闊下截記二十七行行十四字正書在大院縣

華州不宋權記

馮翊楊時中書

左輔之西北隅有寺曰長興萬壽禪院古木森蔭殿宇
宏壯爲一方之雄觀寺有高閣絕頂虛曠之所塑文殊
菩薩聖像因名爲文殊閣聳立三層不啻百餘尺徘徊
周匝止於二十楹刻栴檀影蓋飛鳥翼屹若地出晃若
天降可謂殊勝實淳化五年別駕楊公所建也觀其經
幢楹構足以想見其爲人亦以知古之豪右歸依吾二
寶爲切至也迄今百有餘歲巨屋已老爲風雨所壞畫
像益故爲塵埃所棲飄風穿其垣墉燕雀巢于棟椽寒
木煙蕪但相掩映於其側弊壞墮圯至此爲極宗明受
業茲院承師資之後復居於此積有歲年載願載瞻每
爲深悼將欲增修潤色前人之遺基揣其謫薄不克自
辦必仗信心有力之衆共成大事以作勝日涅槃經云
施一詞梨勒授梓支佛除病惟於九十一劫造像經云

養故也近因除暇稽周官之書制爲法度頒之校學明
倫善俗庶幾於古

諸士有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悌善內親爲睦善外

親爲姻信於朋友爲任仁於州里爲恤知君臣之義

爲忠達義利之分爲和

諸士有孝悌睦任恤忠和八行見於事狀著於鄉

里耆鄰保伍以行實申縣縣令佐審察延入縣學考

驗不虛保明申州如令

諸八行孝悌忠和爲上睦嫻爲中任恤爲下士有全

備八行保明如令不以時隨奏貢入太學免試爲太

學上舍司成以下引問考驗較定不誣申尙書省取

旨釋褐命官優加拔用

諸士有全備上四行或不全一行而兼中等二行爲

州學上舍上等之選不全上二行而兼中等一行或

不全上三行而兼中二行者爲上舍中等之選不全

上三行而兼中一行或兼下行者爲上舍下等之選

全有中二行或有中等一行而兼下一行者爲內舍

之選餘爲外舍之選

諸士以八行中三舍之選者上舍貢入內舍在州學

半年不犯第二等罰并爲上舍外舍一年不犯第三

等罰升為內舍仍准上法

諸士以八行中上舍之選而被貢入太學者上等在學半年不犯第三等罰司成以下考驗行實聞奏依太學貢士釋褐法中等依太學中等法待殿試下等依太學下等法

諸士以八行中選在州縣若太學皆免試補為諸生之首選充職事及諸齋長論

諸以八行考士為上舍上等其家依官戶法中下等免戶下支移折變借借身丁內舍免支移身丁

諸謀反謀叛謀大逆子孫及大不恭詆訕宗廟指斥乘輿為不忠之刑惡逆詛罵告言祖父母父母刑籍

異財他養有關居喪作樂自娶釋服匿哀為不孝之刑不恭其兄不友其弟姊妹叔嫂相犯罪杖為不悌之刑殺人略人放火強姦強盜若竊盜杖及不道為不和之刑謀殺及賣略總麻以上親毆告大功以上尊長小功尊屬若內亂為不睦之刑詛罵告言外祖父母與外姻有服親同母異父親若妻之尊屬相犯

至徒違律為婚停妻娶妻若無罪出妻為不婦之刑毆受業師犯同學友至徒應相隱而輒告言為不任之刑詐欺取財罪狀告屬管鄰保伍有所規求避免

承節郎權縣尉臣李任

通直郎知京兆府興平縣事管句學事勸農公事兼兵馬都監臣陳亦

此刻隋賀若誼碑之陰京以大觀元年五月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二年正月進太師碑題太師尚書左僕射與史傳合關中金石記

又碑連額高八尺八寸五分廣三尺五寸五分又二十七行行六十字連額並正書在淳化縣

耀州淳化縣御製學校八行八刑之碑

將仕郎耀州華原縣主簿管句學事權淳化縣簿尉臣鄭仲先書丹

文見前不錄

大宋大觀二年四月十五日

從仕郎知耀州淳化縣事管句學事兼管句勸農公事臣劉去立石

又碑連額高八尺二寸廣三尺四寸五分又三十一行行五十九字正書篆額在高陵縣

御製學校八行八刑條

教諭臣胡口口篆額
承務郎監商州口稅權知京兆府高陵縣口學事兼管句勸農事臣張口書并立石

或告事不干己為不恤之刑

諸犯八刑縣令佐州知通以其事目書於籍報學應有入學按籍檢會施行

諸士有犯不忠不孝不悌不和終身不齒不得入學不睦十年不婦八年不任五年不恤三年能改過自新不犯罪而有二行之實者鄰保伍申縣縣令佐審察聽入學在學一年又不犯第三等罰聽齒於諸生之列

大觀元年九月十八日資政殿學士兼侍讀臣鄭居申奏乞以

御筆八行詔百摹刻于石立之宮學次及太學辟廳天下郡邑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奉

御筆賜臣禮部尚書兼侍講久中令以所賜刻石承議郎尚書禮部員外郎武騎尉臣萬勝仲

朝散郎尚書禮部員外郎雲騎尉臣韋壽隆

承議郎尚書禮部侍郎學制局同編修官武騎尉隴西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李圖南

朝請郎武禮部尚書兼侍講實錄修撰飛騎尉南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鄭久中

文見前不錄

奉

勅如右牒到奉行前批三月二十日午時付禮部施行仍關合屬去處

大觀二年五月十五日奉

御筆建

學長臣李希偈 權學諭臣史口 直學臣吳若虛

將仕郎京兆府高陵縣尉管句學事臣李凱

三班奉職監京兆府高陵縣口口權主簿臣張憲

臣李壽永臣李壽明刊

又碑連額高七尺八寸廣四尺一寸三十四又行五十七字連額並正書在耀州縣

御製學校八行八刑條
學長臣王電書
文見前不錄
大觀二年十月二十五日奉
御筆建
登仕郎京兆府臨潼縣尉管句學事臣徐口
將仕郎口京兆府臨潼縣主簿管句學事臣李良佐
登仕郎京兆府臨潼縣丞管句學事臣王敦化
朝散郎知京兆府臨潼縣管句學事兼兵馬都監雲

騎尉臣王與 立石

口仕郎充永興軍等路提舉口口口管句口口臣黃

朝請郎口提舉永興軍等路學事雲騎尉賜緋魚袋

臣李降

是碑當時想天下俱應有之今唯存鄭州本耳予得

見于范侍郎天一閣八行之選宋史取士一法也當

取之以証選舉志結坊 亭集

德按宋史徽宗紀大觀元年三月甲辰立八行取士

科今碑所錄八行及三舍之制並較史為詳又碑蔡

京題額自列銜云太師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上

柱國魏國公按蔡京本傳大觀三年臺諫交論其惡

遂致仕猶提舉修書宗實錄改封楚國公以史故之

既云改封則前此已有封矣今碑列京題銜所云魏

國公是當大觀二年京早受封爵及于三年提舉修

書宗實錄改封楚國公於文乃為有據史疏不及此

蓋失錄也優師金 石錄

按大觀聖作碑聖作簡言御製也歷城縣志金石

考云大觀碑山左學宮往往有之蓋遍天下皆立

者蔡京題額曰大觀聖作之碑以御製為聖作猶

學而制未詳也玩碑文先立於官學次及大學碑

應又次及天下郡邑則官學在太學之上矣此碑

今存者山左較多河南次之昶所得者僅陝西四

以公主為帝姬也其以此碑文頒之郡縣加以尚

書省牒而別題額曰御製八行八刑條制其實與

聖作碑同也按宋史選舉志大觀元年三月甲辰

詔立八行取士科與碑詞大意然品目既立有司必

求其迹以應今遂有牽合瑣細者自元祐初經明

行修科主德行而畧辭藝聞取禮部試黜之士附

實恩科當時固已咎其無所甄別及八行科立則

三舍皆不試而補往往設為形迹求與名格相應

於是兩科相望幾數十年迺無一人卓然能自著

見者而八行又有甚敝蓋後世欲追古制而不知

風俗教化之所從出其難固如此據史文知八行

八刑在當時固亦行之久矣碑云頒之校學史志

則云頒之學校學似學校側文學授或又學校

之誤也末云鄭居中奏乞以御筆八行詔旨摹刻

于石立之官學次及太學碑應天下郡邑考宋制

學校但有國子學太學其辟應一名外學乃崇寧

元年所建以處天下貢士別無官學之文據文獻

通考載外學既成增博士十員正錄五員充學諭

者十八直學二人俟貢士至為之置諸王宮大小

學教授立考選法据此則當時自有諸王宮大小

林工告成引涇水深五亦入渠通行七縣灌溉民困云

朝請大夫新權成都府路轉運判官權提舉永興軍等

李壽永利

按宋史河渠志三白渠在京兆涇陽縣至道元年

正月度支判官梁鼎陳堯叟上鄭白渠利害詣皇

甫選何亮乘傳經度選等使還言周覽三白渠澆

涇陽棧陽高陵雲陽三原富平六縣田三千八百

五十餘頃此渠衣食之源也望令增築堤堰以固

護之景德三年鹽鐵副使林特度支副使馬景盛

陳闕中河渠之利請興修鄭白渠古制乃詔太常

博士尚質乘傳經度率丁夫治之實言鄭渠久廢

不可復今自白渠洪口合舊渠以歇涇河灌富平

棧陽高陵等縣工畢而水利饒足民獲數倍史志

所載止此不及大觀二年修渠之事不可攷矣史

稱灑六縣田此記稱通行七縣不知更濠何縣也

三白渠在宋時有灌漑之利今歲久淤廢故王芥

子先生大岳官陝西觀察時著涇水考二卷謂涇

水古以資灌田積日既久其泥重濁易於淤塞不

獨民田化為斥鹵即近山之泉來者反被其累故

自宋元以來必障涇水而遠之惟恐其攔入仍渾

孫龍草堂寺詩刻

石橫廣二尺七寸八分高二尺五寸九行行九字又

張智周題記一行行十七字正書在郭縣

雙樹輪囷五百年開華結實兩爭妍我來問道師知否

祖意元無法可傳

大觀己丑九月廿九日孫龍并才甫遊園至紫閣留

宿此寺

將仕郎權京兆府鄠縣尉管何學事權主簿縣丞監載

宣德郎知京兆府鄠縣事管何學事勸農公事兼兵

馬監押吳叔口

歷山張智周政和元年十一月廿七日獨游時以察

視民兵職事徧行諸邑猶恨不從容也

脩三白石渠記

石高四尺五寸廣二尺二寸八

行行十四字正書在涇陽縣

大觀二年秋被

朝旨開修三白石渠工徒數千人渠河部役官朝奉大

夫蔡溥而下十有五人祗領其事至四年九月十三日

宋

十四

十四

十四

十四

十四

十四

十四

盡甯近山泉水分疏灌溉蓋地勢不同如此凡言水利者不可泥古而不知今也

李樾過臨潼詩

石橫廣三尺二寸八分高一尺七寸二十五行行十五字又向字千通記三行行七字並行書在臨潼縣潁川李樾

于嘉祐中嘗迎先妣來主臨口口元祐丁卯口月赴守遂寧復過是邑凡山林宮寺之勝皆當日奉板輿孟朋簪歲時游息之處到今二十八年矣因成短詩以叙感慨凄涼感舊與懷親時事居人矚目新獨有溫泉故情在猶能為我洗紅塵

華家登朝元閣晚由東山北下自石窰過朝元山路并斯飛亭皆當日親為開置今復從茲因留拙句

一別驪山歲已深林花依舊繡蒼岑時尋當日新開路隱約苔痕下翠陰翠陰亭乃開元時勝

題靈泉觀

山原繞繞水縈紆繡嶺屏風立座隅更上朝元最高處饒君都看渭川圖

先君昔守遂寧過臨潼縣民侍行後二十有四年熙民行部至此感愴之餘尋先君當日所甯詩板已不復見矣乃追憶舊題刻石置溫泉行館之壁大觀四年十二

宣德郎知京兆府高陵縣事管句學事管句勸農公事兼兵馬監押臣陳振撰

宣德郎充提轄措置陝西川路坑冶鑄錢司催促般運鑄錢物料句當臣王滋書并篆額

皇帝御臨十有三年典章文物炳然一新正郊丘以辨兩儀廣 宗廟以嚴九室與明堂以脩 配

口之典祠太一以蒼靈貺之符 明德卹祀咸秩無文貯靈駿奔罔不祗禱神祇 祖考既已安樂

之矣而復以 聲制律而樂和以 身立度而禮節珠玉以成寶而文采彰鑄金以象物而

基本回前世之所廢而不講後人之所忽而不問發明誕告悉出 宸翰 詔令一下不日而成於

是御雲呈祥靈光薦休膏露零滋朱草騰色嘉示之秀羽物之翔凡曠古之所未嘗記者連章累牘奏之

闕下頌聲洋溢周於四遐猥猥來玉氏羌入貢黔中嶺表龍水播川遺酋群醜解縛屈膝而願為臣妾者蓋

不可以數計古之所謂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財者具見於茲故一事之舉一物之來類皆付之

史官刊之琬璧銘之鼎彝紀之以編簡載之以竹帛自堯舜三代典謨訓誥之書未有若 此時之盛者

月十六日永興軍等路提點刑獄公事李熙民謹記向子千自丙申歲皆以職事過此宣和辛酉孟夏十七日

按李樾題云于嘉祐中來主臨潼元祐丁卯赴守遂寧復過是邑到今二十八年自元祐丁卯逆推

二十八年之前知其主臨潼在嘉祐五年也至大觀四年其子熙民提點永興刑獄逆推其前元祐

丁卯歲侍其先君守遂寧過臨潼恰二十四年詩題有朝元閣靈泉觀冊府元龜天寶七載十二月

戊戌聖神元元皇帝降見於華清宮之朝元閣乃改為降聖閣改會昌山為昭應山封山神為元德

公仍立祠宇以時祭享又都穆遊驪山記云山之之半平坡朝元閣構建於此又上二里為老君殿

舊云老君見於朝元閣南元宗於其處立降聖觀琢白玉石為像今尚存殿壁繪唐從臣之像殆當

時人主筆雍勝畧云靈泉觀本華清宮祿山亂後天子罕復遊唐末遂皆圮晉天福中改為觀賜道

士居之李樾李熙民史俱無傳

河濱靈源王廟碑

碑連額高一丈二寸五分廣四尺七寸三分二十八行行六十三字正書篆額在韓城縣勅修同州韓城縣河濱靈源王廟碑

也惟此洪河自 大觀以來幾瀕為涸者殆有三焉乾寧保平率以累日惟二年冬見於同州之韓城節

陽其表百里其久彌月 詔遣尚書郎臣張勣持祝往祭既抵其野訪故祠得破屋一區風凌雨剝頽圯

殆甚懼不足以尊顯 靈德上副 一人誠報之意故已事而還請新廟貌 詔可其奏既

賜幣券以經其用又出大農之錢以助其不足鳩工飭材一不在民庀事於政和元年秋八月之壬寅落

成於二年春正月之甲子凡為屋之楹三十有四堂崇以延門嚴以闢有廡如掖有屏如植邊豆之設有位侍

衛之列有所輪奐丹雘儼無不肅乃 賜靈源為號因 命擇詞臣而記其事部使者猥以屬臣振

臣振不敢以荒斐辭觸惟洪範之數兆於五行五行之證原於五事自視聽言思之近推而廣之至五福六

極休咎所報之遠若符契然豈人力也哉夫堯以水土未乎吁謨而命禹禹以百姓未安廬其身而告功九年

而惟水平土作又考其績用固非人力而所為者可不歸之天乎使百姓戴天而居履地而行力農而食日用

而不知可不謂之神乎潤澤濱瀆之卑朝盈而暮竭有欲澄之者猶不能清况崐崙萬里之勢數千年之久敢

自期於身嘗而目見之乎非有作之 聖人其孰

能與於此今 皇帝道德之妙蟠極上下

精誠之微昭格幽顯凡所以 施設注措一出於

獨智百辟仰士曾不足以探識其 奧而

四方萬里鼓舞震動化貸成就亦罔知 帝力之

所加豈天之神與禹之智舉在 是歟福物之報

固有由爾顧一河之清惡足以盡之而倦倦不忘者亦

以昭 景命領純報奉 上帝之錫美而已

竊嘗以傳記者之河千歲一清其應在 人君壽

考天下治安今接歲三清應益昭著自非 膺聖

撫運 溥博淵泉 通乎高深何以及此是

宜有以鋪張 闕休揚厲 偉蹟而

詔乎無窮也如臣龜壘之陋顧安能識 咸英之

太和而調達之姑以區區之見述其萬一而預榮焉臣

謹拜手稽首而為之頌曰

皇帝臨御十有三年禮制樂作典章粲然道德之妙格

于皇天景星慶雲膏露醴泉諸福之物克臻其全大觀

之初濁河三清乾寧保平邵陽韓城有泌其澄有光其

榮詔遣臣勸報祭惟精乃新其宮靈源是名郡縣奔走

累月而成神歆其類既安且寧皇帝有道山川受職亦

聖令河巫祠河於臨晉又宣帝詔五嶽四瀆皆有常

禮河於臨晉使者持節侍祠歲五祠太平寰宇記西

魏文帝大統十三年于漢祠更加營造周武帝天和

四年太宰宇文護于祠西建碑一所靈帝大象元年

江淮濟各從本所祠惟河一祠依舊不改每歲發使

致璧加牲以祠焉文獻通考唐武德貞觀四瀆年別

一祭祭西瀆大河于同州歷代相傳並因而不改至

明皇開元十五年始以有司言改祠於河中府在今

山西之榮河縣而同州之祠廢矣攷唐自明皇以後

嶽瀆之制互有輕重然猶封河神為靈源公貞宗封

禪進號為顯聖靈源公仁宗康定封為靈源王金章

宗明昌為顯聖靈源王元太祖至元為靈源宏濟王

順帝至元為靈源神佑宏濟王明則革去前號攷稱

西瀆大河之神亦並存河中府之舊此唐以前宋以

後祠祀異地之大較也攷唐王延昌撰廟碑云安祿

山反其將崔乾祐守蒲坂時郭子儀軍涇洮與之相

持子儀夢神告曰永豐倉側將有急變姑以避之此

軍退賊騎雲集子儀賴以獲全後請于朝而修祠此

猶是同州之舊其建于韓城者乃當時別祠如宋時

檀州河南亦得置河廟者是也文所云詔遣尚書郎

符來祝惟神之錫皇帝有道愛福無疆神之聽之德音

不忘簿領臣振預榮釐事作為聲詩垂千萬禩

降授奉議郎權發遣陝府西路計度轉運判官公事

借緋象袋臣郭倫

降授朝議大夫直龍圖閣權發遣陝府西路計度轉

運副使公事兼勸農使賜紫金魚袋臣趙口

降授朝散郎直龍圖閣權發遣陝府西路計度轉運

使公事兼勸農使賜紫金魚袋臣陳遵

臣李壽永臣李壽昌刊字

文稱河自大觀以來變濁為清者三乾寧保平率以

累日惟二年冬見於同州之韓城邠陽其表百里其

久彌月攷徽宗本紀自大觀至政和凡三書河清並

在同州惟大觀三年兼有陝州保平軍即陝州也又

于二年云以乾寧軍為清州改乾寧為清應即以河

清之故而史不及之疑是略矣河自三代以來皆有

崇祀故公羊傳以太山河海為三望望者謂不能親

詣所在就其近郊祭之之義也其置祠實自秦始皇

記封禪書云河祠臨晉漢志云臨晉故大荔秦獲之

更名有河水祠今同州府朝邑縣是其地蓋昭王作

河橋於此即因而祭之耳郊祀志高祖置祠祀官女

張勳致祭既抵其野訪故祠得破屋一區傾圮治

還請修建詔可之此宋世修建之事念陝省為全河

之襟帶而祀典闕如今雖不能復臨晉之故而韓城

舊址不應委棄榛蕪過而弗問此守土之責也余將

請於

朝鼎新廟貌修復祀典以妥神庥而慶安瀾焉

右韓城縣河瀆靈源王廟碑宋史禮志祀河瀆於河

中府今蒲州之永濟縣也大觀初韓城河水清詔遣

尚書郎張勳往祭即舊廟而修之廟在今韓城縣之

東王邨非河瀆之常祀也碑稱洪河自大觀以來變

濁為清者略有三焉乾寧保平率以累日繼二年冬

見於同州之韓城邠陽其表百里其久彌月今考五

行志祇載乾寧軍及同州二事不及保平蓋大觀政

和之問郡國言瑞者多志不能盡書然未久遂有五

國城之禍粉飾太平何益於國是哉碑末列名者直

龍圖閣陝府西路轉運使陳遵直龍圖閣轉運副使

趙口轉運判官郭倫凡三人陳隆授朝散郎趙降授

朝議大夫郭降授奉議郎皆列於銜此它碑所未有

宋史遵傳但云為河北轉運使加直龍圖閣徒陝西

不知其降官之由也

石文跋尾

酒研堂金

宋

十四

宋

崇恩園陵采石記

碑連額高五尺六寸五分廣三尺一寸十六
行行二十五字行書篆額在領師縣永慶寺

崇恩園陵采石碑

崇恩園陵采石碑
崇恩園陵采石碑

崇恩園陵采石碑

崇恩園陵采石碑

崇恩園陵采石碑

崇恩園陵采石碑

崇恩園陵采石碑

崇恩園陵采石碑

崇恩園陵采石碑

崇恩園陵采石碑

崇恩園陵采石碑

崇恩園陵采石碑

崇恩園陵采石碑

崇恩園陵采石碑

崇恩園陵采石碑

崇恩園陵采石碑

崇恩園陵采石碑

崇恩園陵采石碑

崇恩園陵采石碑

崇恩園陵采石碑

崇恩園陵采石碑

崇恩園陵采石碑

崇恩園陵采石碑

崇恩園陵采石碑

崇恩園陵采石碑

崇恩園陵采石碑

崇恩園陵采石碑

崇恩園陵采石碑

崇恩園陵采石碑

崇恩園陵采石碑

崇恩園陵采石碑

崇恩園陵采石碑

崇恩園陵采石碑

崇恩園陵采石碑

崇恩園陵采石碑

崇恩園陵采石碑

崇恩園陵采石碑

崇恩園陵采石碑

朝奉郎京西轉運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長吉立

石 霍亮彭舉馬良利字

億按碑殘脫尋讀多不可識唯前數行有入內侍

省武功大夫計置下 鄭州張懷質奉名 園陵採

石後忽又有題銜云云攷記內諸官並與史志同唯

管勾鐵爐東井匠人則當事權設者也字奇逸秀絕

惜太漫滅耳 石記 個領金

范子嚴墓誌

石高三尺五寸五分廣三尺三寸五

分三十行行三十字正書在寶雞縣

宋故范君子嚴墓誌銘

奉議郎致仕差騎尉張今撰

朝散郎權知巴州軍州管勾學事雲騎尉借紫權維

書

奉議郎簽書與州軍事判官廳公事管勾學事王沃

象蓋

子嚴先塋在邑之澤川鄉尉選社堂閉之木往往合抱

詢其族人之高年者皆云葬逾百年矣雖無誌可考知

其久為陳倉人也曾祖照祖懿皆務農不仕考元吉有

度量善謀畫由剛畝積貲至鉅萬遂徙居邑中而富籍

為第一卒葬於大像原有子二人而 君居季孟之

次汝聽將仕郎次汝得汝礪皆讀書後君而亡女長適

邑人馬筠次適進士薛弁次切而亡次適進士張沐孫

男十人倪份何侄倫脩伸倬儔倚孫女六人長適吳山

進士楊大年餘並切 君之亡汝翼年十八幹蠱事

親教諸弟爽奕有立乃遵遺訓於政和三年六月十二

日卜兆於鳳翔府寶雞縣寶雞鄉大像里先塋之西朱

氏祔葬焉前期求誌于子子素與 君善又子之次

子娶 君之幼女作誌與銘固所願也子嚴字也諱

莊姓范氏銘曰

今學不効兮古學是循 古學有得兮所親者仁 宜

壽不壽兮天所屯 福慶流衍兮鍾後人

按誌稱子嚴久為陳倉人陳倉即寶雞縣隋以前

為陳倉唐以後為寶雞又稱其買地西平原陝西

通志西平原在寶雞縣東北十五里即吳玠與金

將撤離喝相持處原之高峻處又名大蟲嶺其原

延亘東接鳳翔界誌又云朝廷改科場龍明經此

即神宗時王安石議更法謂古之取士俱本于學

前與學校以復古其明經諸科欲行廢罷取明經

人數增進士額詳宋史選舉志子嚴曾祖祖父

皆務農而積貲至鉅萬誌不加粉飾之詞見其質

崇恩園陵采石記

碑連額高五尺六寸五分廣三尺一寸十六
行行二十五字行書篆額在領師縣永慶寺

崇恩園陵采石碑

崇恩園陵采石碑
崇恩園陵采石碑

崇恩園陵采石碑

崇恩園陵采石碑

崇恩園陵采石碑

崇恩園陵采石碑

崇恩園陵采石碑

崇恩園陵采石碑

崇恩園陵采石碑

崇恩園陵采石碑

崇恩園陵采石碑

崇恩園陵采石碑

崇恩園陵采石碑

崇恩園陵采石碑

崇恩園陵采石碑

崇恩園陵采石碑

崇恩園陵采石碑

崇恩園陵采石碑

崇恩園陵采石碑

崇恩園陵采石碑

崇恩園陵采石碑

崇恩園陵采石碑

崇恩園陵采石碑

崇恩園陵采石碑

崇恩園陵采石碑

崇恩園陵采石碑

崇恩園陵采石碑

崇恩園陵采石碑

崇恩園陵采石碑

崇恩園陵采石碑

崇恩園陵采石碑

崇恩園陵采石碑

崇恩園陵采石碑

崇恩園陵采石碑

崇恩園陵采石碑

崇恩園陵采石碑

崇恩園陵采石碑

崇恩園陵采石碑

也兄弟析居謂之析煙初娶馬氏繼娶朱氏而稱馬氏爲元妻卽後世元配之所坊皆初見此文

浮邱公廟靈泉記

碑連額高四尺四寸廣三尺二十四行行三十一字正書篆額在偃師縣

浮丘公廟靈泉記

文林郎行永安縣尉管句學事張挺撰

崧高之下曰緱氏山昔周靈王王子晉吹笙之地也子晉授道於浮丘公公接曰偃去距山不遠遺家具存民俗傳爲浮丘藏劍之所卽其遺構祠以祀焉附歌曰更爲別廟里民歲時祈報運至政和一年夏六月泉出庭下澄澈□□□□鉛映帶清流人初易之俄鷗鳧泳者輒死家迺驚悟始識景貺病者請禱□□□愈於是相與謀費以文博疏口方口藻飾丹雘祈禱雲來洪惟永安授口口 未 聖祖 神宗弓

惟永安授口口

未

聖祖

神宗弓

口所闕而崧高之岳作鎮中土口邑之口眞僊所宅靈顯口出口口口口惠施於民稽攷傳記寔

口之祥比年而來

朝廷清明百度修舉總名覈實禮制樂成河海宴清口禾並秀泉石口口口口功

珍符嘉瑞史不絕書蓋以 皇天眷佑 上 德昭明格致休美以懋大業頌不偉歟則儒學之士競

東靈泉溝宋時始出醴甘如飴其後久涸乾隆初復出經浮邱公廟前與梨樹溝水會爲五龍口西迤邐府店鎮北屈而西北至江都寨北涓城泉自東來注之浮邱公廟祀浮邱伯列仙傳姓李居嵩山修道亦修道於緱山山有浮邱洞嘗作原道歌虎伏龍亦藏龍藏先伏虎但單河車功不用隄防拒諸子學飛仙在迷不得住左右得君臣四物相念護乾坤法象成自有眞入顧

牛鼎銘

高廣行字皆不詳篆書

牛鼎銘 丙寅年歲次己未月廿三日 牛鼎銘 丙寅年歲次己未月廿三日

釋文

佳甲午八月丙寅帝若稽古肇宗器審厥象作牛鼎各于太室從用高億寧神休佳帝實萬世其永賴

京畿豐潤縣文廟中有古鼎友人羅孝廉名廷元改名廷錢增

人後爲廣東遂在縣脩志以邑人翰林曹鼎望所作

侯縣令及於任在縣脩志以邑人翰林曹鼎望所作

辨文寄觀謂是前五代宋孝武帝之鼎嘗考蔣一驥長安客話云宏治間土人鑿井得之重五百斤圓腹

爲詞章揄揚口口口盛事備諸聲詩以薦 郊廟實維特也今靈泉出於福地神異焯然莫之能載擬雖不才口口口口口詠 聖德矧臣子之職敢以斐陋而辭謹著大畧以告來者其辭曰

崧口之陽 褒岫重岡 山維緱氏 作鎮其旁 蒸爲卿雲 口成景光 僊聖之宅 其神無方 在昔

帝子 系自周王 浮丘挹袖 絳闕扶將 夜月吹笙 乘雲帝鄉 鶴馭莫返 鳳唵松篁 遺宮廟食

寶劍珍藏 後千餘年 醴流其唐 濁病瘵疾 起痼愈疴 惟神之惠 表國之祥 帝德廣運 修

明馨香 地不愛寶 天錫會昌 年穀順成 降福穰穰 本支百世 聖壽無疆 如山之崇 如泉之

長 小臣作詩 德音不忘

政和四年五月二十五日張當世書董頤立石 劉士口刊

此泉今在偃師縣南三十五里既而久涸乾隆初復

出也 中州金石記

金石攷碑在緱山政和二年夏六月有泉出浮邱廟

庭下能愈疾永安令張挺記之 偃師縣志

弁口四足足上爲牛首下爲牛蹄款識甚古或以爲商時物客話得自傳聞未嘗目擊宋雖殷後不嘗稱帝且古不以命子名歲日知錄辨商母乙酉丙寅之文博古圖誤以日爲年確當可信今文廟之鼎重只五十斤高一尺二寸五分濶尺有六寸耳旁出高三寸腹至足七寸凡三足以爲重五百斤及四足者皆非鼎內有銘在底係凹字曹君據元初隨隱湯錄 陳世榮崇仁人云紹興初有獻鼎於行都上賜白金八元乃撰此銘 三千兩賜三茅觀 觀在杭高一尺三寸廣尺有咫兩耳旁出三足皆具牛首鼎外周環紋如篆籀腹內篆銘曰維命午八月丙寅帝若稽古肇宗器審厥象作牛鼎格于太室從用享億萬寧神休維帝時實萬世其永賴凡四十一字乃五代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八月三日肇作以享太室者鼎銘與此銘其文稍有增減如云肇作宋器增作字易鼎字又億字下無萬字亦共四十一字又考田叔禾西湖遊覽志詠作漢鼎稱漢建元三年拔漢武帝建元三年乃癸卯非命午是蓋以宋孝武詠漢孝武以孝建元年詠爲建元益諫矣願遊覽志謂宋鼎今以焚香殿中叔禾乃嘉靖間人而三茅觀之鼎猶無恙豈其宏治時便已得自豐潤

即使篆銘相符亦當別是一鼎且宋自武帝永初元年受禪遷神主於太廟時向未立明堂闕三十餘年至孝武大明五年明堂始立有司奏鼎俎彝蓋一依廟禮班行有司搜材簡工此在孝建之後若明堂未立以前何有太室又况南朝重器豈得遽至北地余考太歲之在命午者北宋實得其三太宗淳化五年仁宗至和元年徽宗政和四年皆值命午未初季秋大享命有司攝事於郊壇寓祭而已仁宗皇祐二年以大慶殿為明堂三年宰臣文彥博進大享明堂記亦猶寓祭雖皇祐五年有闕宗朝祭器之事而五年乃癸巳明年至和元年方值命午元年之八月又無丙寅日至神宗元豐時禮官以明堂闕大慶路狹別請建立未暇講求沿及徽宗崇寧蔡京為相始以姚舜仁明堂圖議上詔依所定營建尋因尋出蔡京免官明堂亦罷故大觀元年大享明堂猶寓大慶殿及政和五年特詔建立參稽古制為四戶八窻五室十二堂九階四阿之式又以言者明堂基宜正臨丙方近東以據福德之地乃徙秘書省宣德門東以其地為明堂命蔡京為明堂使其年乃金太祖稱帝之取國元年也政和七年明堂成太室乃明堂五室之中

朝元遊聊放千里目嵯峨北來橫渭水東轉曲坡田散牛羊沙岸翔鳧鶩爽氣襲衣裘青煙生井屋憶昔唐天子承平溺愛欲翠輦拂行雲鈿鉤裏幽谷遺址今尚存繚垣半頽覆玉像暗真僊石槽標飲鹿羯鼓窮無聲連理空餘木長生豈難求有道書丹籙淚未忘馬嵬恨已悲金粟往事寄冥冥芳草依然綠

政和四年十月 日通仕郎臨潼縣令管何學事

王慎立石

左丞侯蒙行記序

碑體存下截高一尺八寸廣二尺七寸序十六行行十字正書在寶雞縣

左丞黃鉞篆

左丞 侯公昔作尉于陳倉凡郵警任還嘗懸是院於法堂門之東有行記焉自元祐五載遠今政和四年經二紀也一旦遇風雲之會為社稷之臣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豈不偉哉僧問辨以屋宇疎漏牆壁澆圯恐其壘跡湮沒乃模上石庶幾傳之不朽政和四年歲次甲午十月旦日張啓謹序

扶風馬定國撰 同管勾僧問才 廣濟管勾僧問

按記云左丞侯公昔作尉於陳倉嘗懸是院有行

室而宋史禮志云初議禮局之制也詔求天下古器更制尊爵鼎彝之屬又置禮制局於編類御筆所於是郊廟禮祀之器多更其舊劉勰傳禮制局所備三代粗豆盤匱之屬悉改以從則明堂之建雖降詔於政和五年而鼎或先鑄於政和四年之八月其丙寅之日則是月之二十三十四日也是則紹興所獻亦是北宋之鼎而非五代之宋矣史紀靖康之難古器祭器八寶九鼎無一不與辟雍石鼓同其輩致夫焉保無流落於民間者乎趙宋政和相隔劉宋孝建六百三十餘年越一紀而及欽宗靖康自靖康至明孝宗宏治三百六十餘年到今又二百五十六十年竟無鑑別古器者或謂宋仁宗皇祐五年鑄鼎十有二圓丘用五宗廟用七劉敞為之銘疑此為劉敞作銘而鑄成於至和元年者無論紀日不符且原文博學亦不應冥古而以命午紀歲也田師韓韓門學

孫漸遊驪山詩

石橫廣三尺二寸五分高二尺五寸

十七行行十二字行書在臨潼縣

中奉大夫權發遣轉運副使公事孫漸

曉促零口征晚留華清宿跡月倦紛埃踰髮邊湯浴夜雨關庭梧漏長秋睡足平明徑欲西躡色開林麓遂作

記焉自元祐五載遠今政和四年經二紀也侯公者即侯蒙也史傳字元功密州高密人進士及第調寶雞尉徽宗朝累官同知樞密院尚書左丞傳皆無年月以宋史宰相表證之其官左丞在大觀四年八月以此碑證之其尉寶雞在元祐五年是歲庚午下逮政和四年甲午正兩紀也序稱行記摸上石今但得其序在下截其記文必在上截已不可得不知所懸之院何院也

圓測法師佛舍利塔銘

石橫廣三尺一寸高二尺一寸三寸

六行行二十四字正書在咸寧縣

大周西明寺故大德圓測法師佛舍利塔銘 并序

貢士宋復撰并書

法師諱文雅字圓測新羅國王之孫也三歲出家十五請業初於常禪二法師聽論天聰警越雖數千萬言一歷其耳不忘於心正觀中 太宗文皇帝度為僧住京元法寺乃覽毗雲成實俱舍婆沙等論暨古今章疏無不闕曉各聲藹著 三藏法師英公自天竺將還法師預夢婆羅門授菓滿懷其所證應勝因夙會及英公一見契合莫逆即命付瑜珈成唯識等論兼所翻大小乘經論皎若生知後被召為西明寺大德撰成

唯識論疏十卷解深密經疏十卷仁王經疏三卷金剛
般若觀所緣論般若心經無量義經等疏羽翼祕典耳
目時人所以贊佐 樊公使佛法東流大典無窮之教
者也 法師性樂山水往依終南山雲際寺又去寺三
十餘里開居一所靜志八年西明寺僧徒邀還寺講

成唯識論時有中天竺三藏地婆訶羅至京奉
勅簡召大德五人令與譯密嚴等經 法師即居其首
後又召入東都講譯新華嚴經卷軸未終遷化於佛授
記寺實萬歲通天元年七月二十二日也春秋八十有

四以其月二十五日燔於龍門香山寺北谷便立白塔
在京學徒西明寺主慈善法師大薦福寺大德勝莊法
師等當時已患禮奉無依遂於香山葬所分骸一節盛

以寶函石槨別葬於終南山豐德寺東嶺上 法師嘗
昔往游之地墓上起塔塔基內安舍利四十九粒今其
路幾不通矣峭壁巖絕茂林鬱閉險僻藏疾人跡罕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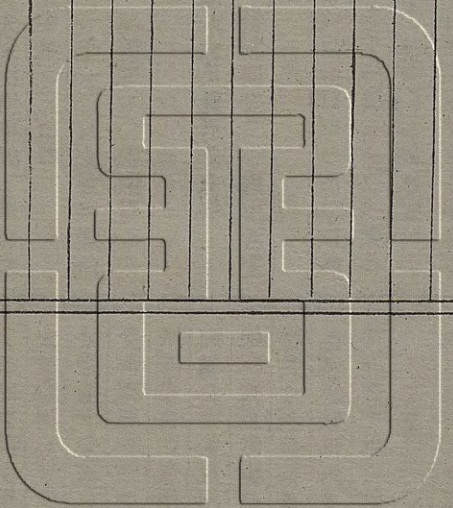
埋光蔽德徒有歲年孰知歸仰由是同州龍興寺仁王
院廣越法師勸成至願以 大宋政和五年四月

八日乃就豐德寺供養并諸佛舍利又葬於興教寺
樊公塔之左創起新塔規範基公之塔一體無異并基

公之塔即舊而新之金輪寶鐸層構雙聳盡如幻成其

羅蜜多經六百卷凡十六會各有小序皆西明寺

沙門元則撰疑即此圖測識以俟攷



下各環以廣廡神像崇邃左右以附 樊公焉俾至者
景慕起信不知何時而已也及於塔之前創修獻殿六
極落成慶贊之日不暇求能成文者丐余直序其事兼
之以銘銘曰

貝葉西來方其功大教流中區于斯永賴法匠有憑于
誠際會香山迨遙于闕幽宮豐德峻阻于藏靈蹤後人

依歸于何適從有越作緣于神助力雙塔屹立于基是
式以附 樊公于豈窮極終南相高子峻倚天盛德巍

然于銘石鐫來者瞻仰于千萬年

塔銘貢士宋復撰書亦宋書之楚楚者而名不顯故
無稱猶怪銘首稱大周豈以法師死于武后朝耶因

歎武墨淫穢在唐以高宗故不致削奪而后世猶不
睡去之何也 石墨 鐫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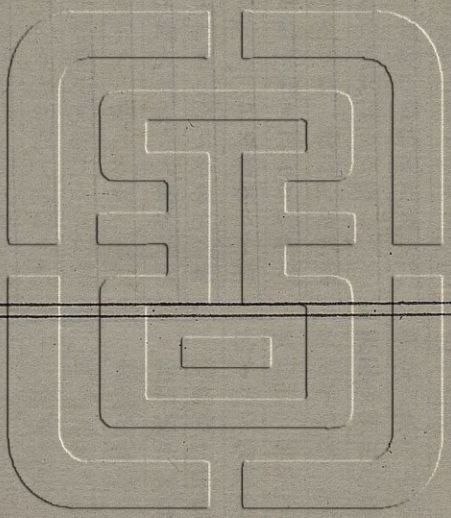
按塔銘在咸寧縣興教寺陝西通志云寺在城南
六十里唐總章二年建內有三塔其中塔特高大

為唐三藏法師元奘瘞身之所尚書屯田郎中劉
軻銘左為慈恩基公塔太子左庶子李宏度銘右

則大周圓測法師塔銘之者貢士宋復也按銘序
云樊公塔之左創起新塔據通志則云圓測塔在

樊公塔右彼此互異又按今大藏首載大般若波

金石錄卷一百四十七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七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議

宋二十五

折克行神道碑

碑高一丈二尺八寸廣四尺五寸行數字數刻蝕不可計正書在府谷縣孤山堡南

上 諸軍事秦□□秦州管内觀察使充太原府路

兵馬鈐轄知府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使兼麟府州管

界都巡檢使兼河東第十二將上柱國高平郡開國公

食□□□□□□□□□□□□□□□□神

道碑

朝散郎試給事中兼 侍講同修 國史西安

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臣毛友奉

勅撰

翰林學士中大夫知 制誥兼 侍講修

國史成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一百戶食實封壹伯

戶賜紫金魚袋臣宇文虛中奉 □□

缺行既葬八年其子右武大夫康州刺史知府州可求

言于 朝先臣克行官爵皆應法當有隧道之碑敢

以請 天子曰嘻惟俞之先保有永安榭風沐雨

世捍邊垂舉州來歸 缺駕克捷有功自我 缺宗以來所

以假折氏之靈甚龍西人之不驕緊折氏是憑今其云

亡雖無言固將休顯之迺 詔給事中臣友汝為之

銘臣友再拜稽首而言曰西夏自元昊乘中國久安玩

治之後空□□寇陷 缺數出不利一方用兵騷 缺之憂

熙寧元豐間大飭邊備既開熙河遂斷賊右臂鷹揚之

將時則有若王韶賈雍建種諤其餘不可勝數

哲宗皇帝懲元祐罷兵弃地驕□之過擇將練兵大

復熙豐之政□城天都□逼橫山□□□浸以衰弱

當時邊將折氏為第 缺幾與西八戰大小百七十遇未

嘗喪敗鹵獲鉅萬萬功在右府行在奉常光榮福祿有

始有終臣為史□□□褒善而記功雖不能其敢以固

陋辭公字遵道出河西折掘姓五世祖從阮唐末為府

州刺史晉以府州路契丹從阮不從自拔歸漢 缺太祖

受命來覲委以腹心德辰生御卿公曾大父也

太宗征太原以兵來迎收復嵐口為永安軍節度使贈

太師燕國公大父惟忠簡州團練使贈崇信軍節度使

父繼開官苑使果州團練使麟府路駐泊兵馬鈐轄贈

太尉會祖妣蘇氏 缺人梁氏梁國太夫人祖妣劉氏彭

城郡夫人妣劉氏慕容氏郭氏吳郡魏郡魯郡太夫人初公當承襲太尉公以公幼表授其弟繼祖公久居行

金石錄

卷一百四十七

宋二十五

間無所知名熙寧三年賊寇慶州 詔种諤合鄜延

河東路大軍城囉兀以牽制之繼祖以所 鋒遇賊開

光川向堡嶺再戰皆利誘患賊抄糧道即以三千人

公戰葭蘆川於是人行少公奮先登所向如有神諸

老將鄂曰真太尉子也斬首四百級生降千戶驅牛羊

羸馬橐它萬計其後會公見克柔以疾不能將遂以公

知府州 主秉常 詔五路出師問罪張世矩口河

外兵表公別將蕃兵與口廷議難以守臣自行令選子

弟部三千人隸世矩公抗章願率部落先驅報國未報

即委管鑰以行賊據營平逼官軍公進擊潰去是夜世

矩被命班師以公為後拒賊 踞其後公止俄被盤堆

度賊半度監縱兵擊大敗之殺咩保吳辰師還自劾擅

輿 詔釋不問王中正口口公將行口右口薛軍

中旗物大軍恣已取其善者餘皆雜惡不可用公命口

其短長黑白劍五軍陳法團為五部部為一色以口

州賊遁去公遣騎追擊生擒五人不殺使為鄉道中正

命公口千騎先趨宥州一夕拔之時賊保險口口中

正命公口援口口戰公口口大軍不易至此若不速

戰情見力口進退不可即提刀躍馬而前手格殺數十

人所當皆靡戰士 挽公徐之公不願以救後軍口

口如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及還口口法也公曰不然事有奇正今八城已口口

士口之銳急前收功而口口之歸氣口口萬一為口

口乘未見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公引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之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若口口水於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給言賊陳動矣眾謹乘之大敗賊眾乘勝追奔口五里

賊入窺河外患公每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折氏雖舉國犯他路而左口兵未嘗隨明年四月破賊

于青岡嶺九月又破于厮羅川六年二月口口口口

擊賊三角川斬偽鈐轄吳理保等元祐二年以蕃兵破

賊于口摩川六年會諸將出口水川鏖戰公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年擊賊遮沒大破之九月青岡嶺又破之是月賊犯鄜

延公統兵牽制至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也邊將論多不合覽檄召公問策公條具所見遂檄公

以口口界口賊擊寧浪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將口分為深入口口之狀賊疑不敢動口口口口

進築公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黃川五年掩襲口烏口口獲偽左廂鈐轄令王兒沒

窟副鈐轄兀勒香口頭口兀姚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十月又破逆口川賤兀流十二月又破口勒圖明年

正月大破賊藏才山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東進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碑陰並列所統各寨主姓名史稱折氏自從阮於唐莊宗時起家府州至宋高宗建炎二年可求以地降金凡七世父子兄弟相繼捍衛邊境者歷二百餘年而祠祚碑有自武德中詔府谷鎮邊使之語邊使者唐鎮官名是折起于唐初迄于宋金之際也幾歷五百餘年替纓不替其勛業彪炳史冊卓絕千古觀此碑陰益見其控禦邊陲鈴轄蕃漢之遺制焉關中金石記

按此碑殘缺過甚全文不知若干字今存者尚一千二百餘字標題已缺其姓賴其文內尚有可攷碑為奉勅撰書撰者毛友史無傳書者字文虛中傳稱字叔通成都華陽人大觀三年進士歷官州縣入為起居舍人國史編修官同知貢舉遷中書舍人碑系銜云翰林學士中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史皆略之碑云公字遵道出河西折掘姓廣韻云虜復姓南涼秃髮檀立其妻折屈氏為皇后此作折掘文之異也碑又云德展生御卿公之曾大父也大父惟忠父繼開宋史折德展傳德展二子御勳御卿御卿淳化五年拜永安軍節度使契丹大將韓德威率眾來侵御卿疾甚其母密遣人召歸御卿日世受國恩死于軍中其分也朔日卒子

上官革等寶雲寺題名

碑高三尺七寸六分廣二尺八寸六分入行行九字正書在隴州

政和六年閏正月晦日以禱雪獲應謁謝

獄祠早飢寶雲寺登覽佛閣偕來者司錄事員遂堯知汧源縣席微卿教授王行可汧源簿賈裔尉高慥知軍州事上官革命吏題

按汧源縣即今之隴州州南七十里為吳岳即周禮西鎮曰岳是也此題所謂獄祠即西鎮吳山廟祀嘗至其處寶雲寺及佛閣俱無攷上官革等亦無行傳

謝彥溫泉詩刻

石橫廣三尺八寸八分高二尺十一行行五字正書在隴州縣

宣句謝龍圖留題

自愧塵容去復來驪山頂上看佳鬼誰人得向長安道

會浴蓮湯十二回

政和丙申三月十八日謝彥子美書

政和六年五月日從事郇武功縣丞管句學事權臨

潼縣事梅安口立石

重修薦福寺塔記

碑高六尺八寸五分廣三尺二寸七分行行三十一字正書篆額在咸寧縣

惟正惟昌惟信惟忠惟志字蓋臣累進簡州團練使喪母起復雲麾將軍卒碑略其雲麾將軍子繼宣繼閔繼祖繼世繼閔以勞果遷官苑使領果州團練使皇祐二年卒史略其麟府路駐泊兵馬鈐轄子廣孝克行克行初仕軍府擢知府州在邊三十年戰功最多羌人呼為折家父官至秦州觀察使卒贈武安軍節度使子可大為榮州團練使知府州東都事略可大初官四方館使廉州刺史此其大略也其餘碑文較詳于史而大致皆合碑末段可見者云由近及遠口口法也公曰不然事有奇正今入城已口云云此下間段駭蝕據傳則云詔河東進築入若通道鄭延延帥遣秦希甫來共議克行請兩路併力遠者為先希甫曰由近及遠法也克行曰不然事有奇正今乘士氣之銳所利在速故先遠役以出其不意若徐圖之心且怠矣希甫持不可并上二議卒用克行策此段原委如此得史而碑之缺者可攷矣傳此下無多語大約碑文此後所缺亦無多矣今碑在府谷縣孤山堡南稽之陝西通志陵墓條下不載其墓則亦因此碑之剝蝕不顯于世故也碑陰列寨主姓名今失傳

大薦福寺重修塔記

長安城之西南三里餘有寺曰大薦福自唐高宗時立為獻福寺至天授元年始改薦福并御書飛白額中宗大加營飾以神龍年後翻譯佛經並於此院按兩京記西北隅有薦福寺浮圖院實景龍中宮人率錢造立浮圖凡一十五級高三百尺為祈福之地自景龍至本朝政和丙申三百九十二年風雨摧剝簷角墜毀有山谷迂叟因出往遊偶見是事喟然傷乎歲月浸久將就頽圯使夫妙緣聖跡寂寥數百年來未有修崇之者眾但咨嗟莫能辦集蓋此巍然寶塔寔為諸佛無量劫來薰修妙行誓願所成豈牙舍利悉貯其中普為一切眾生作大高廣福田故我喜於修完勇躍成就願此殊勝淨行利樂無窮普沐妙因豈不難哉於是負糧裹費自竭其力雖一毫不假於人以是年二月己卯興功越四月戊寅告成泊以徘徊副屋墜埽所擊上漏下濕損弊尤甚悉皆修完遂復一新由是觀者如堵嗟香瞻仰眾復歸向博發善緣始山谷子廬於臨涇之白龍庵中方宴坐間嗒然隱几而寐夢現一寶塔白光亘天躡躑之間傍有人云此乃般若寶塔也子欲遊乎夢中謂曰寶光充塞殆不能前又若有云但隨吾行於光明中往

來升降洞徹無礙遽然驚覺所夢寶塔猶在目前移時
方散後二年獲修此塔以白聖飾之素光耀日銀色貫
空正如夢中所見之像略無少異何報應之若是耶願
力冥契成就斯緣喜揚慶讚聊紀梗槩云大宋丙申政
和六年五月二十七日李聖記

勸緣住持傳法沙門永明立石

按碑云自景龍至本朝政和丙申三百九十二年

今由政和六年丙申歲逆推三百九十二年以前

乃開元十三年乙丑歲非景龍中也疑碑記憶訛

重修光濟寺碑

碑連額高五尺四寸廣三尺六寸四分三
十三行行五十五字正書篆額在鄆陽縣

重建光濟寺記

同州貢士張鑑撰

夏陽古西河之野當潼關之北自漢迄唐至於 皇

朝世為馮翊屬邑閩關之境分陝而西金城千里號為

四塞地占天下上游口邑之封直郡而東不遠數舍版

圖登口邑居關中佳處口口口勢勝則前甯蒲坂之都

會背恃龍門之峭絕大河孤其左以俯屬汾晉梁山腋

其右而平指條華其地靈人異則有莘氏建都之址

卜子夏明道之方廟像端肅文母始生之舊里也龍歌

信指投大眾興慈雲於貝梵布法雨於金田普為眾生

施大利益則何求而不得也其師聞而壯之迺從其願

法師既得免去擇善演說口遠亦從之窮經抗論披究

其文袖釋其義語執其疑似悟識其隱微口年於外名

成而歸滋且老矣既至復授事乃募里人雷琦為檀信

士琦城中之大族也資富鉅萬膏腴沃壤華屋口第連

亘輝煥甲於一方然厚於營生廉於自奉為人頗温淳

而長者樂於從善即與法師相為戮力既捨家資又粒

眾施迎寒涉暑以夜繼晷構美材以為屢範寶鐵以成

鍾始於元祐之丁卯逮於元符之己卯星霜一紀以至

落成法堂處其與三門直其前大殿居其中殿之兩旁

曰東西廊東廊之北曰鬼母堂又其北曰浴室香積厨

西廊之北曰投宿館又其北曰羅漢殿眾僧堂法堂之

左右翼曰法師寮當講位管勾房童行舍內羅漢殿及

閩殿賢聖並係檀信雷琦獨辦建置殊勝功德也又覺

角鐺搖金者鍾樓崛起於坤之口也庭竹敲玉者煖堂

隱處於乾之位也堂之北有隧邃然以洞其下有塔峩

然以封其上者是又法師遺脩之墓也尚墓之背鐘寺

之垣口臺其上口口千里洪波巨浸風帆浪軸之河津

晉壤韓原禹版秦中之吟域每一登覽盡在諸掌真所

膏潤伊尹昔耕之豐野抑有瑞應丹鳳覽輝之臺孝子

王祥躍魚之渚故築城口以居民聚口口以為市設官

府以聽訟開廩庾以受輸其來久矣城之東北隅崗阜

回旋若起觀口連屬映抱爽塏十仞以擁其後泉漢泓

澄若設明鑑支口口絡於田千頃而圖其前喬林蔚然

脩竹森然雲烟濃麗而四時春融樓殿輝映而萬瓦鱗

次者光濟之為寺以處其中也方其興創之始偶口文

記莫得詳攷前後相承司其事者惟務因仍歲月既久

循至圯廢有傳業法師惠嚴者為兒童時捨身出家一

心向佛日以持誦為樂雖寒暑之切肌食宿之不免者

間亦忘之積習之美僅於十年乃中程於州長既得度

後法孔昆季有請於其師明滋者曰嚴師精專而勤切

朴直而誠厚必可以起吾寺之廢滋亦然之遂以寺事

付焉而法師辭之辭不獲已而受之然常謂其倫曰吾

沙彌小師爾方此落髮以趨向真諦今口口以寺此固

吾家事也然寺隘陋而弊廢吾固欲開其隘而廣之革

其弊而新之吾為僧之日未久信義未孚于人人未我

知也一旦欲增建而崇起之其費不啻千萬雖有善知

識其我從者蓋亦寡矣莫若使我受圓具戒從遊禮願

聽學大乘法士之門得悟真覺無相之教然後開示正

謂形勝之地故寺之成也不侈不大幾於百楹不口不

陋金碧翬飛入其門而瞻仰委偷惡少亦有恭肅之心

升其堂而作禮宰夫真盜猶有回向之念則法師之所

以增大寺宇崇飾教像誘人口善其於細民豈曰小補

又况寺之設也所以建置道場上為 廟朝祈禱之

所仰惟 聖王有萬壽無疆之休亦惟光濟有万年

不朽之口余嘗至其寺每終日瞻玩似不知其在遠方

也蓋威里貴人之於 都城得 請為薦福寺宇

者捨金弊極脩崇長廊廣殿連棟飛甍口口自天而下

幾非人力所能致者光濟之嚴潔遠靜有以髣髴焉法

師之功固亦勤矣法師以緇素脩靜梵非特足以易其

弊而致其新又能有以善其生而全其樂其處世也無

累真所謂解脫者今茲僧臘四十一而俗壽七十有六

矣寺事委以小師洪禧日惟誦禮不忘其初上以報稱

國恩次以興謝 佛廡故門弟子日益滋多洪

動而下凡一十一員解經論演教法以啓她未悟者居

其半余授徒浴水之東相距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俾道其事詳而有據嗚呼若考作室厥子每艱於堂禱

厥父苗厥子每難於播獲昔人深所望者迺禮等見之

今其請也欲紀其師之功而懼沒其美是非獨有以不

十五

整其業而止爾抑有肯堂構榭之念也余喜遵法師之勤而嘉與龍等之志遂述之云大宋政和丙申歲八月十五日光濟寺住持講經論僧惠嚴管句僧洪禧等立石 并書 刊字人薛立

成忠郎同州管界巡鹽舒
忠訓郎權同州馮翊等五縣巡檢侯進

忠翊郎管句同州夏陽鎮及鹽倉草場煙火公事范從事郎知同州郃陽縣事專切管句學事教口保甲管句勸農公事李養威

承節郎監郃陽縣酒稅務董濟
保義郎河中府同華州巡鹽尚口

保義郎郃陽縣尉陳口元
將仕郎郃陽縣主簿張基

按碑云夏陽古西河之野唐書地理志夏陽本河西武德三年析郃陽置又以河西郃陽韓城置西

韓州乾元三年更河西曰夏陽韓河中後復來屬至宋熙寧四年省入郃陽是立碑之年已無夏陽

碑蓋追述舊時建置也縣廢之後改爲鎮在郃陽縣南二十里鎮有太如墓又縣城東四十里有太

任太如二聖母廟即碑所云廟像瑞肅文母始生

五里漢武帝創建名萬歲觀唐改名太一觀宋改今名爲真宗祝釐之所啟母廟在嵩山麓廟前有啟母石古云塗山氏所化漢武帝祀中嶽見啟母石因建廟焉此記所謂聖跡殆即啟母石也戊戌年十一月己酉朔始改元重和此記刻於端午日故仍稱政和八年

崇佑觀碑
碑高五尺四寸廣三尺四分行字多寡大小不可計行書又奏據六行小字書在觀邑縣

陝府西路都轉運司奏據同州申據朝邑縣申本縣耆老人戶賈口等狀本縣城西有俗撤行官地居高阜殿

宇宏壯屋舍計一百六十餘間自來請道士王永清住持焚修每遇九早祈求雨澤皆獲感應人民無不歸仰伏乞敷奏朝廷賜官觀名額本縣側近並無官觀遇天聖節開建道場委是順便本司保明是實伏候

勅旨
尚書省牒同州朝邑縣崇佑觀

牒奉
勅宜賜崇佑觀爲額牒至准

勅故牒通議大夫口左口王押起復少傅太宰押少保少宰押太師魯國公 不押

之舊里也光濟寺今陝西通志無改

王邳等啟母殿題記
石高廣俱二尺六寸十一行行十一字十二字不等行書在郃封縣嵩陽書院講堂壁

左武大夫忠州團練使知東上閣門事提舉中太一宮兼祐神觀公事王邳子堅右武郎提點醴泉觀陳彪炳文忠訓郎王淵深甫回隨侍

口口節使太尉詣崇福得獲黍黍
啟母殿下迷觀

聖跡不勝大拈時政和戊戌孟夏十有八日彪謹題捧硯人到天錫

政和八年端午日靜正法師祝朝散大夫知西京嵩山崇福宮事張若口

太上都功法錄弟子知廟事曹仲恭摸嵩陽碁口口口

傳梅嵩書曰往來嵩山之麓每每從瓦礫荆棘中見有古人尺碼片石磨洗識認但文字可識者移置存古書院嵌於堂壁若鱗次然葉封與復嵩陽書院乃

移置於此
按記云詣崇福得獲黍參啟母殿下迷觀聖跡不勝太拈河南通志嵩山崇福宮在登封縣城東北

政和八年九月十一日牒
後題云通議大夫守左丞王押者王黼也起復少傅

太宰押者鄭居中也居中以六年爲少保太宰七年八月以母憂去十一月起復八年進少傅少宰少保

押者余深也深以七年十一月爲特進少宰八年七月爲少保太師魯國公不押者蔡京也以本紀列傳

攷之皆合
關中金石記

升元觀勅
石連額高六尺三寸餘廣二尺七寸大小字共七行字數不齊正行書額題升元觀勅四字篆書在泰安

尚書軍狀泰寧軍奉符縣升元觀
泰寧省牒據兗州儀曹據兼兵曹婁實亮狀稱契勒兗

州奉符縣泰山之下有古洞天周三十里名曰三宮空洞之天載在圖經是實即目宮觀並無名額却有建封院一所逼連嶽廟之後殿屋完備田產頗多六一村僧

占據住持征役民間安贖丘墓穢惡不竭深慮觸真仙不便欲乞備申朝廷改爲道觀州司看詳本院委合

改充前件洞天道觀伏候
牒奉
指揮

勅宜賜升元觀爲額牒至准

勅故牒 政和八年六月十四日牒

起復太中大夫守左丞王 押

特進少宰 押

起復少保太宰 押

太師魯國公 不押

政和八年閏九月二十一日襲慶府管内都道正兼
權措置升元知觀事洞元大師賜紫道士李中寂立

石

右碑在泰山東南麓升元觀其大字草書甚道勁不
知何人筆錄之以見當日牒文之式考宋史葉寅亮
傳但云政和二年進士爲上虞人不言歷官兗州亦
可以此碑補史之闕其曰太師魯國公則蔡京也

文字

碑前載泰寧軍狀稱兗州奉符縣其右旁書政和八
年閏九月二十一日襲慶府權措置升元知觀事洞
元大師賜紫道士李仲昭立石按徽宗紀政和八年
八月乙亥升兗州爲襲慶府故先稱兗州後稱襲慶
府矣牒後列尚書省長官曰起復太中大夫守左丞
王者王黼也曰特進少宰者余深也曰起復少保太
宰者鄭居中也有押字曰太師魯國公而不押者

蔡京也陸游老學菴筆記云自唐至本朝中書門下

出勅其勅字皆平正渾厚元豐後勅出尚書省亦然
崇寧間蔡京臨平寺額作險勁體來長而力短省更
始效之相誇尙謂之司空勅亦曰蔡家勅蓋妖言也

京敗言者數其朝京退送及公主改帝姬之類偶不
及蔡家勅故至今勅字蔡體尙在此碑勅字正蔡體

也潘研室金
石文既尾

桂林泐波巖還珠洞題名

橫闊三尺五寸高二尺六寸十行行六字
七字不等左行行書在臨桂縣龍隱上巖

清源劉鑑逢時膠東蔡懌樂道晉江呂汴子會祥符馮

元震亨之襄陵侯材晉卿若溪王蕃于宣自湖南樓泛

舟過泐波巖避暑抵暮而歸宣和己亥六月十六日

重新緜山僊祠題記

石高三尺六寸廣二尺三寸四行
石六字正書在僊師縣仙君廟

永定陝都監盧功裔重新緜山僊祠鉅宋宣和庚子歲

重陽記 成敏刊

億按石碣題云永定陝都監盧功裔重新緜山仙祠

鉅宋宣和庚子歲重陽記凡二十四大字頗似山谷

老人用筆其題鉅宋他石刻亦少見僊師金
石錄

八行劉先生詩

按劉先生不署名豈年月下有狀次劉採或卽其
人歟宋史地理志東平郡本鄆州宣和九年改爲
東平府宣和只七年無九年此或是七年之誤此

詩宣和二年所書而艾知全等銜名有東平府字

則是題詩在宣和二年立石在七年也

宋京太清閣詩刻

石橫廣三尺八寸高二尺二寸五分
十七行行十四字行書在高陵縣

登太清閣二首

望斷秦原日月寬西來涇渭側依山憑誰喚取王摩詰

寫到孤鴻滅沒間

輦路名存跡已陳斜陽今作幾家村綠墻月轉華清夢

來破高陵渡口昏

宣和三年四月二十九日成都宋口口宏口

京請郡得幽取道渭上觀爲命口詩刻次韻奉呈口

口奉議公 蜀宋京

金節逶迤去不還羅罽星斗煥秦天白雲拱木今何在

歲月聲名相與延

乞守初來到渭濱玻黎親爲拂詩塵口江集裏新添得

留取鐘評付後人

宣和辛丑四月晦

碑道額高六尺七寸廣三尺八寸五分十三行行十
五字至十七字不等草書篆額在東阿縣黃石公祠

我昔讀漢史心師張子房從容輔漢室功成復翺翔皆

由受 師黃石公也訓知進退存亡我本田舍兒本志在退

藏因緣遇 真主招聘助發揚五年寄京國心志

不皇皇亦由宿志定萬事皆糝糠今日得歸來素志今

得償艤舟河縣下騎馬達祠堂伏行仙遺像我志愈激

昂誓歸東村住心祈契空蒼庶可見 張子待翁久帝

鄉

宣和二年九月廿四日狀次劉採仙尉張思范陽范

朴羽人張昌道聯騎同來

勅差知東平府濟北穀城黃石山靈顯觀事兼京東

西路傳授科教師賜紫艾知筌立石

忠訓郎東平府博州夾河巡檢兼東阿縣巡檢譚

修職郎東平府東阿縣主簿張口

通直郎知東平府東阿縣管句勸農事宋口

迪功郎東平府東阿縣丞吳世英 李全刊

徽宗大觀元年詔立八行取士科凡孝悌忠和睦嫺

任恤爲八行全備者着隣保伍申縣申州申尚書省

釋褐命官此劉先生殆亦以八行舉而留京師者歟

山左金
石志

宋一十五

六

口口口知高陵縣事楊口立石 口陽米清摸刻

按宋京史無傳宋詩紀事云京成都人崇寧進士
不詳其歷官引成都文類載其琴臺武擔二詩而
不及此石刻

季季梵仙詩刻

石積廣三尺一寸高二尺四寸四分十二行
九字至十二字不等草書在上元縣祈澤寺

虛窻雲暗青燈小松檜無風春悄悄子規枝上叫夢回
清磬一聲山月曉

官南官北添身累年去年來換鬢青何日歸來閑歲月
掃山廬臺過餘齡

大觀戊子暮春季季

政和癸巳四月廿四日將去此趙 闕 梵仙

万里區區學宦游江南江北幾時休朝來作別殷勤語
爲謝多情黃栗留

宣和四年壬寅歲四月旦日祈澤寺住持沙門道昇
上石

右季季及梵仙詩前二首後題大觀戊子暮春季季
季下著二點似是其人之字其詩云官南官北添身
累年去年來換鬢青何日歸來閑歲月掃山廬臺過
餘齡則亦嘗仕於朝者矣詩又有廬臺之語或卽趙

宣和五年二月初九日朱濟道偶書呈如公妙空禪

師

口魏法定禪師乃觀音化身初居靈岳口口神寶峰

作釋迦石像良有深旨

按朱濟道不詳其何許人如公妙空禪師者妙空

是賜號名淨如住持靈巖者也末小字注二行十

九字亦篆書記法定禪師事長清縣志云法定禪

師梵僧也魏正光初杖錫來遊方山見希有如來

會於此成道遂經營梵宇有蛇引道二虎負經并

白兔雙鶴之異遐邇助工於是窮崖絕谷化爲寶

坊勅賜名靈巖寺志但詳伽建靈巖而不及法定

禪師爲觀音化身此碑可補邑志之闕

妙空禪師二頌

石橫廣二尺七寸五分高二尺六寸五分前刻二頌
十一行行十二字十三字後刻記三行每行字數二
十四五六不等行書
在長清縣靈巖寺

拙頌奉別 知事頭首兼 雲堂諸禪衆

住山淨如拜呈

七年林下冷相依自愧鉛刀利用微聚散莫云千里遠
輪天一月共同暉

慈書記寫予真求讚漫書此以塞來意

孟遠之昆弟乎又一詩題云政和癸巳四月廿四日
將去此趙關自署梵仙亦不知其姓名也此與高逸
上人詩碣書法皆俊爽並宣和中祈澤寺沙門道昇
所刻寫實亮金陵院刹志所失載也 石文跋尾

朱濟道呈妙空禪師詩

表本高巖行字皆不計
篆書碑長清縣靈巖寺

二月隆慶 向東州見盡東州水石幽而

東州山水亦堪遊及至靈岳分外幽會有定師能指示

直須行到寶峰頭 石一

雲巖消得少遲留 石一

東州山水亦堪遊及至靈岳分外幽會有定師能指示

直須行到寶峰頭 石一

雲巖消得少遲留 石一

東州山水亦堪遊及至靈岳分外幽會有定師能指示

直須行到寶峰頭 石一

雲巖消得少遲留 石一

東州山水亦堪遊及至靈岳分外幽會有定師能指示

直須行到寶峰頭 石一

雲巖消得少遲留 石一

肩不修疎頭突兀身垂垂考觀無骨長憐百醜兼且請

慈禪慈禪不我拙名兮邈兮水裏月也

宣和五年八月初三方山老拙書

妙空老師嗣法薦福英和尚出於大宗師門下兩坐

道場僅四十載凡示徒貴機用唯棒喝可語言知客

道德獲此二頌囊之久矣師今示家命工墓石蓋傳

不朽皇統三年中焮日監寺僧義由謹記

宣和重修東嶽廟碑

碑高二丈五寸廣七尺五分二十六
行行七十四字正書篆額在泰安縣

宣和重修泰嶽廟記

翰林學士承 旨正奉大夫知 制誥兼 侍講修

國史南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戶食實封壹

伯戶臣宇文粹中奉 勅撰

朝散大夫充徽猷閣待 制知襄慶軍府事管句

神霄玉清萬壽宮兼管內勸農使兼提舉濟州兵

馬巡檢公事陳留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

袋臣張崇奉 勅書篆

宣和四年九月有司以 泰嶽官廟完成奏功

制詔學士承 旨臣宇文粹中紀其歲月臣

粹中辭不獲 命退而移文有司盡得營建修

再拜稽首而言曰臣聞自昔受命而帝者咸

有顯德者在 天庭合四海九州之懼心以為

天地社稷百神之主故有壇場圭幣以象其

冊號報以導其誠其漠然而意可求倏然而誠可格殆

與人情無以異是以黃帝建萬國而神靈之封七千虞

夏商周文質迭救雖所向不同而事神以保民其歸一

揆故其書曰望于山川徧于羣神又曰山川鬼神亦莫

不寧其詩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又曰墮山喬嶽允猶

翁河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自開闢以來尊稱

東嶽其穹崇盤礴雖號為一方之鎮而觸石膚寸不崇

朝而利及天下是以歷代人君昭姓考瑞盛登封之禮

告祭柴望五載一巡守必以 岱宗為首而

神靈烜赫光景震耀載在書史接于耳目者奕

奕相屬也 宋受 天命建都于汴東

倚 神嶽遠不十驛 章聖皇帝肇修

封祀蓋嘗躬欵 祠下欽惟

神靈響答之異念唐開元始封王爵禮加三公一等

未足以對揚 休應遂借 五嶽咸陞

觀是宮廟土木文采輪奐崇麗則知郡邑之富庶帷帳

發煌衣冕璫璫則知絲枲之盈溢牲俎充庭醴醴日御

則知耕牧之登衍簫鼓填咽歌呼係道則知氣俗之和

平 神之聽之迺辰陳于上 帝用降

鑿錫茲祉福則 社稷之安固 靈數

之綿遠蓋方輿而未艾也臣既書其事又再拜稽首而

獻頌曰 上帝 口觀九有 執贊

於皇 山川封守 帝欲富民 俾阜貨財 溥潤澤

天綽 俾司風雷 東方岱宗 是為 天孫

體仁乘震 生化之門 昔在章聖 崇以 帝

號 發冊大庭 五雲前導 施于子孫 格是神保

自衷 不侮鰥寡 不廢困窮 神鑒其仁 錫之婁

豐 皇帝神武 赫然外攘 馴服悍戾 以

蕃善良 神予其義 助之安疆 仁義既洽

民有餘力 還以報 神 神居是飭 岷岷

惟此庶民 惟皇作極 丕應侯志 徧為爾德 祝

皇之壽 泰山同久 握圖秉籙 歷箕旋

帝號自是宮廟加修薦獻加厚四方萬里士

民奔湊莫享祈報者蓋日益而歲新也 皇帝

聰明仁孝光于上下 神動天隨 德

施周溥既已躋斯民於富壽酒 申敕中外凡

所以禮 神祇崇顯祀盡志備物畢用其至歲

在辛巳迄于壬寅 詔命屢降增治官宇繚牆

外周罽毼分翼歸然如 清都紫極望之者知

其為 神靈所宅凡為殿寢堂閣門亭庫館樓

觀廊廡合八百七十有三楹財不取于賦調役不假于

追呼而屹然崇成若 天造地設 靈

祇燕豫福應如響嗚呼真 盛德之事也惟古

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膋

謂民力之普存也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三時不害

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粟旨酒謂上下皆有

嘉德而無違心也臣竊伏觀 皇帝陛下臨御

以來 夙宵之念無一不在於民者發號出令

以誠以告頒恩施惠以生以育設官擇人以長以治制

法垂憲以道以翼以訓以齊政成化孚中外寧謐於是

國有暇日以修典禮民有餘力以事神祇咸秩無文周

徧羣祀自古所建上下遠邇靈祠告祝于今莫不畢舉

斗 祝 皇之神 泰山等固 鎮安二儀

混同萬宇 下逮羣黎 徧敷錫之 億載萬年 惟

神是依 匪 神獨依 惟 天

無私 有諸康衢 述是聲詩

皆宣和六年歲次甲辰三月己酉朔十八日丙寅建

案徵宗本紀既無制詔搜碑之文禮志嶽瀆條亦不

詳重修祠宇之事而此碑文體書法皆極壯觀實為

岱廟諸碑之冠惜字文粹中張滌宋史皆無傳莫能

攷其事蹟耳碑陰列嶽廟職事人員凡二十行 山左

志

按此碑在泰安府城內西北隅岱廟內泰山舊有

上中下三廟此其下廟也凡歷代祭告皆於此行

禮廟之制中為峻極殿南為仁安門又南為配天

門門東三靈侯殿南為兩靈宮門外此碑在焉据

山左金石志碑有陰列職事姓名今失搨

賈叅饒益寺二題名

石橫廣四尺一寸四分高一尺三寸四分二

十五行行八字九字不等行書在朝邑縣

已夏五月蒙

恩罷延帥領真祠奉母歸居頌昌與諸子公說公變公傑公轍公節公露公烈公協公頡諸孫通運姪孫道同過此寺二十九日題

政和五年夏自鄜延帥蒙

恩從請移守南陽六月二十七日侍

親過饒益寺顯謨閣待制新知鄧州兼京西南路安撫使賈炎題諸子公哲公燮公轍公節公露公烈公協公頡諸孫隨德壽德隆待行 呂元明馬元鈞借來

宣和六年四月初八日男承務郎充專一總領措置陝西路鑄錢司准備差使公傑親摹上石

河中府張崇智刊

先題云顯謨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賈炎政和三

年五月蒙恩罷延帥奉母歸居頌昌後題云炎自鄜

延帥移守南陽待親道饒益寺顯謨閣待制新知鄧

州兼京南路安撫使賈炎題改宋史炎昌朝之子歷

官工部侍郎政和中以顯謨閣待制知應天府徙知

延安求內郡以養母乃命為潁州未行復畱改河陽

又改鄧州加宣學士知永興入對畱為工部侍郎卒

顯謨閣待制大前後奉母過饒益寺者始則由延

廢鮮能及之 公一日環眎其宇口口口歎曰君子之

居一日必葺况令居一邑事賦遠充西堂使之南向命

曰吏隱又所以見 公為政優游臨事不擾判繁撥劇

口口寂然而申申於此也得公之餘錢以易其腐穢斷

瓦既完且甯不窘寒暑闢而即之則縣之舊圃花木清

池遊息之亭微步口口皆在其後平畦淺檻佳花香草

之植皆在其左右於是退處其并心一意用其日夜之

思亦不敢忘其政非特為休佚之設口口 公治民之

意勤矣堂之後楹曰蒙軒周徹明窓旁列机按書史圍

坐面面植脩竹直幹高節四時蒹葭殊無一點塵埃氣

口口餘裕搜幽摘奇以醉六經此又得隱中之佳趣也

噫士被於化育民樂其耕桑以自養自足故牛馬之牧

於山谷者不收五口口積於田野者不垣而晏然不知

袍鼓之警發名之役也 公既因其土俗而治以簡靜

垂莫休暇故得以升其堂真所謂吏隱口口口本部漕

使朝議劉公來攝是邑也愛其民既淳事且簡發於

詞詠作詩十章以蒙軒真吏隱之句冠於篇首後人慕

其口口刻諸石而 公又新其堂以居焉則知賢者用

心其不相遠矣 公三口顯族也 嚴府君使待制公

帥之潁州再則由河陽改鄧州也傳文叙次不甚明

白不如碑之詳著也又公傑題此云先考成正文畱

題傳亦不及其謚其故略如此南京即應天府唐之

宋州也鴻慶宮太祖神御殿名關中金

按陝西通志饒益寺在朝邑縣南十里新市鎮創

自蕭梁天監唐貞觀二年起十三層浮屠歷代名

賢探勝賦詩勒石金新市監趙忬因歲入石刻殘

缺收置藏春塢壁附以記今藏春塢賈炎題名石

尚存即謂此石刻也

淳化縣吏隱堂記

石高五尺廣二尺四寸二十行

行四十九字行書在淳化縣

淳化縣吏隱堂記

梨園昔雲陽支鎮爾 我宋淳化間易為縣隸華原宜

和初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請口口南幽羽檄飛書

控扼兩路今為衝途簿書之繁戶口之夥不減劇邑名

公鉅儒臨蒞于此者比比焉蓋亦善地也方 朝廷口

口口口令為民長人歲在乙巳命宣教郎賜緋魚袋張公

來典是邑到官未暮月而一境稱治老彘猾吏屏肩

縮首州郡知其賢口口口下簡百里之民安居樂業豈不

應歎縣令早臨前後作治者皆從於簿書間而修治備

寓茲累年率邑中士人日從其學循循博約略無少倦

我公既登甲科而座下之士相繼馳口口口屋者有

之歲月過邁口指四十年間今 待制公累鎮巨藩勲

業昭著 眷倚之重恩數之隆冠於一時天下口口口

祈 公登庸而懇請琳祠優佚里開為四方達士之榮

觀 公累歷幕府婉畫有勞 朝廷知其績 召還賜

對又特口口口服褒之行將擢用矣顧小邑不足以

展其才 公之臨也思昔 杖屨所歷之地留心城邑

撫養士民誠亦至矣由是觀之 口且隱於是以待超

騰也邑民欲 公久此政但恐席未温 柴詔西來促

裝束去預以為思耳彥政雍人也旅食于茲行踰口口

又露被德化沐 公顧遇其心如何哉 公以命堂

之意見囑僕素乏才能辭不獲已謾書其實 公字宗

成云宜和七年口月初三日杜陵石彥政記并書

按淳化縣五代以前總謂之雲陽縣宋淳化四年

析其地置淳化縣屬耀州宣和初改屬邠州碑故

云梨園昔雲陽支鎮我宋淳化間易為縣隸華原

靖康三年為金天會五年金元帥府宗翰宗望率兵伐宋陝西之地賜楚淪金蓋距此碑之立僅兩年耳

太史公廟記

碑高三尺八寸五分廣二尺六寸五分
二十一行行三十三字正書在韓城縣

芝川新修太史公廟記

東晉尹陽撰

西韓焦丙書

太史公為紀錄之宗表表而矜文辭者皆不能出其間吾得觀其書矣至于廟像家藏之古吾弗得而見之宣和七年秋予始官韓城尋遺訪古乃在少梁之南芝川之西得太史之遺像焉予咨嗟而致式之因低徊周覽則棟宇甚傾頽階砌甚卑壞墜甚荒第惟是享嘗缺然不至予乃欣然發喟屬諸耆老而告之曰 司馬公文為百世之英而所居不能蔽風雨學為紀述之淵而所藏不能去判榛今洪河汨流漾乎前也中條嵬起峙乎東也可嶽深崇氣像雄渾 公文實似之而冢廟罕庫如此其不稱 公之辭與學也甚矣獨不為邦人之耻歟予乃率芝川之民擇其淑慝而好事者凡一楹一榭至于瓦甍門疏之用悉以資之即 公之墓為五架

碑樹柏太史公自叙曰遷生龍門是其墳墟所在矣陝西通志引雍勝略云太史公墓在韓城縣南

芝川鎮墓前有坡因號司馬坡而建祠焉韓城縣志云漢太史令司馬遷墓在芝川南嶺上西枕梁山東臨大河氣勢雄闊古柏數十百皆蒼老如鐵懸於兩崖作蛟龍狀子長一家歸然其巖洞壁石墨林立代有名家以石砌二柏出其上盤踞尤奇北望少梁曉煙殘照如圖畫然以上諸條可與此碑參觀俾讀者益資景仰云

拱極觀記
碑高三尺九寸二分廣二尺五寸四分
二十七行行五十字正書在韓城縣

朝奉大夫新差提舉京 缺

進士授尉特添差充華州准備差使權華 陰縣贖軍務權說書

大觀初 太上皇以水行楊序潤下收功解梁奏鹽澤復興寶燧薦瑞散則搖銀海發則推雪山其獲十餘宗社無疆之休 聖德謙冲功不自有乃歸美于三靈眷祐百神受職申遣王人往會漕臣泊郡邑官寮按封內與夫隣境 方丘嶽鎮凡祠宇在祀典者 缺 靈祝

四楹之堂又為覆屋以崇之既宏既完於是直榮光之澳規禹鑿之山面汾陰之雕縱口退觀豈不快哉嗚呼維 公之文大肆於周漢之間馳騁於千世之前其力最負實幹造化欲談而悉之吾所不敢動吾喙觀其下葬於茲豈非洪河巨嶽實稱 公之文也哉乃作述事享 神之歌俾邦人習之歲時以樂 公之神其詞曰

公詳有如黃河流黃河吐溜崑崙崑崙崑崙崑崙崑崙斗牛下連地軸橫九州嶺巒博石轉流騰煙吐霧飛蛟虬邇來宏放三千秋班公范粟非 公儔 公鑿混沌開雙眸力敵造化窮冥搜 公祠慘淡連古丘覺摧瓦落風蕭颯我獨來兮為 公愁新 公祠今去櫟杞殺甚豐今酒甚旨民髮鬢兮 公燕喜韓之原兮山之趾雲亭亭兮河瀾瀾 公之來兮歲豐美雲為車兮聽為響公之來兮福滂被雲滅沒兮風不留 公島往兮俾我憂

靖康改元四月甲辰立石

刊字王彥

按六史公廟在墓前墓在韓城縣南二十里水經注云司馬子長墓墓前有廟廟前有碑永嘉四年

漢陽太守殷濟瞻仰遺文大其功德遂建石室立

且為民選福而華陰 西嶽金天順聖帝廟得重耳焉先是廟中有 北極真武殿寄廡下提舉脩蓋宮王口

表異 顯德極應如響遂即廟垣之東徒建殿宇并抗章請差華嶽觀道士雷道之口口口焚誦及管 真武道院道之因闢廟墮隙地增廣作堂室廊廡厨庫凡百楹重和元年冬詔使王仍來降 御香盼塑有感奉聖旨撥賜嶽廟舊田伍頃特免二稅充齋糧宣和七年四月恭被 宸翰賜觀名曰拱極復令道之永紹住持

茲其始因也仰惟 北極真武靈應真君以輔佐 王帝而昭臨下土幽無弗燭遠無弗屆咸無弗通其炳靈妙用雖默運於冥真不測之中斷邪滅妖拯危拔苦福善禍淫每著於昭昭可見之地上衛 皇圖下濟群品

陰功密德殆不可數計察人間善惡功過欲使愚迷遷善遠罪回向正道而已所以天下尊奉畏愛洞洞乎如在其上故寓神之館隨在在而嚴飾也况拱極鑿營境古勝絕面橫蓮嶽之三峯背折龍門之一曲山川秀異物產瓌琦誠古今仙聖之所宅幽人逸士之所會也道之自徒殿至賜觀額住持二十年矣既克己殫行遵奉戒錄普施符藥且得同徒郭隨之協贊薰脩之外共其

觀事口雍榛莽疏口泉石培植松竹花藥虛而明者軒亭開遂而雅者洞府列煙霞惹隴風月澄澈將與華嶽觀相表裏門枕大路介乎京洛雍蜀之間過客憺憺往來名馳利驚塵染壘汚乃口衰觸禍機橫罹罪罟覆車相望而不休不止吁可閔歎豈知口宮清淨近在道周外如市而中若水又可以息機返照願神引年于斯也公度庸濁凡軀夙叨道蔭言念病世於真君或有少緣蒙祐多矣醴泉探符則告以吉凶之祥靈居亦嗣則錫以龜地之夢 神休靈脫無所報稱於是羽人求記謹齋戒緝文以據丹悃云靖康元年八月三日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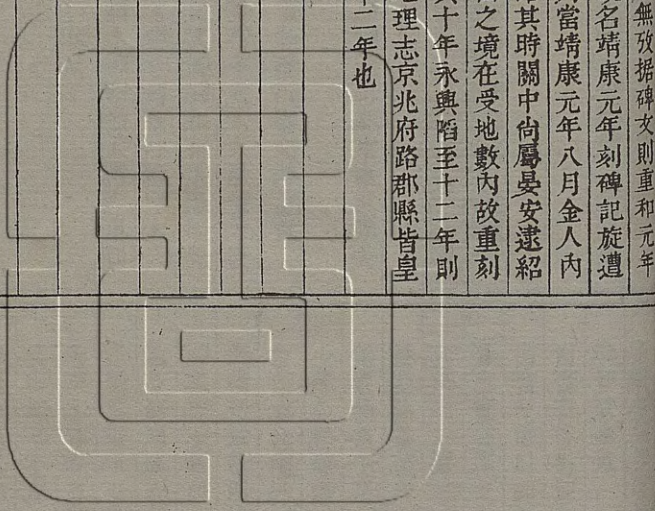
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本觀舊記爰自 聖朝靖康改元中朝奉大夫薛公所刻諸瑰窳意欲傳於久昨緣兵革遽起大火縱焚致于泯滅其文則道之口嘗錄之以行遠今十三載矣經日 口地運口有數而口口口道之難至屬縉思 景貺得非 眞君之密贊耶謹募工重刊于石恭銘
休美云時昭興九年歲次己未中元日前西嶽知殿兼 觀主賜紫道士雷道之謹記
副觀道士楊子淳 知觀道士楊道誠上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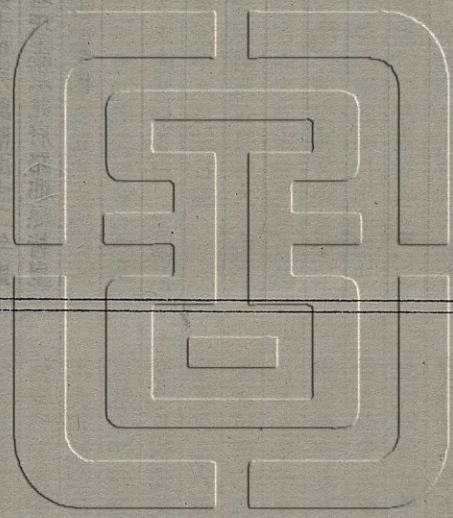
王文口刊

敬陝西通志拱極觀已無攷据碑文則重和元年降御香宣和七年賜觀名靖康元年刻碑記旋遭兵革至紹興九年重刊當靖康元年八月金人內侵皆在河北河東一路其時關中尙屬晏安逮紹興九年和議已成陝西之境在受地數內故重刻碑記尙覺優游乃紹興十年永興陷至十二年則全陝悉淪于金矣金地理志京兆府路郡縣皆皇統二年定制卽紹興十二年也

右小碑本在拱極觀觀已久亡萬歷中有人拈地得此碑置之嶽廟中與宇文周碑並立其碑文鄙淺無足采然吾於是有以見宋人風俗之厚而黃冠道流猶能念本朝而望之興復其愈於後世之人且千萬也夫紹興九年高宗方在臨安而金人有許和之約考之於史八年十二月丁丑詔金國使來盡割河南陝西故地通好于我今尙書省榜諭九年三月丙申王倫受地于金得東西兩三京壽春宿亳曹單州及陝西京西之地四月辛亥命樓焯宣諭陝西諸路十年五月金人叛盟陷采興軍則此地之復歸於宋蓋無多日而雷道之一道士耳能于干戈喪亂之際而繫思本朝辭微旨切以視夫士大夫之覲顏臣僕者不大有逕庭邪余見朝邑藏春塢之記稱阜昌癸丑西安府學有華夷圖刻亦稱阜昌七年而以偽齊劉豫之號而欲壽之貞石豈不見此文而魂死也其没于土中久而後出豈陷金之後觀主理之如鄭所南井中心史之爲邪金石文字

按此碑換人姓名已缺文中有公度凡軀云云雷道之記有云中朝奉大夫薛公所作則當爲薛公度作矣而關中金石記乃云薛存撰或別有所據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八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謨

宋二十六

建康府嘉惠廟牒

石高五尺九寸四分廣四尺作三截書上二截廣丈
共大小字十六行行三十或三十一并十二十三字
不等下截記十六行行十五字正書在上元縣

尚書省牒建康府嘉惠廟

禮部狀准都省付下江南東路轉運司奏建康靈澤夫

人祠宇祈求顯應欲望

睿慈特賜加封仍賜廟額本司尋覆行審究得委有上

項顯應本司保明詣實本部尋行下太常寺勸會去後

今據本寺申掄會近降指揮節文神祠如有靈應即先

賜額今來建康府靈澤夫人父老相傳稱呼靈澤夫人

本日今依前項指揮台先賜額本部所據太常寺申到

事理伏乞朝廷詳酌指揮施行伏候

指揮

牒奉

勅宜賜嘉惠廟為額牒至准

勅故牒

紹興二年十一月 日牒

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權

參知政事孟

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嘉惠廟靈澤夫人之祠也本末源流載于志者甚詳

紹興初計臺禱雨獲應申請于 朝遂賜今額自

是靈休益著凡有所祈隨叩響答寶慶改元夏旱時

僑適備貞下邑心實憂之敬往禱焉果獲甘霖農望

少蘇於是顧瞻祠宇咨問所元因取賜額勅黃觀之

信而有證喟然嘆曰 神之有功于民洪矣嘉惠之

褒錫刻登載因仍闕然歷年浸多恐就湮沒不惟爾

神之功不著而 國家所以褒崇爾神為民祈福之

意亦將晦昧而不彰予心歎焉謹以其所賜勅黃刻

之堅珉傳示不朽云寶慶改元七月日奉議郎知建

康府上元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借緋趙時僑謹記

住山釋普寧立

張彥忠刊

右嘉惠廟牒紹興二年江東轉運司奏建康府靈澤

夫人祠祈禱有應勅賜額嘉惠廟牒後宰執押字者

四人自左而右曰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者呂頤浩也曰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者

朱勝非也曰參知政事孟若孟庚也曰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權者權邦彥也後九十四年竇慶改元知上元縣趙時僑始以所賜勅黃刻於石記其事於下方酒研室金石大原尾

按江寧府志載嘉惠廟在城東南二十五里紹興元年碑作賜額慶元志丞相沈該政和中作邑上元禱雨應刻詩于祠而不詳所祠何神故靈澤夫人事蹟無攷

岳飛送張紫巖詩

碑高八尺七寸廣四尺六寸六行通五十七字行書在湯陰

送紫巖張先生北伐

號令風雲迅天聲動北阪長驅渡河洛直搗向燕幽馬蹶關氏血旗臯克汗頭歸來報 明主恢復舊神州

紹興五年秋日岳飛拜

按此詩刻者三處一在湯陰一在錢塘墓祠一在濟南府署此所揭者湯陰本也紫巖即張浚號宋史高宗紀及張浚岳飛傳紹興五年秋皆無張浚北伐之事考李幼武名臣言行錄別集載張浚知中上奏言漢中實天下形勢之地號令中原必基於此誠於興元稱聖財以待巡幸云云此則浚國北伐以興元稱聖財以待巡幸云云此則浚

討楊公在紹興五年所云道經新邑未詳何邑謝馬劉景暉宋史公主傳徽宗女惟顯德帝姬下嫁劉文彥或即景暉然不詳其餉師事此碑在湯陰與所謂道經新邑者無涉碑題丙辰辰月則紹興六年十月也時忠武居母憂起復劉豫遣子麟猊分道寇淮西命率師東下未至麟猊乃還軍當家國憂難之秋而從容書此恐亦未確又是時忠武奉命宣撫河東節制河北路碑題征西將軍系銜亦與史不合姑存以備攷

高宗御書石經

碑殘闕僅存八十七石高廣行字皆不計正書在杭州府學靈星門內左右壁

經文不錄碑多殘闕今取各碑題前處有文可辨者分別如左

左壁三十八碑

易二碑

乾元亨利貞上層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九五休下層 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上層 九三曰是之下層

離下層

書七碑經義考

上層 攸徂之民室下層 武惟朕文考無罪上層 天降威知我國敗下層 缺筆避諱

岳飛墨莊題字

石高三尺九寸五分廣二尺八分二大字直下行書在湯陰

征西將軍岳飛書

岳飛方在宗澤軍中為西守兩統制與張浚毫不相涉也是時浚方與趙鼎同官左右僕射巨寇楊么據洞庭浚請因盛夏乘其怠討之具奏與岳飛同討楊么湖寇盡平浚遂奏遣岳飛屯荆襄以圖中原並非北伐至其署欵尤非宋人體製宋人贈詩標題及自署姓名皆系銜子上從未有稱其號而謂之紫巖張先生者又姓名之下亦未有書拜字者似是明人偽託然碑已傳久忠武詩蹟又為人所重故特辨之

紹興丙辰辰月

北宋劉幾顏其書室曰墨莊厥後忠武岳侯討楊么道經新邑駙馬劉景暉餉師三日景暉幾同支也忠武因書墨莊二字遺之劉氏子孫勒之家廟摹石而流傳之世人寶重懸之室中邪魔欵跡夫忠武之勤王忠也景暉之餉師義也劉氏子孫世守忠武墨蹟世之人共寶之忠義之不可磨滅也如斯夫宋詩

若天樂忱我亦不敢知

上層 若天樂忱我亦不敢知下層 終出于不祥上層 詰姦懲刑暴亂下層

胡能有定告我不述

上層 胡能有定告我不述下層 關雎后妃之德也上層 青靑子佩下層

維子之故羔裘豹

上層 維子之故羔裘豹下層 悠悠我思縱我不往上層 輾轉伏枕下層

我有嘉賓中心

上層 我有嘉賓中心下層 采芣苢上層 職競由人下層

職競由人

上層 職競由人下層 取其血骨上層 何人不將經營四方下層

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上層 何人不將經營四方下層 入觀以其介主人觀于王上層 桓桓武王保有厥下層

桓桓武王保有厥

上層 桓桓武王保有厥下層 駱有駟有維上層 終卷下層

中庸一碑

上層 中庸一碑下層 必自邇譬如登高上層 下層終卷未空處有印曰御書之印

論語七碑

子曰學而時習之上層 有反玷管氏亦下層

有反玷管氏而知禮上層 冉子與之粟五秉赤之下層

適下層

齊也乘肥馬上層 如履薄冰下層

而今而後上層 食鐘而錫魚下層

餒而肉敗上層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下層

不忠信行不篤敬上層 亦曰君夫人下層

孟子十一碑

不可以敵強上層 則何為不行王下層

上層寡人好色 管仲晏子之下層

今此下民上層 故為兵餽下層

之子何為不受上層 夫道一而已矣下層

成颺謂齊景公曰上層 大哉堯之為君下層

惟天惟大上層 晉國亦仕國也下層

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上層 是天子而友匹夫也下層

用下欽上層 猶人之性與下層

上層仁內也非外也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下層

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是乎上層 舍則失之是求有下層

則是康公絕我好也上層 姬姓日也口姓月也必楚下層

之王也下層

上層 玫瑰盈其懷從而歌之下層

士勤逆周子于口上層 多行不義必自及也其是下層

之謂乎下層

請口口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上層 糶糊下層

上層 晉侯 晉侯中層 糶糊下層

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上層 而殺口范氏之徒下層

上層 昭公語祭仲曰必娶之下層

日歸乎曰君死安歸上層 賦蓼蕭下層

命晉侯拜上層 晉楚之大夫趙孟子不與之言不能下層

對下層

亦不能對也上層 待其立君而後為之備下層

趙文子喪上層 而不撫其民其君弱下層

子侈太子卑大夫教政多門以介于大國上層 君子

務知大者小人務知小者下層

口之聞也此皆然矣上層 銘曰昧且丕顯下層

况日不悅其能久乎上層 黑而上僕深目下層

益於下層

上層 缺角舜為天子 是為馮婦也下層

右壁

左傳四十九碑

糶糊 潤溪沼吐之毛下層

糶糊 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下層

夏晉太子禹為質于秦上層 忠而能力晉而無親下層

吾聞姬姓唐叔之後上層 傳政于子玉曰以靖國下層

也靖諸內下層 治厘薛卿九月甲午晉下層

而敗諸外上層 孟明視率師伐晉以報殺下層

侯秦伯圍鄭上層 戊子敗秦師于令下層

狐至于下層

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上層 先使士會士會辟下層

于晉公口口相會口口于樂上層 掘而刑之下層

上層 公望 非禮也中二層 掘而刑之下層

晉師敗鄭荀林父將中軍上層 衛殺其大夫孔達下層

也我口乃口且告車乘甚眾上層 糶糊下層

臣不任受怨上層 糶糊下層

糶糊 子產相鄭伯幹于享下層 糶糊

糶糊 丙辰衛侯惟此餘糶糊下層

載寶以出上層 遇公子于馬路之口乃復入楚下層

上層 春王正月葬宋元公下層

晉殺祁盈上層 糶糊下層 會諸侯于呂陵為伐楚

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上層

糶糊 于是乎遷鄭于邾而改紀下層

子謂樂口曰惟寡人說子之言上層 圍人曰吾以劍

過朝下層

糶糊 召午而囚諸晉陽下層

糶糊 秋九月癸酉齊侯口口卒下層

不如死棄盟逃難上層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

我下層 太叔懿子止而飲之酒下層

糶糊 乃免胄而進上層 衛侯文子欲納之下層

及瓜而代期上層 夫人姜氏薨冬十有二月下層

糶糊 嘉父逆晉侯于隨上層 周內史聞之曰下層

糶糊 豈其没于乾谿下層

糶糊 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上層 此只三層 糶糊莫辨

二十二年春正月命于口上層

上層中二層下層俱模湖莫辨

上層模湖莫辨

秦楷記與論語碑同見後

臣聞之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自古聖王在上則君師之任歸于一故堯舜之世萬邦咸寧比屋

可封者治教之明效大驗也仰惟主上以天錫勇智

撥亂世反之正又於投戈之際親御翰墨盡書六經

以及論語孟子左氏傳朝夕從事為諸儒倡口因得

請刊石于園子監頒其本編賜泮宮堯舜君師之任

乃幸獲親見之夫以乾坤之清口世道之興起一人

專任其責所為經綸於心表儀以身者勤亦至矣所

望於不應者豈淺哉詩不云乎思皇多士生此王國

王國克生維周之翰臣願與學者勉之紹興十有三

年秋九月甲子太師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兼樞密使監修國史兼提舉寶錄院提舉詳定一

司勅令提舉編修玉牒所魏國公臣秦檜記此記兩

論語碑末一在左傳碑末兩碑文同今取左傳碑錄

之微有異者治教之明效大驗也論語碑末取左傳碑錄

錫勇智論語碑作衣紹弓口投戈之際論語碑除作

願思皇多士論語碑作濟濟多士維周之餘論語碑

除作寧十有三附記于此

高宗紹興十三年三月出御書左氏春秋宣示館職

年故翰林學士承旨東平徐公持浙西行部使者節

節治所西偏為書院後為尊經閣閣之北為書庫寔

始收拾宋學舊版設司書掌之宋御書石經孔門七

十二子畫像石刻咸在焉表白

世祖至元中致遠為杭州總管府推官西僧楊璉真

加作浮屠於宋故宮欲取高宗所書九經石刻以策

基致遠力拒之乃止元史中層

至元二十五年二月毀宋故宮為佛寺從梁哥及楊

璉真加言凡宋宮殿郊廟悉毀為寺復欲取宋高宗

所書九經石刻為浮屠基推官申屠致遠力拒止之

續通鑑綱目宋元通鑑並同續資治通鑑

宋高宗皇帝御書石經紹興十三年知臨安府事張

敦摹勒上石淳熙四年詔知府趙璠老建閣于木學

題曰光堯石經之閣置石其下洪邁曾惇楊冠卿葉

紹翁李心傳陳騏王應麟潛說友紀之詳矣宋亡學

廢為肅政廉訪司治所西僧楊璉真伽造白塔于行

宮故址取其石壘塔杭州路廉訪經歷申屠致遠力

持不可然已損其什一元至正間即治所西偏建西

湖書院以祀先師設有山長掌書庫其後明常熟吳

訥乾州宋廷佐先後巡按浙江或覆之廊或毀以頷

六月出御書周易尚書委知臨安府張澄刊石頒諸

州學十四年正月出御書尚書十月出御書毛詩十

六年五月又出御書春秋左傳上又書論語孟子皆

淳熙四年二月十九日詔知臨安府趙璠老建閣奉

安石經實碑石于閣下墨本于閣上以光堯石經之

閣為名五月二十四日稽老奏御書禮記中庸大學

學記儒行經解五篇不在太學石經之數今搜訪舊

本重行摹勒以補禮經之闕從之六月十三日御書

光堯石經之閣牌賜園子監玉海

靖康丁未夏四月皇宋中興高宗即位改元建炎

至紹興十三年癸亥通十九年金人侵凌于戈之日

居多乃能親御翰墨作小楷以書周易尚書毛詩春

秋左傳全帙又節禮記中庸儒行大學經解學記五

篇草草詔孟悉送成均九月甲子左僕射秦檜請鑄

石以頒四方卷末皆刊檜跋語石刻

高宗御書六經嘗以賜園子監及石本於諸席上親

御翰墨稍倦即命慈聖續書至今皆莫能辨四朝聞

陳基西湖書院書目序云杭西湖書院宋太學故址

也德祐內附學廢為肅政廉訪司治所至元二千八

百崇禎末廬圯乃撤諸壁中左易一書六詩十有二

禮記向有學記經解中庸儒行大學五篇今惟中庸

片石存爾其南則理宗大書御製序四碑在焉右則

春秋左氏傳四十八碑闕其首卷通計八十七碑諸

經雖非足本然書法甚工學者所當藏弄若夫秦檜

一跋已為訥推碑其詞見于學士院中興紀事本末

君子無取也曝書亭集

高宗御書石經小楷結構體整秀有晉人法論孟字體

較大而勢稍縱逸結構體在真行之間其中避諱缺筆

如殷為段恒為恒又為恒貞為貞敬為敬估為仕之

類皆不改字論語欽事而信溫良恭儉遜商因於夏

禮得見有常者孟子無辭遜之心措克在位則有責

用下欽上則并改字矣然知行不篤敬事君敬其事

之類仍不盡改蓋一時隨筆所作無義例也經文大

率與今本同唯詩鴉鴉子尾脩脩竹竿遠兄弟父母

圍極左傳焉用亡鄭以陪隣不闕秦焉取之少齊有

寵而死武王有亂十人皆與開成刻同勝於它本孟

子無唐以前石刻此碑內文王事混夷有小民之事

亦較今本為善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宋自仁宗至和中刊石經于太學汴京失守悉遭淪陷高宗南渡宗社播遷而汲汲修表章六經之業嘗謂輔臣曰學寫字不如便寫經書不惟可以學字又得經書不忘于是親書諸經宣示從臣館職為進詩歌諸州為須墨本而臨安大學悉命刊刻廊廡至孝宗淳熙四年詔京尹趙磻老建閣于太學西北奉安石經御書扁曰光堯石經之閣而又益以七十二賢黃李伯時繪像并理宗道統贊附刻諸經之末宋祚既亡太學廢為西湖書院幾遭楊璉真備之厄欲悉葺碑石以毀塔基賴廉訪申屠致遠之力阻而止明初即書院建仁和學其後改建府學徙仁和學于城隅貢院之址而石經亦昇致焉歲深零落路卧草莽間至宣德元年侍御史吳訥收得百片置之大成殿後兩廡正德十三年監察御史宋廷佐移移至府學橋星門北之兩偏覆以周廊左右屋各二十二楹國初廊圯乃嵌壁中乾隆三十六年重修學宮增建廊屋而碑之嵌壁者益加完整計碑現存者左壁易二書七詩十中庸一論語七孟子十一左傳四十九理宗序四其實九十一碑吳訥所收百片之數殆舉成數而言而參攷朱彝尊經義考所謂書六詩十二左

九經石刻為浮屠基數又不同又考新修杭州府志引錢塘縣志載紹興二年宋高宗御書孝經詩書左傳論語孟子禮記五篇諸家皆不言御書有孝經此有孝經而無易經必是孝經即易經之訛且御書頒於紹興十二年非二年皆志誤也府志又引武林石刻記云春秋三十二碑書六易二詩十論語七孟子十一中庸一所載春秋尚書之數與今不同又引宣德年楊清記云易二書七詩十春秋四十八論孟中庸十九今左傳四其十六書經四其一然則此碑在宣德年已有佚反不及今存之多也經義考所載不同殆據傳說未嘗親見揭本其云通計八十七碑仍與今現存者合潛研堂所收祇七十七碑非全揭也然自玉海以下諸書皆不言當時刻石其若干碑今存八十七碑之外不知亡者實有幾何石刻鋪叙言卷末皆刊檜跋語似乎各經之末皆有檜記今惟見論語左傳二經然尚書中庸皆已見終卷未見檜記毛詩據潛研跋有檜記此揭失之曝書亭集言秦檜一跋已為吳訥推碎今兩碑之跋儼然蓋訥所推碎者乃宜聖及弟子贊之跋非石經也檜記作于

傳四十八則又不合殆誤也

君集

按南宋石經諸書紀述言之詳矣然高宗書經之數諸說間有不同如秦檜記云親御翰墨盡書六經以及論語孟子左氏傳是論孟左傳之外先有六經而不詳晰其經名据玉海則紹興十三年十六年兩次出左傳十三年十四年兩次出尚書十三年出周易十四年出毛詩十六年出論語孟子是在紹興時先後出者易書詩左傳論孟六經與檜記之論孟左傳在六經外者不合以臆度之檜殆泛指六經非實數也玉海又載御書禮記五篇不在太學石經之數淳熙四年趙磻老搜訪舊本重行摹勒以補禮經之闕既云不在太學石經之數是太學原未嘗刻禮記五篇矣而又云搜訪舊本重摹補闕似乎別有石刻補入太學者則玉海所載語未甚晰也据石刻鋪叙言先書易書詩左傳全帙又節禮記五篇章章語孟悉送成均是易書詩左傳四經在前禮記語孟三經在後微與玉海次叙不同而語孟是正行書非章草與今石本不同四朝間見錄但言御書六經不晰言經名與檜記玉海俱不同續資治通鑑則又言高宗所書

紹興十三年九月是年正月詔以錢塘縣西岳飛宅為太學其宣示左傳在是年三月其出御書易書刊石頒諸州學在是年六月其以左傳語孟立石太學在十六年五月其建閣奉安諸經在孝宗淳熙四年是紹興十三年六月但以刊石頒諸州學然檜記則已有得請刊石國子監頒其本偏賜泮官之語是得請立石太學始於十三年至十六年漸次刻成要知此工非一年所能畢也經是高宗御書而四朝間見錄言稍倦即命憲聖續書憲聖者吳皇后也史傳載后頗知書博習書史善翰墨寵遇日盛由姚儀進貴妃紹興十三年立為皇后而不詳其嘗續書諸經季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稱其讀書萬卷翰墨絕人潛說友咸淳臨安志載西湖石人嶺下時思薦福寺有后書金剛經石刻則后之書諸經理固宜然其書經之時亦在立后之前後也此碑為乾隆壬寅之冬袒在武林修西湖志暇時躬詣府學周覽左右廊壁命工全搨以歸諦審數過惜其殘泐太甚其經文與前代石經及今行監本異同處皆不及詳及姑就諸說之不同者辨而識之碑在紹興年諸州學皆有賜

本計當時權拓不下數百十本迄今僅閱數百年
海內州學固皆散佚無存即金石藏書家從不聞
有宋榻流傳者使得見一本俾有全文可讀且可
校板本之異同其欣快爲何如耶

蕪湖縣新學記

碑陰額高五尺七寸廣四尺二十四行
行四十六字正書篆額在蕪湖縣學

蕪湖縣新學記

學校者教化之官美俗善治由此出也三代聖王靡不
尚之自一家一鄉一國上達王都無不立學故能薰蒸
陶冶草易民情不自知而趨於善焉辟諸天地山川之
氣滲漉浸灌無跡可尋而勾萌孕甲短長小大自生自
植孰知亭毒之功哉 皇帝嗣位十有七年即

行在所建國學收召英髦張官立師教養其中天下翕
然知 上意之所嚮也八月上丁蕪湖縣釋奠于

先聖先師邑子鵠立碁布以陪祀事凡在位者百人
童子不獲預升降駿奔之列而觀禮於旁者亦復稱是
鄉人父老咸歎相禮之盛儀矩之肅雖承平無事之前
有不逮及益知上之化下疾於影響也獨廊廡焚圯墻
壁頽壞一室巋然丹堊漉漫生師無所舍禮器無所處
視浮屠老子之宮彼非 朝廷尊崇無學士大夫歸

立遂幕紛然動數百年未易刮濯是以聖人之學益

泯泯而不著見三代事功亦不見於後世也大哉

吾君之訓曰學者當以孔孟爲師嗚呼非堯舜文王爲

他道捨此將安之邪學既立矣諸君肄業於此游息於

此苟能造次頓沛不忘 大訓而求孔孟之宗僕未

老也尙能見此縣英髦俊造之士彰明先聖人之道發

爲事功於天下尙不負縣大夫所以建立學宮之意諸

君勉之僕非敢勵諸君也亦自勵也紹興十二年歲次

癸亥十二月十日左迪功郎縣尉陳長方記并書丹

右迪功郎王簿章東篆額

右從政郎縣丞錢世忠立石

龍骨塔銘

碑通額高三尺五寸廣二尺五寸十三行
行十七字通額並正書在襄城縣福嚴寺

隱庵修信述

右口職郎游國佐題額

金華老僧嚴公於所居後洞獲龍牙角各雙并大骨類

若乎頰頰齶齶者十數枚其昔夢巨人縞衣告曰此山

神龍所依樵牧觸穢龍且去矣今德人泄吾境山復清

潔龍當還來此其說口口之吉祥嚴公異之乃即洞旁

大磐石上累巖爲浮圖盡取其牙角骨等藏焉是歲紹

往其徒嚴奉廟貌儼若縣吏相尤以爲詬病非一日矣

知縣事石承議即楊援奮然出力知當任咎曰吾嘗備

材子某積財于某於此不用其將何如立召梓人匠師

相與謀作室規範卷築先興萬杵雷動斤斲朽壤陶茅

丹覆辟工獻能疾於難刈爲講堂齋官廊無門闕凡四

十楹繪從祀諸子於廡下又率縣僚巨子相與釋菜於

是縣民上下始信學校爲教化之官而含齒戴髮之類

不可一日亡學也屬筆於僕使爲之記因爲之言曰蕪

湖地里不見於大經前漢尙爲東諸侯之國後漢封蕪

湖侯始見於書晉元帝南渡之後蕪湖名字班班見於

書矣明帝討王敦陰察其營壘帝紀地里志皆以爲于

湖世俗訛而爲湖陰至唐隸宣之管蓋 本朝太平興國

中以當塗爲州遂爲屬縣前人故蹟則晉明帝留觀之

地王敦之故壘温太真李太白之所經行也餘刻遺臭

歷歷可考宜其學士大夫之盛與後來之秀甲於他縣

然而學之源委要在知正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宗學

之正統也孟子既沒諸子百家遽起學者無以折衷之

刑名爲申商縱衡爲儀秦清淨爲黃老寂滅爲浮屠去

聖人益遠一時名公卿又各以其所好尙取堯舜禹湯

文武周公之名綴飾申商儀秦黃老浮屠之實標的一

與甲子三月也銘曰

邀神龍兮去何之宛靈骨兮見於斯巨人夢兮審前知

休徵告兮豈吾欺建浮圖兮澗之涓回磐石兮磨歷屢

德人粒兮境毋嚮嗟若龍兮歸何時

按陝西通志福嚴寺在襄城縣西南九十里即金

華寺寺前有仙人真身洞并龍骨塔銘即此碑也

老僧嚴公通志作嚴公甲子爲紹興十四年

勅封廣惠侯誥

碑通額高六尺二寸廣三尺五寸作三層書上二層
勅旨共十五行行九字七字不等下層除首幹緣市

戶錢雙行小字別列外十九行
行十三字行書篆額在溧水縣

勅建康府溧水縣正顯廟神風者惠政懷于一方

遺愛流傳廟食殊久凡雨暘之所禱皆響應而感通功

既及民可無褒典錫茲美號寵以侯封永孚靈休副我

顯渥可特封廣惠侯奉

勅如右牒到奉行

紹興十七年六月二十二日

告廣惠侯奉

勅如右符到奉行

紹興十七年六月二十四日下

人皆知作善於顯明之中者必獲陰祐殊不知陰德

橫被於民者亦有陽報惟 侯惠政在人尸祝之敬

鑿口有口迨及 我宋 靈休益顯升聞于

命書鼎來邑人歡喜踴躍思口 聖訓用彰 侯

德既刻堅珉且屬衡為之詞衡嘗謂神人本一心幽

顯無二道非悟釋氏即色即空達蒙莊口而不言之

說者未易語此後之口茲邑者心存是道而盡力於

民庶被 賢侯可以無愧軋道三年歲在丁亥春正

月庚子朔左口奉郎知建康府溧水縣主管學事勳

農營田公事兼兵馬都監無主管圩田賜緋魚袋李

衡謹書

幹線市戶錢口朱升吳升李安柴口口口張彥陳

貴鐘元翹思慶朱全吳四六尹口口 潘壽隆刊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八終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九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

宋二十七

李龍眠畫宣聖及七十二弟子像贊

像共十五石各橫廣五尺六分高一尺五寸每石五
像或六像四言贊八句第一石宣聖贊十二句並正
書在杭
州府學

高宗御製并書

朕自睦隣息兵首開學校教養多士以遂忠良繼幸太

學延見諸生濟濟在庭意甚嘉之因作 文宣王贊

機政餘閒歷取顏面而下七十二人亦為製贊用廣

列聖崇儒右文之聲復知師弟子間纓弁森草

精繹思之訓其於治道心庶幾焉

孔丘字仲尼魯人開元廿七年制追謚為文宣王

大哉聖宣 斯文在茲 帝王之式 古今之師

志則春秋 道由忠恕 賢於堯舜 日月其譽

維時載雍 哉此武功 肅昭盛儀 海寓聿崇

顏面字子淵魯人贈充公

德行首科 顯冠學徒 不遷不貳 樂道以居

食茨甚忠 在陋自如 巨稱賢哉 豈止不愚

開損字子憲魯人贈費侯

天經地義 孝哉閔壽 父母昆弟 莫聞其言

汗君不仕 志氣軒軒 復我汶上 出處休焉

冉雍字仲弓魯人贈薛侯

懿德賢行 有一則尊 子也履之 成性存存

駢角有用 犁牛莫論 刑政之言 惠施元元

冉耕字伯牛魯人贈鄆侯

德以充性 行以潔身 二事在躬 日躋而新

並驅賢科 得顏與隣 不幸斯疾 命也莫伸

冉求字子有魯人贈徐侯

循良之要 在於有政 可使為宰 千室百乘

師門育材 治心扶性 退則進之 琢磨之柄

言偃字子游吳人贈吳侯

道義正己 文學擅科 為宰武城 聊以弦歌

制雞之試 牛刀謂何 前言戲爾 博約則多

宰予字子我魯人贈齊侯

辯以飾詐 言以致文 苟弗執禮 巨莫釋紛

朽木莛牆 置不足言 言語之科 靈然有聞

仲由字子路魯人贈衛侯

升堂惟光 千乘惟權 陵暴知非 委質可賢

折獄言簡 結纓禮全 惡言不耳 仲丘賴焉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贈黎侯

謙德知二 器實瑚璉 動必幾先 孰並其辯

一使存魯 五國有變 終相其主 譽處悠遠

卜商字子夏衛人贈魏侯

文學之目 名重一時 為君子儒 作魏侯師

不可後禮 始可言詩 假蓋小嫌 聖亦不疵

林放字子丘魯人贈清河伯

禮之有本 子欲啓問 大哉斯言 光昭明訓

德輝泰山 誣祭莫奮 崇茲祀典 壺水令聞

樊須字子遲齊人贈樊伯

養才以道 聖人兼濟 始謂不仁 問鮑良喜

寓志農圃 似睽仁義 學稼之辭 豈姑捨是

澹臺滅明字子羽武城人贈江伯

惟子有道 天與異容 狀雖云惡 德則其豐

南止江通 學者雲從 取士自茲 貌或非公

曾參字子輿南武城人贈鄭伯

夫孝要道 周訓群生 以綱百行 以通神明

因子侍師 荅問成經 事親之實 代為儀刑

公冶長字子長齊人贈莒伯

子長宏度 高出倫輩 雖在縲紲 知非其罪

惟時義方 有子誠孝 怡怡聖域 俱膺是道

暮春舞雩 詠歌至教 師故與之 和悅宜召

巫馬施字子旗魯人贈鄭伯

天清日明 密雨曷有 師命持蓋 子亦善扣

惟夫子博 三才允究 學者之樂 所得遂茂

公冶哀字季次齊人贈鄭伯

周襄僞隆 政在群公 廉恥道微 家臣聿崇

不為屈節 撓默自容 子於是時 凜然清風

漆雕徒父字子期魯人贈須句伯

遐想子期 挾築聖帷 涉道是嗜 惟士可縻

在德既賢 在名迺垂 洋洋之風 逮今因馳

顛孫師字子張陳人贈陳伯

念昔顛孫 商德與隣 學以千祿 問以書紳

參前倚衡 忠信是遵 色取行違 作戒後人

高柴字子羔衛人贈共伯

婉彼子羔 受業先聖 宗廟之間 一出乎正

克薦於孝 非愚乃令 師知其生 有輝賢行

榮旂字子祺魯人贈雩婁伯

伯茲雩婁 務學實著 三千之位 七十是預

純德備行 夫子所采 以子妻之 允知英爽	公西箴字子上魯人贈祝阿伯	猗尔子上 魯邦之望 以德則貴 惟道是唱	師聰師明 友直友諒 伯於祝阿 儒風斯暢	原憲字子思魯人贈原伯	賦彼窮閭 達士所哀 邦無道穀 進退孰倫	敝衣非病 無財乃貧 賜雖不悛 清節照人	有若字子有魯人贈卞伯	人稟秀德 氣貌或同 而子儼然 溫溫其容	兩端詰問 未荅機鋒 以禮節和 斯言可宗	鄭國字子徒魯人贈榮陽伯	伯夫榮陽 實惟令德 優入聖門 過不留跡	道以目傳 妙則心識 倚歎偉歎 後代之則	商澤字子季魯人贈睢陽伯	邈矣子季 睢陽是伯 屏息受業 延教登席	未踐四科 困涉六籍 祀典載之 好是正直	秦非字子之魯人贈汧陽伯	樂善拓土 伯于汧陽 傳道克正 垂名允臧	款德以洪 用心必剛 表廣業履 式贊素王	曾藏字拒魯人贈宿伯	秦祖字子南秦人贈少梁伯	秦有子南 蜚聲並作 守道之淵 成德之博	藪若鑄金 契猶蒺藜 歷世明祀 少梁龍爵	陳亢字子禽陳人贈穎伯	惟禽之問 從容其經 求以異聞 詩禮云爾	請一得三 誠退而喜 且知將聖 不私其子	梁纘字林魚齊人贈梁伯	室家壯年 無子則逐 見於信史 全齊之俗	原本厥初 師言可復 以學則知 揆之亘薦	冉孺字子魯魯人贈紀伯	紀伯子魯 聖學是務 厲己斯的 好問乃裕	周旋中規 容止可度 允矣昔賢 後世所慕	顏之僕字林魯人贈東武伯	賢行顏林 親承尼父 志銳所期 道尊是輔	泥在鈞陶 木就規矩 終廢好爵 揚名東武	石作蜀字子明秦人贈石邑伯	在昔石邑 能知所尊 懋依有德 克述無言	鼓篋槐市 揚名里門 此道久視 彼羨長存	顏高字子驕魯人贈琅邪伯	琅邪之伯 其惟子驕 微言既彰 德音孔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已觀雲舞 同聽齊韶 應千百禮 政想高標
邽巽字子斂魯人贈平陸伯

彼美邽子 先聖是承 墻仍已及 堂陛將升
良玉斯琢 寒水必冰 錫壤平陸 茂實壽騰

任不齊字選楚人贈任城伯
任城建伯 其表曰選 淋問雅馳 才華清遠

競辰力行 愛日匪勉 孔教崇崇 令緒顯顯
顏無繇字路魯人贈杞伯

人誰無子 爾嗣標奇 行為世範 學為人師
請車誠非 願匪其私 千載之下 足以示茲

曹卣字子循蔡人贈曹伯
肅肅曹伯 王室之裔 積習樂道 切瑳明義

惟善則主 爾德是類 史筆有煥 令名永紀
縣成字子祺魯人贈鉅野伯

至聖立教 子祺安雅 擅譽魯邦 啓祚鉅野
煌矣風猷 時哉用捨 出倫離羣 後學是假

顏會字子聲魯人贈朱虛伯
褒錫朱虛 在器輪輿 儒室振領 聖門曳裾

賢業得蘊 美材以摭 百世不刊 載觀成書
孔忠字子茂魯人贈汶陽伯

伯虔字子折魯人贈聊伯
有懷子折 全魯之彥 儒行既名 聊伯乃建

兢兢受道 奕奕戢弁 懿選嘉訪 世享馨薦
南宮括字子容魯人贈郊伯

先覺既位 管履並馳 尚德君子 尔乃兼之
羿昇可慚 禹稷可師 三復此道 載觀白圭

公孫龍字子石楚人贈黃伯
黃伯著祀 公孫是云 弥縫中道 協輔斯文

歲修方異 漸漬其勤 史詞不忘 播寫清芬
廉絜字庸衛人贈莒父伯

兄弟之邦 士有廉庸 涵泳素教 表揭儒宗
杏壇探賸 洙泗從容 作興一時 莒父其封

林仲會字子期魯人贈瑕丘伯
瑕丘祚邑 子期是為 親訓有日 廣業于時

四教允隆 五常以持 比肩俊傑 聞望斯垂
商瞿字子木魯人贈蒙伯

易之為書 彌合天地 五十乃學 師則有是
子能受授 洗心傳世 知機其神 宜被厥祀

司馬耕字子牛宋人贈向伯
手足甚親 志異出處 雖將為亂 子迺脫去

惟子挺生 道德之門 佩服至論 鯉則弟昆
三得三亡 所問殊溫 君子歸必 義不掩恩

狄黑字哲衛人贈臨濟伯
仰止狄哲 抱負淵通 游泳德化 揚厲素風

偉識既異 持教乃隆 厥志茂焉 誌祀無窮
漆雕哆字子斂魯人贈武城伯

子斂受封 爰居武城 臺臺其間 翩翩其英
捭衣特習 頌學日明 誕敷孔教 爵里疏榮

申根字子續魯人贈魯伯
剛毅近仁 志操莫渝 性匪祝鮀 面豎子都

有一於此 剛名可圖 云慾則柔 蓋生之徒
壤駟赤字子徒秦人贈北微伯

式是壤伯 昭乎聖徒 執經請益 載道若無
詩書規矩 學問楛楛 得時而駕 領袖諸儒

旭之常字子恒魯人贈乘氏伯
開國乘氏 有德斯彰 參稽百行 贊理三綱

自拔行閑 榮名甚光 在史藹藹 應久弥芳
公祖句菱字子之魯人贈期思伯

惟彼子之 錫伯期思 與賢並進 得聖而師
彬彬雅道 翼翼令儀 上目至言 廟食不察

在汚能絮 危而有慮 內省若斯 何憂何懼
遠琰字伯玉衛人贈衛伯

有衛伯玉 夫子與居 寡過未能 若贊使乎
以屍諫君 友則史魚 果得進賢 爛然蘭書

公西赤字子華魯人贈郟伯
學者行道 做繻亦稱 使齊光華 偶為肥輕

周急之言 君子所令 答問允嚴 理皆先經
公伯僚字子周魯人贈任伯

人有賢否 道有慶興 子如命何 營營震驚
季孫雖或 景伯莫平 師資一言 秩祀亦懲

漆雕開字子開魯人贈滕伯
仕進之道 要在究習 具臣而居 咎欲誰執

斯未能信 謙以有立 闕里說之 多士莫及
密不齊字子賤魯人贈單伯

君子若人 單父之政 引肘寤君 放魚惠令
傳郭勿獲 遂能制命 百代理邑 用規觀聽

燕伋字思秦人贈漁陽伯
師席高振 大成是集 至道克傳 賢達斯執

善道云表 儒風可立 漁陽之士 得政而及
申黨字周魯人贈郟陵伯

洗侏申周 四科與儔 逸駕文囿 鼓柝儒流

冠珮既燕 言動允休 卻陵得封 可想清修

琴牢字子開衛人贈南陵伯

多能鄙事 聖人曲意 惟其知之 是以不試

宗魯雖友 弔必以義 尚師嘉言 祀亦用春

秦商字子丕楚人贈上洛伯

孔父秦父 相尚以力 俱生賢嗣 相與以德

是父是子 致詰疇克 會弁儒林 令名無極

步林乘字子車齊人贈淳于伯

勉勉子車 封邑淳子 親炙避席 惟諾趨隅

發微既博 雅道是扶 抑可尚也 不亦美乎

顏宰字子柳魯人贈蕭伯

孰封于蕭 實惟子柳 夙飭格言 克遵善誘

明德斯馨 賢業所就 以侑於儒 傳芳逾茂

奚容蒧字子指魯人贈下邳伯

雜容子指 已望堂室 幼則有造 成則祖述

文采日化 儒効力彌 永觀厥成 德音秩秩

冉季字子產魯人贈東平伯

東平子產 性著盛時 奉師於塾 誦道之微

答問其敏 婉妙以思 井降陸廉 尚想英姿

蓋為當時言恢復者發也嗚呼靖康之禍二帝蒙塵

汴都淪覆當時臣子正宜枕干嘗膽以圖恢復而槍

力主和議攘斥眾謀盡指一時忠義之言為狙詐權

譎之論先儒朱熹謂其倡邪說以誤國挾虜勢以要

君其罪上通于天萬死不足以贖者是也昔龜山楊

先生時嘗建議罷王安石孔廟配享識者避之訥一

介書生幸際 聖明備員風紀茲於仁和縣學得

觀石刻見槍之記向與圖贊並存因命磨去其文庶

使邪說之說姦穢之名不得廁于聖賢圖像之後然

念流傳已久謹用備識俾後覽者得有所考云

宣德二年歲在丁未秋七月朔巡按浙江監察御史

海虞吳訥識

教諭林賢訓導劉數摹勒于石

右孔子并七十二弟子像上有宋高宗贊附以荷書

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秦檜記不知何人書檜

所謂搢紳之習或未純乎儒術顧馳騁狙詐權譎之

說以徽幸於功利益指當時言恢復者昔齊襄公復

九世之讎春秋大之則夫言恢復者未必與孔子異

意也詎可一切以功利目之乎檜作此記時距其卒

后處字子里齊人贈營丘伯

溫溫子里 入間至聖 撐道之華 秉德之柄

深造闢域 不乖言行 全齊之封 竹素為盛

左人野字行魯人贈臨淄伯

伯彼臨淄 左行稱賢 踰蹤十指 秀穎三千

心悅誠服 家至戶傳 樂只君子 文聲益宣

秦冉字開蔡人贈彭衙伯

彭衙高士 經籍是親 養成德藝 協於舜倫

展績聖道 斯肖素臣 優哉游哉 學以致身

樂教字子聲贈昌平伯

樂氏子聲 錫爵昌平 信道之萬 見善乃明

引領高節 載惟思誠 先賢聿集 出為時英

右宣聖及七十二弟子贊宋高宗製并書其像則李

龍眠磨所畫也高宗南渡建行宮于杭紹興十四年

正月始即岳飛第作太學三月臨幸首製先聖贊後

自顏淵而下亦撰辭以致褒崇之意二十六年十二

月刻石子學附以太師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兼樞密使秦檜記槍之言有曰孔聖以儒道設

教弟子皆無邪雜背違於儒道者今指紳之習或未

純乎儒術顧馳狙詐權譎之說以僥倖於功利其意

說猶與圖贊並存口口出之以俟覽者詳焉

右宣聖及七十二子像贊史記載孔子之言曰受業

身通者七十有七人其姓名具于列傳家語所載亦

七十七人無公伯僚秦冉鄭軍而有秦年陳亢縣亘

惟文翁禮殿圖作七十二人而圖亦罕傳林放蓬瑗

二人史記家語不載而禮殿圖有之其它不可知矣

政舊唐書禮儀志載開元二十七年制贈公者一人

侯九人伯六十七人與史記七十七人之數合然杜

氏通典載諸賢封號則贈伯者實七十二人

典所載除十哲外自計七十三人係增入蓬瑗林放

陳亢申振琴琴張六人按琴琴張本一人通典

於琴張云贈南陵伯於琴年但 蓋十哲之外別有七

云贈伯而無地名蓋重出也

十二賢兼史記家語禮殿圖所互見者而數之也宋

大中祥符二年追封閔子以下九人為公會子而下

六十二人為侯并充國公為七十二弟子大觀二年

追封公夏守等十人侯爵預祀典則仍別七十二賢

子十哲之外矣思陵撰七十二子贊較之祥符所追

掩不孝之名則數典而忘祖又在所不足責而如秦
檜之姦刑無學亦豈能援引典故以證人主之誤哉
碑立于紹興二十六年十二月明宣德二年巡按浙
江監察御史吳訥磨去檜跋自爲文識其本末堂金

七十二弟子姓氏爵里異曰攷

顏回字子淵魯人贈充公

閔損字子騫魯人贈費侯

冉雍字仲弓魯人贈薛侯

冉耕字伯牛魯人贈鄆侯

冉求字子有魯人贈徐侯

言偃字子游吳人家語作魯人贈吳侯

宰予字子我魯人贈齊侯

仲由字子路卞人贈衛侯大中祥符曲阜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贈黎侯

卜商字子夏衛人贈魏侯咸淳臨安

林放字子邱朱彝尊弟子魯人贈清河伯

樊須字子遲齊人語作魯人朱考同 贈樊伯朱考

澹臺滅明字子羽武城人贈江伯

高柴字子羔史記作子臯衛人本史記鄭注家語作齊人

贈共伯

榮旂家語作祈字子祺家語作子顯魯人贈雲臺伯

秦祖字子南秦人贈少梁伯曲阜碑無少字咸淳

陳亢字子禽家語又云陳人贈穎伯諡文云論

梁鱣史記云一作梁鱣字叔魚曲阜碑字子魚咸

冉孺曲阜碑字子魯家語作子魚史記云一作魯人

贈紀伯

顏之僕字叔家語曲阜碑朱魯人贈東武伯

石作蜀家語作子蜀字子明秦人史記鄭注作成贈石

邑伯

顏高家語名產今本字子驕魯人贈琅瑯伯

鄧巽尚史作鄧漢諱攷之劉氏作鄧巽字子欽家語

魯人贈平陸伯

任不齊字選家語曲阜碑朱楚人贈任城伯

顏無繇字路曲阜碑作子路魯人贈杞伯

曹卣字子循蔡人贈曹伯曲阜碑

縣成字子祺本史記家語作子

顏噲字子聲魯人贈朱虛伯

曾參字子輿南武城人曲阜碑贈邾伯

公冶長家語云名其字字子長曲阜碑齊人本史記家

朱考

公西蒧家語作字子上魯人贈祝阿伯史記有二

如字字上一日公西蒧字子上曲阜碑亦有二人

祝阿伯朱考亦有二人公西蒧如字字上齊人

原憲字子思魯人本史記鄭注家語贈原伯

有若字子有魯人贈下伯曲阜碑

鄭國本史記李錡尚史云家語薛邾字子字子徒魯

人朱考不贈棠陽伯

商澤字子季家語作子魯人贈睢陽伯

秦非字子之魯人曲阜碑贈沂伯

曾威曲阜碑字皙曲阜碑魯人朱考贈宿

伯

巫馬施字子旗本史記家語作子期魯人本史記鄭

人贈鄆伯

公皙哀家語作字季次齊人家語作贈郟伯曲阜碑

漆雕徒父家語作字子期家語作子文史記鄭注

云字魯人朱考不詳里居

顏孫師字子張陳人贈陳伯

孔忠家語作孔飛孔子子蔑魯人贈汶陽伯

狄黑字皙家語作皙之曲阜魯人曲阜碑

漆雕哆字子欽曲阜碑魯人贈武城伯

申棖字子績魯人贈魯伯咸淳志

壤駟赤字子徒家語作秦人贈北微伯曲阜碑作化

伯

施之常字子恒家語作魯人贈乘氏伯

公祖句茲家語作字子之魯人贈期思伯

伯虔家語作字子析家語作子皙魯人贈聊伯咸

伯

南公冶本史記家語曲阜碑朱考字子容魯人贈邾

伯

公孫龍家語字子石楚人本史記鄭注孟子注贈黃

廉絜朱考字庸家語作子曹咸淳衛人贈莒父伯

叔仲會字子期魯人本史記鄭注贈瑕邱伯

商瞿字子木魯人贈蒙伯

司馬耕家語作字子牛咸淳志宋人贈向伯

蘧瑗字伯玉魯人曲阜碑贈衛伯朱考不列姓名謂

復著錄恐滋後學之感也

公西赤字子華魯人贈郃伯

公伯儵史記作公伯繇或云即申字子周魯人贈任伯繇曲阜碑咸淳志俱作儵

漆雕開字子開本史記家語曲阜碑朱考俱作子若魯人家語曲阜碑宋考俱贈勝伯

密不齊字子賤魯人贈單伯家語曲阜碑朱考俱作子思秦人詳里居贈滄陽

申黨本史記曲阜碑同家語作申穰或作穰史字周家語曲阜碑朱考俱作申穰亦作穰字周家語曲阜碑朱考俱作申穰亦作穰字周

秦商字子不本史記家語曲阜碑朱考俱作秦商步叔乘本史記家語曲阜碑朱考俱作步叔乘

顏幸字子柳魯人贈蕭伯朱考俱作顏幸奚容蒧家語作奚容蒧字子皙家語作奚容蒧魯人史記正義

冉季字子產魯人贈東平伯家語作冉季后處家語作后處字子里家語作后處齊人贈營邱伯

左人鄆家語作左人字子行家語作左人魯人贈臨淄

龍眠慶所畫龍眠是其自號慶則單舉其名一字而省其公字也公麟致仕於元符三年則當卒于徽宗之世距高宗題贊刻石不過五十餘年殆由畫像流傳江南高宗得而製贊以刻石也然高宗製贊並不言及公麟之畫或其語在秦檜記中今檜記磨去不可知矣像祇七十二人每像所題贈爵皆仍唐開元之舊則宜依唐封七十七人之數而乃少五人且又與真宗祥符製贊立石曲阜之數不合誠不能明其故也孔子弟子見於諸書者上自史記家語禮殿圖通典通考其製贊立石者先有真宗曲阜孔廟碑而此碑之見於紀載者有成淳臨安志及杭州府志然其姓名字里贈爵皆各有不同今悉取而參攷之別為同異考一篇附于諸書碑跋之後大抵諸書所載不能無傳寫之訛曲阜碑雖係石刻亦明人重摹此碑或亦不免沿襲舊誤皆不能定其孰是也龍眠畫世有摹本細筆鈎勒裝成卷子矜為真蹟細玩之似皆從此碑摹出者此碑在當時或從真蹟鈎摹或徑用真蹟上石皆不可知樂欬贊後有御書之寶并勒于石而不署年月吳訥所云二十六年十二月者殆

伯

秦冉字開曲阜碑朱考蔡人宋考不贈彭衙伯但作子開樂欬家語作字于聲蔡人詳里居史記正

右弟子七十二人家語無林放鄭國遺瑗公伯僚秦冉申棖六人而有公良孺罕父黑陟邦縣豈原

抗公肩公夏守句井疆顏相九人又公西蒧之外多公西與如一人又史記有顏何字冉索隱引家語字稱史記康成注晉人曲阜碑有顏何字子冉

魯人贈開陽伯又曲阜碑有公良孺字子幼魯人贈東牟伯句井疆字子野衛人贈漢陽伯

按此碑十五石像贊俱橫列像右贊左宋時與石經同在太學明正德年與石經同移於仁和縣學

後移杭州府學 大清順治九年歲在壬辰十月朔杭州府儒學教授西荅王元宰捐資重立蓋豎

固轉有題記在吳訥跋後至今不遭損蝕者皆元宰之功也像為李公麟畫史傳稱公麟字伯時舒州人第進士歷泗州錄事參軍用陸佃薦為中書

門下後省刪定官御史檢法元符三年病瘵致仕既歸老肆意於龍眠山巖壑雅善畫黃庭堅謂其風流不減古人然因畫為累此碑吳訥跋所云李

亦在檜記中也

妙喜泉銘

碑高一丈三尺廣五尺三寸十二行前銘九行行二十四字後偈三行行四十字行書在鄞縣阿育王寺常住田碑陰

育王為浙東大道場地高無水僧眾苦之紹興丙子佛日禪師泉公受請住持周旋其間命僧廣募穿穴茲地為一大池鐵錡一施飛泉溢涌知州事姜公秘監見而

異之名曰妙喜無垢居士為之銘曰

心外無泉泉外無心是心即泉是泉即心或者疑之以問居士心在妙喜泉是育王云何不察合而為一居士

曰來汝其聽取妙喜未求泉在何處妙喜來止泉即發生心非泉乎泉非心乎謂余未然妙喜其丈之

紹興丁丑三月丙寅無垢居士張九成書

妙喜老僧宗泉重說偈曰

謂泉即心謂心即泉無垢居士作一弗穿有出有入有正有偏居士恁麼妙喜不然徐六檐板如見一邊泉只是泉難喚作心心只是心决非泉是義不正亦復不偏泉乎心乎亦非棄捐擬議思量十萬八千

山門監寺僧善卿立石

右妙喜泉銘張無垢撰後有宗泉說偈一首皆無垢

書也宗泉說法徑山無垢數與往來嘗論大學格物
果曰公祗知有格物不知有物格無垢言下有悟因
題不動軒壁曰子韶格物妙喜物格欲識一貫兩箇
五百泉深許可秦檜恐其議已令司諫詹大方論劾
竄泉衡陽安置張於南安軍檜死乃復泉師號住四
明育王寺而張亦起知温州此泉正宗泉在育王所
鑿也泉少為無蓋居士張天覺所知名其庵曰妙喜
遂以妙喜自號孝宗嘗書妙喜庵三字賜之故茲泉
亦有妙喜之目碑刻於唐范的書常住田碑之陰

銓同季進士也與戊午又同朝是季冬銓曰狂瞽被
譴而耕道旋亦去國十有四季而通守荏岡平糶蠻三
十季之寇乙亥日疏直忤要臣被逮賴上恩寬謫零陵
久之名其堂曰亦樂禮部侍郎張公子韶記之戊口口
廬陵胡銓感仲子雲之言而申曰銘銘曰
蔽丹族赤縲纒不辱隱巷易安鬼瞰高屋蘇補食前患
靡覆餗眉兮伐性妙口獨宿孰若茲理至樂常口我恩
古人自反而縮

按碑書於丁丑三月為紹興二十七年宗泉與張
九成以禪學相契合徑山志載宗泉寄無垢居士
一絕云上苑玉池方解東人問楊柳又垂春山堂
盡日焚香坐常憶毘邪杜口人

按此銘胡銓所作不見於澹庵文集周必大撰忠
簡公神道碑稱公年二十試太學建炎二年廷對
行在所考官初以冠多士或畏其切直寬第五即
碑所云建炎戊申銓同年進士也戊申為建炎二
年紹興和議公上書數千言大略謂王倫誘致金
使欲劉豫我秦檜腹心大臣尊陛下為石晉孫近
傳會遂參政事願辛三人頭賜留金使與問罪之
師時八年十一月也辛亥有旨銓書凶悖劫持其
削籍流昭州後改監廣州都鹽倉即碑所云紹興
戊午冬銓以狂瞽被譴也方疇史無傳張子韶名
九成除浙東提刑方辭與祠以歸未幾台除宗正
少卿權禮部侍郎碑書紹作粟別體字戊口口據

亦樂室銘
石橫廣四尺四寸五分高二尺二寸二
十二行行十字正書在零陵縣朝陽岩

即作義將仕郎林宗作霖希旦嗣宗朝宗儒宗希召作
伴錢氏廿二娘方氏十四娘與闔家眷屬等
右從言所伸情旨二月十六日恭值

揚雄有言朱丹其轂一敗則赤吾族孔子曰雖在縲紲
之中非其辜也夫丹轂榮也雄巨為憂縲紲辱也聖迺
有取憂樂豈關於榮辱也哉上饒方疇耕道建炎戊申

今將捨入
漱山普光王寺常住永充供贍俾僧行齋粥香火焚修
所得功德先用報答
四恩三有莊嚴
無上佛果菩提冀報荐

上文耕道以乙亥被逮則此當是戊寅為紹興二
十八年

先妣太君朱氏遠諱之辰特發誠心謹將本家產田式
伯肆畝一角三十步其田係在秀州華亭縣修竹鄉四
十三都坐落所有坵片字號涓段並在契約該說其田

漱山普光王寺捨田碑

碑高三尺許廣二尺四寸分上下二截上截又分三
格橫列號田畝數在右下橫列所至處下截刻捨田
情旨一通文廿五行行廿三四字不等額題吳與沈
君捨田號七字並正書在青浦縣漱山會盛三姑廟
殿左壁與會盛廟記碑兩
背相合此碑牆外東向

今將捨入
漱山普光王寺常住永充供贍俾僧行齋粥香火焚修
所得功德先用報答
四恩三有莊嚴
無上佛果菩提冀報荐

係三十五號田一十七畝三角五步 草蕩 此在籍

係三十四號田計八十畝三角五步 此在籍

係三十三號田一百五畝三角二十步 此在籍

西至竟浦 此在第一二格
之間左邊一行

東至口口 此在第一二格
之間右邊一行

水渡 此在第三格
左邊一行

史伯成田 此在第三格
右邊一行

北至水溝 此在第三格下橫
以上俱上一截

捨田入

漱山普光王寺常住情旨 承節郎沈從言謹封
南贍部洲大宋國平江府崑山縣泖川鄉大石浦西居
住清信奉三寶弟子承節郎沈從言同男將仕郎履息
婦高氏四六娘陳氏五十四娘陳氏廿一娘吉氏四八
娘孫男右修職郎起宗將仕郎佐才將仕郎作德承信

門中前亡後化一嗣宗親各願同乘巨善俱遂超升不
入輪迴徑歸極樂然後保祐門闈益秀物業榮昌子孫
傳積慶之風眷愛納自天之祐以至法界有情同霑斯
十七

利從言恭對

金僊敷宣謹疏

紹興貳拾捌年二月 日承節郎沈從言押疏

頭首智肱 定行 知事惠生 有平 道詮

住持傳法道智立石上一畝

按此碑額題吳興沈氏捨田疏捨田者為沈從言住崑山縣額稱吳興者其望也碑載捨田分三號合計其田二百二畝九角二十步然其情旨內則云本家產田二百四畝一角三十步用以步計似即今以弓計之制每一步為一弓也然今制每積弓二百四十為一畝不盈畝者則以所餘弓尺畸零之數用分釐計之未嘗云餘幾弓也此宋制不能詳攷而其以角計亦未曉其制其碑載田數前後不合亦所未詳也情旨云其田在秀州華亭縣修竹鄉四十三箇宋地理志宣和三年改嘉禾郡為秀州慶元元年升嘉興府而華亭縣則屬之入矣此碑刻于紹興二十八年宜為秀州也紹熙四年楊潛雲間志華亭管十三鄉第三為修竹鄉在縣西九十里三保十二村管里三日濮陽儀鳳驅塘而不詳四十三都華亭縣志沿革表明嘉靖一

十二年割縣西北境一鄉之半為青浦縣尋廢萬歷元年復割置青浦縣而不詳所謂二鄉者何鄉其鄉保卷內則已不載修竹鄉可知修竹鄉屬之青浦雲間志十三鄉在縣西北者為集賢鄉海隅鄉在縣西者為修竹鄉華亭志鄉保仍載集賢而不載海隅又可知集賢雖在西北仍屬華亭惟海隅當屬青浦矣青浦志鄉保最為詳晰有舊時鄉保現在鄉保參攷之舊時者有修竹鄉分中鄉上鄉上鄉內有四十二保三區為區五現在者則有華上鄉四十二保三區分五區曰三高七高九高十一高十五高而七高內有澱山小圩胡家帶朱家村北夏村疑所謂澱山小圩朱家村即今珠街鎮澱山一帶則現在之華上鄉即舊時之修竹鄉也沈氏捨田在修竹鄉當近澱山因以施之普光王寺俾其便於收穫也情旨內自稱其階曰承節郎男為將仕郎孫男為右修職郎將仕郎承信郎又稱曰太翁曰翁曰公曰兄俱為承事曰男則稱其官為司戶縣尉又有稱承信者宋史職官志載右職換文資之格從事修職換成忠郎未滿三考保義郎迪功郎換承節郎未滿三考承信郎將仕

郎換承信郎保義郎換修職郎承節承信郎換迪功郎進義校尉換將仕郎登仕將仕郎換承信郎未見有所謂承事者又修職亦未有加右字者碑所載諸階大率不過稱謂之美名未必皆實居其職而其為史志所未備者則亦可資參攷也會祖曰太翁會祖妣曰太婆皆弗見此碑其稱婦人曰幾十幾娘亦有稱四六娘八娘三九娘子九九娘子省去十字者又從言現在只一男履而現在息婦有高氏陳氏陳氏吉氏亾男四人而亾息婦有吉氏鄭氏鄭氏之下有亾沈氏曹氏龔氏但有亾字而無稱謂皆所未詳也普光王寺賜額在紹興八年沈氏施田距賜額後二十年蓋其時此寺方興也沈氏先世本出吳興為湖州之望族其遷居崑山不知始於何代據此碑則在南宋時已富而多田絲延至二三十年之久其後人有號萬三者值明洪武時太祖遷東南富戶于鳳陽沈氏與焉故其後遂微所謂萬三蓋有田多至一萬三百頃是以施田至二百餘畝不覺其多也所居泖川鄉瀕臨澱湖今地名萬圩相傳即萬三遺蹟然流俗傳聞不若碑之有據此碑依傍盡甬足垂不朽

而僻在草莽無人著錄今別找出之俾其先世祖孫兄弟街名從此顯著是亦施田之報矣

四十二章程

石七俱廣四尺高一尺五分三分前二石各三十四行餘皆三十五行每行字數十四至十八不等行正書在杭

州六和塔

四十二章程經文不錄今惟取書人銜名錄如左

特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吳興郡開國公沈該

左正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籍雲郡開國公湯口

左中大夫知樞密院事陳誠之

左中大夫參知政事陳康伯

左太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王綸

左太中大夫權吏部尚書賀允中

左朝請郎試尚書吏部侍郎兼史館修撰兼侍講葉義問

左朝請大夫試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楊椿

左朝散郎試給事中兼直學士院兼同修國史周麟之

左朝散郎試中書舍人兼權樞密都承旨洪遵

左朝散大夫充敷文閣待制提舉佑神觀楊傑

左朝奉大夫權尚書吏部侍郎沈介

左中奉大夫權尚書戶部侍郎趙令諤

左朝奉大夫權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孫道夫

左朝請郎權尚書工部侍郎王晞亮

左朝請郎權尚書刑部侍郎兼權詳定一司勅令

黃祖舜

左宣教郎試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張李祥

左朝請大夫太常少卿兼權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

公事宋棻

左朝奉大夫守宗正少卿金安節

右朝請郎守大理少卿李洪

右朝議大夫司農少卿董奉

右中大夫行太府少卿錢端禮

左朝奉大夫將作監張宗元

左朝請大夫軍器監張運

左朝請大夫尚書吏部郎中楊朴

右朝奉郎守尚書戶部郎中兼權金部郎中莫蒙

右奉直大夫尚書刑部郎中路彬

維祖宗盛時文物彬彬蔚然有典謨之風是時稽紳
鉅儒若周公弼賈公昌朝章分寫金剛經刻琢堅珉
三十二分至今蛟龍地屢翔踴躍把之而疑其飛
去也恭惟盛時文章制作上跨三代下峙兩漢道術
高士輩推明盛典命智墨法師復六和塔以折海勢
各分寫四十二章經鑄石龕山下作江湖間曠代絕
無而僅有一勝事蓋散則一大藏潰之不足聚則四
十二章藏之有餘其言與大易莊老相表裏旨哉淡
而不隱中而不濫也迦葉空法譯於前智圓訓於中
駱偃序於後咸未足以備其大哉惟眾賢舉聖典而
一新之故夷齊雖仁得孔子而德益彰顏淵雖篤學
附驥尾而行益顯是經雖微妙宏深際盛時而理益
明其趁一也時

聖宋紹興己卯冬十一月且皎

西蜀布衣武翔撰

都勸緣住持傳慈恩宗教僧 智曇 立石

此經分寫于偏宋捨撰之年人絕薰猶字如魯衛且

小朝之日為雍容文物之舉與般樂放放玩愒廢日

者同本無足評惟經文之指純正雅馴與我道亦何

以異無有荒唐蒙昧之說也

快事

右四十二章經凡四十二人人各寫一章字體大小

左朝散郎守尚書工部郎中張庭實

左奉議郎守尚書吏部員外郎兼權尚書右司郎官

周煥

左朝奉郎尚書吏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兼權

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葉謙亨

左朝奉郎尚書吏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胡沂

左朝散郎尚書司勳員外郎陳俊卿

左宣教郎守尚書司封員外郎鮑彪

左朝請郎尚書考功員外郎陳棠

左朝散郎尚書禮部員外郎楊邦弼

左朝奉郎尚書祠部員外郎兼權國子司業張洙

右承議郎尚書刑部員外郎黃子淳

左朝請郎尚書都官員外郎兼 王牒所檢討官兼

權戶部員外郎楊俊

左奉議郎守尚書比部員外郎沈樞

左朝請大夫行尚書屯田員外郎韓彥直

左承議郎秘書丞兼國史院編修官兼權兵部員外

郎虞允文

左奉議郎秘書省校書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兼權尚

書駕部員外郎洪邁

疎密不等唯允中端禮朴操西人行書餘皆真書後
有西蜀布衣武翔跋題紹興己卯十一月以史攷之
是歲六月沈該罷左相陳誠之亦罷樞密其七月賀
允中自吏部尚書參知政事矣此經畫書於五月以
前至仲冬始勒之石也自紹興己卯至今六百餘年
字跡完好如新惟思退名為後人磨去南渡石刻工
妙若此者亦不易得矣

潘研堂金

按四十二章經 萬歷杭州府志錢塘縣

塘江岸六和塔內下層嵌壁成浮屠安志六和塔

開寶三年智覺禪師始於錢氏南果園開山建塔

九級後廢紹興十二年奉旨重造二十六年僧智

曇因故基成之七層而止據曹勛撰重建月輪山

壽寧院塔記云自癸酉仲春鳩功至癸未之春五

層告成是年歲晚七級就緒癸酉是紹興二十三

年癸未則隆興元年是塔之成非二十六年也武

翔跋但言鑄石龕山下作江湖間曠代勝事不云

在塔曹勛記亦云此經嵌壁環壁刊金剛經列子

上下而不及此經意與金剛經同時而經書子已

卯歲在塔成之前四年勛記不及者或嵌壁在塔

成之後然武林石刻記但云在六和塔不詳嵌壁

歲月不知何年此碑幸在塔內無一字缺蝕獨思退之名後人磨去殆以其在相位效秦檜所為猶七十二賢贊磨去檜記之例然猶存系銜及湯字得以知其為思退也今大藏有佛說四十二章經一卷宋正議大夫安國軍節度使開國侯程輝編佛教西來元化應運略錄云准周書異記說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有光來照殿前王問太史蘇由對曰西方當有大聖人生後一千年教流比土至後漢孝明帝永平七年正月十五日夜夢金人身長丈六赫奕如日來詣殿前曰聲教流傳此土帝且集羣臣令占所夢時傳對以西方聖人聲教流傳陛下所夢將必是乎帝遂遣王遵等一十八人西訪佛法至月氏國遇摩騰竺法蘭二菩薩將白氎上畫釋迦像及四十二章經一卷載以白馬同回洛陽時永平十年丁卯十二月三十日也因以騰蘭譯經之所名白馬寺此四十二章經入中國之緣起也真宗嘗御注此經今在大藏高宗時重建六和塔成延臣四十二人取此經各書一章經文無多惟首章百三十餘字餘或數十字少者二十餘字而每章之前各署書人銜

名其人見於宋史表傳及宋詩紀事有可攷者得二十六人沈該史無傳幸輔表紹興二十五年十二月甲午自敷文閣待制前知夔州名除參知政事二十六年五月壬寅授左朝議大夫守左僕射同平章事湯思退史傳字進之處州人宋詩紀事試博學鴻詞科紹興二十五年錄禮部侍郎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未幾參大政二十六年除知樞密院事明年拜尚書右僕射侍御史陳俊卿論其技巧詐之心濟傾邪之術觀其所為多效秦檜蓋思退致身皆槍父子恩也碑所載爵號史則略之陳誠之史無傳幸輔表紹興二十六年九月乙巳自敷文閣學士除同知樞密院事二十八年二月丙申除知樞密院事陳康伯史傳字長卿信之弋陽人宣和三年中上舍丙科累知泉州秩滿三奉祠垂十年秦檜死累除吏部尚書尋拜參知政事王綸史傳字德言建康人紹興五年進士第累兼直學士院遷工部侍郎二十八年除同知樞密院事賀允中史無傳宋詩紀事字子忱靖康中為郎中紹興中拜參知政事宋史幸輔表紹興二十九年正月丁亥自吏部侍郎除參知政事

部尚書除參政碑云樞密部尚書不云珍知政事
葉義問史傳字審言嚴州壽昌人建炎初登進士第累通判江州秦檜死湯思退薦之擢殿中侍御史遷吏部侍郎兼史館修撰尋兼侍讀碑云兼侍講則史作侍讀者誤也周麟之史無傳宋詩紀事字茂振海陵人紹興十五年進士中宏詞科擢知制誥翰林學士終於知樞密院事與碑系銜不同洪遵史附洪皓傳字景嚴皓仲子試博學宏詞科中魁選賜進士出身紹興二十八年免父喪召對拜起居舍人遷起居郎兼樞密院都承旨二十九年拜中書舍人楊傑史附楊存中傳存中子官工部侍郎宋詩紀事字子寬岢嵐人居臨安紹興十五年進士仕至權工部侍郎皆與碑系銜不同趙令詠史無傳宗室世系表太祖次子燕王德昭房有少師昌國公世膺之子贈宣奉大夫令詠不詳其歷官孫道夫史傳字太冲眉州丹稜人貢入優等張浚薦於高宗賜出身累知蜀州遇事明了人目為水晶燈籠以吏部郎中入對除太常少卿假禮部侍郎充賀金正旦使還擢權禮部侍郎兼侍講黃祖舜史傳福州福清人登進士第累遷右

司郎中權刑部侍郎兼詳定敕令司兼侍講碑不言兼侍講略之也張孝祥史傳字安國歷陽烏江人紹興二十四年廷試第一授承事郎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秦檜死名為祕書省正字遷尚書禮部員外郎尋為起居舍人權中書舍人金安節史傳字彥亭歙州休寧人宣和六年擢進士第紹興初范宗尹引為剛定官秦檜死累除浙西提刑入為大理卿遷宗正少卿錢端禮史傳字處和臨安府臨安人宋詩紀事云從台之臨海與閻通判明州加直秘閣累遷右文殿修撰權戶部侍郎兼樞密都承旨與碑系銜不同張宗元史無傳附見葉義問傳云義問通判江州豫章守張宗元忤檜或以飛語事下漕臣張常先宗元道九江常先檄義問拘其舟義問投檄曰吾寧得罪不為不祥常先白檜罷去碑稱將作監矜槍死後歷官也張遷史傳字南仲信之貴溪人宣和三年進士第累兼樞密院檢詳遷軍器監莫濠史傳字子濠湖州歸安人以祖蔭補將仕郎累除湖北轉運判官未幾知鄂州召除戶部左曹郎中出知揚州碑稱兼權金部郎中史略之胡沂史傳字周仲

南宋伯紹與餘姚人紹興五年進士甲科陞沈州

縣幾三十載至二十八年始入為正字遷校書郎

兼實錄院檢討官吏部員外郎轉右司以憂去史

不言兼國史院編修官碑不言轉右司彼此互異

陳後卿史傳字應求與化人宋詩紀事紹興八年

登進士第授泉州觀察推官秩滿奏檜當國察其

不附己以為南外睦宗院教授尋添通判南劍州

未上而檜死乃以校書郎召孝宗時為普安郡王

除著作郎兼王府教授累遷監察御史殿中侍御

史權兵部侍郎碑所系司勳員外郎史略之陳崇

史無傳宋詩紀事字德召紹興二年進士官秘書

少監不言其官考功沈樞史無傳宋詩紀事字持

要一字持正德清人紹興間登第歷官太子詹事

不言其官比部韓彥直史附韓世忠傳世忠子字

子溫以父任補右承奉郎登進士第累拜光祿寺

丞二十九年遷屯田員外郎兼權右曹即虞允文

史傳字彬甫隆州仁壽人紹興二十三年登進士

宋詩紀事云按咸淳臨安志紹興二十三年秦檜當

四年張孝祥榜無二十三年宋史誤

國蜀士多屏棄檜死用薦除秘書丞遷禮部郎官

與碑作兵部者異洪邁史附洪皓傳字景盧皓季

神既嘉享民皆具依桑蠶不僮歲得大稔饒寡有養奸

允滅息民德之益深率以府君名其子邑人錢雋朱拱

等以廟宇朽弊徧走大家傍及喜拾寸積錄茲日盈月

溢增新廣舊不陋不華為外門三楹中門如之正殿三

楹後復亦如之挾以副宇繞以周廊獻殿處中露臺高

峙丹青繪事與衛悉備炳煥光采標冠一時畧屋五十

間歲四月十有八日邑人記侯誕節競為侯壽樂歌吹

吹旌纛節斧森乎其前驅僊釋威儀倡優技巧駢然而

次進侯臨之如生邑人榮之痛嘗以謂幽顯一涂神人

同道生而廉正歿則必僊否亦為神積功儲行列于上

清如府君是已於少傅樂天為叔其家瀟可知也承

相敏中為子其義方可知也承相出入將相垂三十年
府君在當時已贈至極品而史不書端朝浮家南來卜
築潭源起居飲食皆神之甚邑人以祀事見屬夫其可
辭詩曰
於惟府君 唐之良吏 有德於民 宜百世祀 偉
狀廟見 在城之東 萬石之虛 千柱之宮 羽衛
森嚴 丹青顯設 緹衣驚冕 玉戚金節 侯之淮
止 風雲肅然 顧我深民 捧祝惟虔 侯之諱止
笳鼓爭進 顧我深民 廬奉斯盡 侯既醉止

子紹興十五年始中第授兩浙轉運司幹辦公事

入為敕令所刪定官添差教授福州舉遷吏部郎

兼禮部除樞密檢詳文字與碑所載歷官全不同

餘若楊椿沈介王晞亮宋棐李洪董華楊朴路彬

張庭實周操葉謙亨鮑彪楊邦弼張洙黃子淳楊

依皆未有致末武翊啟署云十一月旦啟不繫日

而用且字此即近世毅且之所昉

深水縣正顯廟碑

碑連額高七尺五寸廣三尺七寸二十二行行四十

字隸書額題重修正顯廟碑六字篆書在深水縣

建康府深水縣重修正顯廟碑

左承議郎提舉兩浙路市舶王瑞朝詞并書

深水東門之側有廟曰正顯蓋城隍神白君祠也君諱

李康唐元和間人為官清白通濟凡作四縣令而終於

深水雖歸葬下邳然深民尸而祝之數百年不忘即縣

治為祠水旱疾癘必禱焉五代亂離未有封爵

宋一天下而茲邑望京師餘千里亦不暇上聞

天子省方東南莫幸建康 光暉所照百里而近神之

受職厥有顯報紹興十年故戶部侍郎李公朝正寔宰

深水有祈必獲以聞于 朝錫廟額曰正顯始以陰

功受 帝御書後進封廣惠侯緝章信列于五等

氣斯大餘 年豐俗樂 民飽而歌 侯既歸止 里

閭咸仰 尸而祝之 家有遺像 少傳之叔 承相

之父 中興天子 奠冊斯舉 在唐有聞 在宋有

光 佑我深民 億歲無疆

乾道元年冬十一月甲子左朝奉郎知縣事李魚立

石 刊者潘壽隆

按深水縣宋屬建康府即今之江寧府也縣有城

隍廟額曰正顯神為唐縣令白君諱季康即唐相

敏中之父兩唐書無傳即敏中傳亦不附見舊書

敏中傳稱敏中為居易從父弟新書作從祖弟据
居易之父名季庚宰相世系表季庚為知節之子
居易從伯非父也今本世系表知節下誤空一格
之居易父名鎰官單令與季康為從兄弟傳稱居
易其先太原人後家韓城又徙下邳碑故云歸葬
下邳碑又云皇宋一天下而茲邑望京師餘千里
宋史地理志深水為次畿蓋南渡後定都臨安則
深水為次畿碑亦似指南渡而言若初一天下都
汴深水去京師較遠不止千里不得為次畿也廟
為紹興十年李朝正作令時聞于朝賜額重修朝
正後官戶部侍郎碑紀其治績而史無傳碑立于

乾道元年距修廟又二十六年神以四月十八日
誕節邑人競用鐃歌鼓吹旌彝節谷僊釋威儀倡
優技巧為壽益神廟慶誕之儀自宋已然矣撰文
者王端朝署曰詞并書猶有唐人遺法

漢中新修堰記

磨崖高八尺五寸八分廣七尺四寸二分
十六行行三十三字正書在襄城縣

乾道元年 四川宣撫使判興州某公朝 行在

所 上龍嘉之口拜上口口雷真王仍以奉國節毫
移鎮漢中尊自用武而來戎馬充斥民事凌緩 公

至則曰國基於民而民以食為天凡所以飽吾師疆吾
國者民也民事顧緩而恬不加郵是不知本之甚也其

可乎哉乃申飭寮吏件口 詔令之忠厚愛民與夫
政事之偏而不起者次第施行之給和糴之緡而人無

口口停踰時之賦而困窮以蘇兼并均口口弗資厥
而不口寬以有制至若口蠶除害惠澤流布家至戶到

咸知樂業明年春農務口口 公口口內溉浸之
源口口者無若漢口國曹公山河堰導汶水口口木石

口口而疏口口而西者口於襄城之野行于東南者
悉歸南鄭之區其下枝分派別口口口口田疇之

渠百姓饗其利惟時二邑久口怠作每歲鳩工度材以
德事也召父杜母何足擬倫襄中之石幸可磨鐫詞口

不腆絳職在是庸敢直書昭示來世乾道二年六月十
五日門生口口政即充利州路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

揚絳記并書
門生右朝奉郎通判興元軍口口口口事兼管內勸

農事史祁勒石 鐫者程彥忠
此是修棧中道路所立今俗名堰界石又有嘉定七

年刻者亡關中金 石記
按堰界石在襄城縣東三里龍江中陝西通志有

上下二石上一石橫刻使府打量到下鐫古界從
此石至南大宋乾道元十一月初五日眉山史可

觀記下一石鐫制置大使提修道張儀准相命檄
自嘉定三年至七年督責軍人董工治堰嘉定七

年三月記關中金石記所謂嘉定七年刻者亡即
張儀治堰記也此碑是乾道二年六月十五日楊

絳記非乾道元年史可觀記與史不合文是磨崖
非刻于堰界石者關中金石記指為即修棧道路

所立俗名堰界石者非也記為築山河堰而非
為修棧中道路其誤顯然文云乾道元年四川宣

撫使判興州吳公朝行在所上龍嘉之口拜上口

鉅萬計口口口口口狡獪者贏其材僥倖者畜其工
口以異時小夫賤隸染汚習熟口丁口口口為姦以
啟無告蒙害澤不下究 公口然念之銳意改作與

提點刑獄叅常平使者秘閣張公商推利病先事
設備儲諸堰所墜鮮格神涓日起役畚鍤如雲萬指齊

作乃徹通判軍府事史祁俾總督之僅兩決日斷手凡
用工若材賑爨為省而口初護口之隄又數百丈祁會

邑宰宣勞理力往來其間申畫畔岸以杜紛爭檢核精
口口口勤惰如 公指磨人自知畏不口而辦先是

光道口積弊廢廢踰廿年而口口口口口供豪右輪口
之用異時沃野皆化口口民寔病之 公又躬即其

處相方度宜口口口料簡卒徒官給材用分口方略
逸道使之刻期而就凡以工計者又十萬有口口口

口雖廣能周築三萬餘畝復口上腴訖事而民弗預抑
又口焉欽惟 我公口口口口口口口社稷之衛而

司全蜀之口者歷三犯矣遠茲保釐功崇位極乃復推
口口口口口口口事為 朝廷固不拔之基與黔首垂

無窮之福口口非識慮口口者之所能為也口口異代創
業之輔口口口寔今日 中興之佐先後相望於千

有餘歲其愛人利物之心及所成口不約而回可謂聲

口簡真王乃以奉國節髻移鎮漢中吳公即吳璘
宋史孝宗紀及吳璘傳乾道元年四月乙巳吳璘

來朝進封新安郡王判興元府其判興州則在紹
興二十六年興州後改沔州順政郡紹興十四年

為利西路治所也興元府即漢中郡傳稱璘至漢
中修復襄城古堰溉田數千頃民甚便之即此碑

所記也碑云溉浸之源無若漢口國曹公山河堰
導襄水西至於襄城之野東南歸南鄭之區宋史

河渠志興元府山河堰灌漑甚廣世傳為漢蕭何
所作嘉祐中提舉常平史炤奏上堰法獲降勅書

刻石堰上詔中興以來戶口凋疎堰事荒廢累增
修葺旋即決壞乾道七年遂委御前諸軍統制吳

玘經理發卒萬人助役盡修大堰濬大小渠六十
五凡溉南鄭襄城二十三萬餘畝史云漢蕭何碑

云漢曹公史云乾道七年吳玘修堰碑云乾道二
年吳璘修堰彼此互異當始碑以證史也

楊從義墓誌
碑高八尺七寸五分廣四尺五寸四十一
行行一百二十字正書篆額在城固縣

宋故和州防禦使提舉台州崇道觀安康郡開國侯食
邑一千七百戶食實封一百戶楊公墓誌銘

左朝散大夫新通判成州軍州事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事

右朝奉郎權知洋州軍州事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事

事借紫李昌諤書

忠義立身之大節知勇為將之要道此古今不易之論也

使忠義立於內而或料敵不明臨機不果則亦無益於事功知勇發於外而或偷生以求安避害以圖利則亦無取於名節有一于此則不足以安國家衛社稷乃

若忠出天資知稱人傑禦大敵於擾攘濟中興於艱棘卓然在義勇萬人中而獨成義勇之功者其惟楊公平公諱從義字子和鳳翔天與人曾祖懷信曾祖妣王氏

祖武晟祖妣李氏皆潛德不仕父仲方以公貴累贈武功大夫母高氏累贈碩人公幼慷慨嘗以功名自許靖康丙午金人犯順連破諸國狃於常勝侵軼中原所過輒下無敢擾其鋒者時太平久兵備寢弛乃詔陝西

五路募義勇萬人勤王詔詞有每聞邊報痛徹朕心之言公聞而歎曰國家艱難正忠臣義士効死之秋豈可久安田里為一身計哉即奮然而起應原州之募太

率獻下百餘人力戰至夜半突圍得出忠烈見而勞之曰尔忠有餘矣奈二親何公泣曰昨在圍中勢必俱死

萬一天監其衷戮力一戰取之易尔忠烈壯之權選鋒統領守神岔四月忠烈遣公與敵戰于渭南以奇功轉

秉義郎遷副將五月鳳翔虜酋沒立會階州虜酋折合各統五萬眾夾攻和尚原忠烈遣公逆擊沒立一軍於

神岔大破之獲敵酋沒察胡君佯斬二百五十有一轉武略耶兼閣門宣贊舍人陸正將十月虜元帥四太

子會諸道兵十餘萬必欲取和尚原先犯神岔以警我師忠烈遣公擊之公買勇先登接戰三日虜又分兵寇

龍門關統制吳公璘掩擊敗走追及神岔虜援兵大至再合戰公潛以精兵橫貫其腹斬其首尾吳公引兵追

及虜大潰俘斬千餘人棄鎧甲牛馬萬計轉武德大夫開州刺史遷統領軍馬兼秦鳳路兵馬都監先是虜恥

屢敗遂囚公二親于青谿寨公內不自安二年正月公乞兵以往忠烈許公帶本部出北山斷虜糧道行數日

至麻家嶺遇敵接戰翌日至青谿虜會諸寨兵為援自辰合戰至莫大破虜眾奉親以歸忠烈喜曰公深入重

地能破強敵迎還二親可謂忠孝兩全轉武功大夫三年正月虜寇石板谷忠烈遣公禦之公先設伏以待敵

守杜平見而奇之曰汝志不羣首赴義勇所謂以義伐不義異日唾手富貴居吾右矣建炎初三月虜寇涇原

忠烈吳公玠破虜大將婁室于青谿嶺分遣公以奇兵邀擊斬首一百七十餘級補進武校尉權天興縣尉三年八月忠烈遣公覘虜動息公被圍於同州聖山廟公仰天誓曰若出重圍當捐軀報國叱左右矢石交下殺數百人虜治雲梯公急取竹為籠實之以土號曰土牛有頃雲梯大集遂以土牛推折之敵亂乘勢大戰而出轉承信郎遷隊將四年九月我師不利於富平五路垂陷忠烈會諸將于隴州八渡議戰公獨進曰虜人侵軟無敢與爭惟公能挫其鋒於青谿嶺者蓋得形勢之助也今虜已陷涇原將入熙河計非牛載未還為今之計莫若先據地利扼其要害以制之當為公先取鳳翔復為基本忠烈曰善即檄公領兵進復鳳翔既入悉降其眾不戮一人得粟三十萬斛時忠烈公方嘗寶雞西南曰和尚原因貯公所得之粟以資餽餉軍不乏食士卒感悅遂移府事以治之檄公知天興縣事本府駐劄轉保義郎陞部將紹興改元三月虜自熙河復圍鳳翔勢益熾公告二親曰為人之子非敢蹈於不孝今城中兵寡守死無益不若潰圍求援即泣別而行公與子大勳

至以奇兵劫之虜眾敗走追襲十餘里斬首數百轉石

武大夫陸鈴轄二月偽元帥四太子擁大軍由商於侵饒風關犯梁洋經褒斜道出鳳州再攻和尚原忠烈復

遣公引本部由間道應援和尚原以功轉扶衛大夫公嘗憤虜人侵暴不已得其使命即懸刺而歸之公至和尚原都統郭浩騰聲曰比虜使至公辱而使歸是激敵

怒今擁眾二十萬來攻請公當之公對曰虜據梁洋遣人以書見檄言很而色傲欲恃勢脇我儻不辱之誠為

自弱今日之事決戰而已敵眾百倍何足慮也統制吳公親率公等於是鼓行而前徑與虜戰于栢村一擊破

其三陣敵眾大敗追襲至渭蹊踐溺死者不可勝計水為之咽流吳公因謂眾曰此捷楊鈴之力也轉親衛大夫四年二月虜入寇殺金平自元帥以下盡室而來示

無返意金蜀震恐既戰我師初不利公急據第二堡外預設鹿角之地率強弩併力迭射一日三戰傷殺甚眾

虜引兵稍卻翌日來攻萬人敵堡統領姚仲重傷公代之率諸將戮力屢戰五日所向皆靡大破敵眾餘黨悉

遁自是虜不敢輕舉全蜀之民各安其生者雖吳氏之功然於攻戰之際公有力焉以奇功轉中亮大夫鄂州

防禦使五年辟知洋州兼管內安撫司公事公嘗從忠

烈登殺金平過第二堡門忠烈顧瞻形勢指虜敗處以策擊鞫謂公曰此矜喉地往歲一戰安危所系非公出力幾敗大事曩賞久之九年正月虜歸我河南侵疆十年五月虜復背盟僞元帥撒魯喝領大軍侵犯陝右宣撫胡公世將擢公同統制與諸軍會於涇州回山原大戰三日虜氣未衰議者欲潛師而還留裨將以扞公曰我輩蒙 國厚恩今日當以死戰奈何移禍他人願留本部兵以拒之公張蓋示以閒暇虜人競進公叱咤力戰縱我軍數萬眾得出逐下山轉戰十餘里全師而還轉協忠大夫七月虜據鳳翔胡公擢公知鳳翔府兼管內安撫使就守和尚原八月與虜戰于蒲坂河及涇陽連敗敵眾俘斬數百人奪馬千餘匹轉履正大夫陞都鈐轄節制鳳翔府忠義軍馬九月遷馬步軍副總管十一年七月都統楊政出鳳翔公隸焉與敵人戰于陳倉魚龍川石鼻寨屢戰屢捷生獲虜酋珍珠字董諸軍凱還後三日僞元帥撒魯喝整眾再犯和尚原公才千人進據川金陵敵眾益盛士有懼色公厲聲曰當各奮壯心以氣吞之聞鼓畢入敵後者斬公率眾先登鼓譟競進自卯至酉殊死力戰虜眾大敗轉宣正大夫遷統制軍馬和尚原素號形勝蓋秦蜀爭之地虜屢欲以

震山谷虜人驚駭奔開而走公乘勝進據和尚原則虜亦宵遁安翌日有騎數千復來入谷公領兵逆擊之時天大雨雹風霧晝晦公選神臂弓射之虜酋中流矢引眾散去若神助焉寶雞賊帥恐我師乘勝擊之盡焚大寨退保鳳翔由是渭水以南復歸版籍以功真拜和州防禦使賜爵安康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七百戶食實封一百戶公自壯歲從事軍旅未嘗一日在告盡瘁王事常若不及每自嘆曰吾奮身畎畝荷 國恩寵誓欲捐軀以効尺寸今年踰七十力所不逮勉強而不可得矣會王師解嚴遂丐歸田里其請甚確吳公以公精力未衰止聽解兵職遂辟知龍州寔隆興元年之七月也明年改知文州又明年吳公移鎮漢中梁洋接壤實為重地乃辟公復知洋州兼管內安撫使節制軍馬洋人聞公之來舉酒相賀曰復得吾邦舊使君矣老稚歡迎不絕于路公暇日嘗讀漢留侯傳至願弃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之言公慨然慕之銳意求退上章力請歸休乾道二年九月 敕授提舉台州崇道觀介梁洋間居焉五年二月十八日以疾終于所居之正寢享年七十有八娶韋氏卒再娶苗氏卒皆贈令人又娶張氏累封令人子男八人曰大勳右武大夫果州團練使御前右軍

奇取之公扞守二年竟無可乘之隙及因糧於敵覲還戒省胡公嘉之敷奏于 朝敵既不得意遂休味好是時將迎奉 徽廟梓宮請還 太后鸞輅遂許割和尚原十二年春 詔宣諭使鄭剛中分畫其地而移公知鳳州既割和尚原而殺金平復為要地其傍則仙人原也四川兵費邊儲率于魚關三者相距皆十許里有司謂當得人以守遴選諸帥無出公右者十七年命公以本部兵屯仙人原公鎮守其地垂二十年保固無虞轉宜州觀察使會 朝廷詔大臣舉智謀武略可充將帥者參政楊公椿首以公應 詔授正侍大夫三十一年九月虜主完顏亮遠絕和好南自江淮西連秦隴舟車器甲之盛亘古未有乃分遣僞帥合喜統兵數十萬自鳳翔至寶雞沿渭水連營列柵占據大散關宣撫招討吳公謂公曰賊據散關扼吾矜喉當急圖之遂擢公節制軍馬知鳳州公引兵與敵對壘且相視形勢難以力取於是晝易旌旗夜增火鼓示不可測虜益增備轉糧草為持久計吳公親提大兵出涇秦攻德順軍以分其勢仍命公牽制散關僞帥合喜果分兵赴援三十二年閏二月公乘勢遣兵出御愛山抵天池原驚撓敵寨及斷其餉道又密遣兵焚其東西兩山樓櫓鼓譟從之聲

統領權統制強壓軍馬安康郡侯食邑一千七百戶曰大亨武經大夫御前中軍同統制本管軍馬曰大節從義郎御前前軍第三將副將曰大昌兼義郎御前右軍第一將隊將曰大年忠訓郎亡曰大林忠訓郎御前前軍第一將隊將曰大森曰大有皆成忠郎女十八人長適武功大夫左部正將丁立亡次適左武大夫御前中軍同統制本管軍馬胡清次適承信郎張祐亡次適承信郎郭良臣次適承信郎彭采次適保義郎傅汝弼次適右從事郎城固縣丞張潛餘在室孫男十一人曰祖慶秉義郎成都府路第二將隊將曰祖廉承信郎御前前軍第三將隊將曰祖榮成忠郎曰祖顯曰祖仁曰祖寧曰祖楷曰祖輝曰祖賢皆保義郎曰祖詵曰祖訓皆承節郎孫女十七人長適承信郎李雍次適承信郎張師古次適承節郎劉之義次適保義郎侯說次適承信郎張是餘在室會孫男三人在室元孫男二人曰紹先曰紹光皆承信郎諸子以其年三月甲申舉公之喪葬于城固縣安樂鄉水北村生祠之側維楊氏系緒遠矣自東漢太尉震起于關西以清白遺子孫奕世載德代不之人公奮乎千載之後自致功名有光于祖可謂天下

偉男子矣 朝廷雅聞公名故所賜訓詞有曰知義之貴以勇得名益奮壯心遂成偉績捐紳誦之以為美談公善射發無不中嘗偕王人劉參贊子羽行饒風嶺有虎突出叢薄間人皆辟易公躍馬而出以一矢斃之故射虎之名喧達都下方二親之在虜也而青谿之民日瞻其費賴以保全及公破青谿既得二親併載其民以歸給田廬家之於梁洋至今賜給不絕 朝廷聞之以孝義特賜旌表公之行不特此也為郡尤以愛民為本初洋州有楊墳等八堰久廢不治公皆再葺之溉田五千餘頃復稅租五千餘石又增營田十四屯公私以濟民為立祠宣撫處置張公浚聞于 上賜 詔獎諭初公至鳳翔也有流民數万在境內或疑其反側悉拘于山谷間公矜其無辜皆縱之後岐雍大款流民復入開就食公復納之所活甚眾西邊饋運自昔艱艱公至鳳州首創營田四十屯民力減省軍食充足又預築鳳之黃牛堡以塞散關之衝創文之高平原以控西羌之路尔後皆獲成效其先見之明古之名將所不能及公性寬厚喜士不以其貴驕人接物速下喜愠不形于色雖部曲偏裨率皆待以恩禮軍旅之暇採摭諸史兵家實効分門成快覽而為三十卷目之曰兵要事類漢守張

執與之京 風廊霽軒 俾積用成 導利之功 惠澤無窮 粒食用乂 是敬是崇 氣老愈壯 金湯是託 或云不弔 遐邇驚愕 梁山戡戡 漢水湯湯 公名與俱 德音不忘 西周王傑刊

從義字子和以靖康丙午歲應募起隸吳忠烈玠麾下云建炎二年八月被圍于同州者謂金將莫室妻循取下邳九月破同州事也時公在圍中云四年九月我師不利於富平者謂金太子宗輔為副元帥督師陝西九月敗張浚五路兵於富平也云紹興改元十月金四太子必欲取和尚原先遣兵攻神金以警我師忠烈遣公擊之者謂是年十月玠保和尚原金將設立自鳳翔烏魯折合自階成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折合先期至陳北山索戰玠命諸將堅陳待之更戰迭休金兵潰散設立方攻前括關玠復遣將擊退之會莫室死兀朮復會諸道兵十餘萬造浮梁跨渭自寶雞連結諸營與玠兵相拒玠復命諸將以勁弓強弩却之先設伏兵於神金以待金兵至大亂縱擊破之是也云二年二月四太子擁大軍由商於

侵饒風關再攻和尚原玠遣公引擊者謂金撤離喝分兵攻關統制郭仲敗走金兵入興元經略使劉子

炎光晦暎 赫然而中 天佑生賢 龍飛雲從 其賢伊何 翼翼揚公 公來自西 名達九重 惟天子明 喜得牙距 料敵制勝 允兼文武 膚功上聞 天子曰嘻 利勢安強 皆汝之為 忠以視身 義而報國 智可周物 勇摧大敵 備德有四 羽囊城走三泉玠以保仙人關金兵深入既由褒斜谷還與元玠子羽追擊之是也饒風關在今石泉縣西五十里云四年二月金兵入殺金平自元帥以下盡室而來示無還者謂吳璘守和尚原饋餉不繼玠謂其地去蜀遠命棄之子仙人關石殺金平勦築一壘移兵守之至是兀朮撤離喝及劉彥等三十萬騎入侵玠與璘及金人轉戰數晝夜不息是也云九年金歸我河南假強者謂金以陝西地來歸遣使王倫受地是也云十年五月金背盟撤離喝侵陝石公與諸軍會於涇州回山原七月金據鳳翔八月與金戰于蒲坂河者謂是年金兵犯石壁及吳璘與金鸞眼郎君戰撤離喝入邠州胡世將遣公及王彥分道推敗之撤離喝退屯鳳翔九月楊政遣公夜襲金兵至十一月又襲之寶雞是也至是公隸楊政軍云十一年七月與金戰於陳倉撤離喝再犯和尚原又戰却之者謂是年春正月公既敗金兵於渭南攻克隴州與戰於寶雞擒金通檢學董是也宋史高宗紀作十月與此小異是時和議已成朝廷召政還以商秦之半界金公亦移守鳳州復退保仙人關垂二十年無所事者皆公之力也云三十一年金主完顏亮還

宋 十七

背盟好者謂是年九月金兵攻黃牛堡為吳璘所敗也云三十二年閏二月公乘勢出攻金兵宵遁者謂璘道公攻拔大散關分兵據和尚原金人走寶雞是也蓋是時始以功真拜和州防禦使賜爵安康郡侯而弃三路之議起璘於是乎班師公於是乎丐歸矣公以乾道五年二月卒有子八人女十人子及璠並為郎官宋史不立公傳其詳並見高宗本紀及璠政等傳因疏出之並見碑刻之為功於史者不小也

關中金

按此誌撰者袁勅書者李昌諤篆者王楙史皆無傳誌叙楊從義自建炎初隸忠烈吳玠補進武校尉繼隸宣撫吳玠建隆與三年累官至和州防禦使知洋州賜爵安康郡開國侯計前後四十年所立戰功不為不多始終受吳玠吳玠指揮史既不為從義立傳即吳玠傳中亦無一語及之南宋書吳玠傳祇附郭浩楊政王俊張超四人而不及從義且從義武臣未嘗嫻文事乃輯兵要事類三十卷誌稱張行成李石為序而行世稽之宋史藝文志亦失書凡此皆可補史所未備也史稱吳玠卒

益武安作廟于仙人關號忠烈然則忠烈是吳玠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誤

宋二十八

韓斬王碑

碑連額高二丈五尺七寸廣八尺九寸額題中興佐命定國元勳之碑十字正書分二行字徑一尺二寸居中有小字題曰選德殿書四字正書徑一尺七寸中有細書之實方三寸額占碑之上半額計九尺四寸文八十八行每行一百五十字多寡不等正書徑七分在吳縣靈岩山西

宋故揚武湖運功臣 太傅鎮南武安 寧國軍節度使 充醴泉觀使 咸安郡王食邑一萬八千三百戶食實封宋 阡貳佰戶進封斬王諡忠武神道碑

龔國子食邑柴百戶賜紫金魚袋臣趙維奉 勅撰 閣中侍郎□□侍講□□□□□□太子□□□□□□食邑柴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周必大奉 勅書

上續祚之十五年厥行 德字 不冒海隅出日罔不畏服 聞不願為臣妾 上 益屬精行健 莫大有為聞鼓

聲而思勲 臣于昕夕不忘乃二月甲午 制曰韓世忠 感會風雲功冠諸將可特賜諡忠武蓋太師韓斬王之 勳之葬至是已二十有六年而 褒崇 益光 遂與漢丞

廟額而誌則稱玠為忠烈不云武安誌稱公預為送終之具託門下士朱潛昆季迹其行事編為陘除錄此即後世生作年譜行狀之所助也朱潛必是幕客而稱之為門下士則門下士之稱不必專屬之貢舉門生矣誌載從義事蹟多與史合關中金石志疏之已詳茲不贅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九終

相亮屠汾陽王子儀同諡 歲至內出不由有司中外

偉之王之子彥古方居斬國夫人憂聞 詔感泣繼血

即拜疏謝又拜疏請曰草土臣彥古謹昧死言臣之先

臣世忠發身戎行逮事 徽宗 欽宗皆著

顯效暨委質 太上皇帝自大元帥 府安濟于

中與始終 實備大任 仰憑 宗社威靈與 太

上皇帝廟謨神算推勅敵如 拉朽 芟剗盜如刈菅 大戰

數十小戰數百 豐功盛烈 光照 古今 不幸早棄 明時亦

既積年 陛下憫念勲勞固嘗爵以真王錫之美

諡獨墓道之石無名與文惟 陛下哀矜究此

光寵豈獨諸孤顯耀抑先臣有知猶當效結草之忠

天子曰嗚呼惟乃父世忠自建炎中與實 佐命式

定王國時惟元勳子豈可忘乃 親御翰墨大書曰

中興佐命定國元勳之碑翌日 朝諸將于凌虛閣特

詔彥古戎服入見 面賜 御書俸冠于碑首

願謂諸將曰世忠有大功於帝室今彥古亦克有志

世 其家 子惟 寵嘉之是用錫此豐碑諸卿勉哉諸將感

激奮躍益知 國家之不負臣 也忠孝之不可以不

盡也功名之不可以不力也皆趨下再拜彥古亦再拜

而出既又 詔禮部尚書臣雄曰汝其銘世忠之碑臣

金石萃編 卷一百一十

華以謂 聖主褒崇元臣茲事體大願末學弗稱

且祖諱與王名謚適同考上書惡碎 上遽批出

略曰君前臣名臨文不諱不許辭免臣雖於是惶恐奉

詔謹拜手稽首上故 太師靳忠武王遺事 曰王諱世忠

字良臣姓韓氏韓氏本古列國後為秦所併子孫自韓

原渡河散居延安以國為姓故王世為延安人曾祖諱

則居鄉以義依聞家故饒財賑貧藥病多所全活既歿

有異人指其所葬地曰代代當生公後以王貴贈太

師楚國公會祖妣郝氏吳國夫人祖諱廣父諱慶皆贈

太師秦陳二國公祖妣高氏妣賀氏楚二國夫人楚

國生五丈夫子王其季也始生之夕有光芒出屋間鄰

鄰以為火各具纒在馳救 至則聞王生皆異焉魏程祿

兼流職騎則目光如電楚國游驚而心奇之少長風骨

偉岸尚氣節能騎生馬駒諸豪里中惡少年皆從首不

敢出氣則爭為之服役或負責不償者王輒為償負者

後聞王持所償愧謝里俗為之一變有冤抑不以謁郡

縣而謁諸王咸得其平由是名聞關陝嘗過米脂寨烟

家會飲日已暮而問閉王怒以臂拉門開鍵應手而斷

且視之其木蓋兩拱餘開吏駭服年未冠以敢勇應募

鄜州扼強弓三百斤嘗乘悍馬手舞鐵槊奔馳天耶山

兵備詔調西師討之王部敢勇五十人隨王稟以往

遇別將王淵於杭之北關堰橋會大諫道不通賊掩至

智勝而以力拒可乎淵怒曰何人敢爾王益辯議不少

屈淵曰汝雖能言願聞必勝之說王為條一二且請以

所部邀擊淵命取軍令狀以去明日會戰賊勢張甚王

選敢勇二十餘人伏堰橋傍須臾伏發賊眾大亂王追

至淵舟前斬首數級師遂大克淵乃嘆服曰真萬人敵

盡以所隨白金器賞焉與淵定交自此始至今杭人呼

堰橋為得勝橋云時天下志載 日久盜起倉卒

天子宵旰南顧詔能得渠魁者授兩鎮節鉞王單騎

窮追至睦之清溪洞賊深據巖 屋為三窟諸將繼至莫

峭壁間觀者膽裂同列無一人敢鄉者軍府杖藜獨用

鎧胎弓所鄉雖金石皆洞貫其騎射絕 人類此時崇寧

四年也屬西方多事王每聞邊遠 至輒上馬或不俟鞍

而奮喜與交游痛 飲食用通有無或不持一錢相從詣

酒肆賞酒期於戰 獲鬻級以償王出必多獲由是同列

皆饒給銀州之役緣 從党方以行父母素鍾愛不許 王

固請於陳公曰大丈夫當建功業 取公侯豈宜觀觀自

守陳公奇其志乃去 軍甫至而城開 王直排扉入斬

主將擲首 陣外三軍乘之大克繼 而夏人以重兵來寇

次高平嶺王與光 萬悉精銳 鏖戰賊解去而突騎忽出

問道擣我營將士驚愕王獨部敢死士殊死鬪賊少卻

時王為殿見一騎士甚武揮槍而前王問將者為誰曰

十軍監軍駙馬郎君兀 哆也王躍馬從 之斬其首賊遂

大潰由是西 盡盡 服玉威 名口有司圖上其事且乞優

賞會董貫專 制邊事疑敢勇 勢家子有所增 飾止許

補一資泉 諱不平而王恬不 芥帶 當時識者知王 器量

宏遠矣從劉延慶天 降降 山寨敵據有之延慶令王守

北門王衣 纜城而上斬二級割護城甃以獻繼逢敵於

佛口寨斬首數級始補守關進義副尉至滅底河又斬

三級轉進武副尉會妖人方臘起桐廬自號聖公殺掠

曰虜奔即鼓譟助聲勢王乃獨躍馬薄賊面折自如虜

疑之分為一隊據坡以視王出其不意突刺二執旗者

因縱擊格等五騎應於後舟中潰卒亦 鼓譟如約虜疑

我伏發遂大潰追斬甚眾是時山東河北盜賊蜂起王

從王淵討捕所在摧鋒於大名境 中殺水賊幾盡又破

湯村強盜 果奇功轉武 節郎 以偏將從 梁方平經略 東

事賊楊天王 迺手 聚眾數千寇尉氏一戰擒其渠帥

餘黨悉平臨沂賊武翳 翳數萬與戰於韓王洲又平之

沂州賊徐進眾五萬而官軍不滿五千王止以衛兵五

十餘薄賊誠 誠悉盡又青社賊張先水鼓山賊劉大郎

望仙橋賊高托山集 路山賊賈 進營賊徐大郎眾皆不

下萬人夫者或踰州兼邑王每身先諸將次第擒滅又

殺獲東海賊張 張等 由濟南振旅 而歸於是山東草寇

悉平轉武節郎欽 宗即 位之初王方 從梁方平

防河濟州金人大軍已壓境 境方平漫不顧以為他盜

王說曰今之來者金虜耳願公速整行陳為護河計河

一失守宗 社陪 危公可忽乎王忠憤由中詞氣激

烈方平怒俾王以三十騎當 敵名曰硬探實欲致王死

地王遇敵輒戰以實歸報方平猶 以為紅 中賊不設備

俱逢 虜騎五千餘從者失色王遣五騎列于高岡戒勿

宋二十八

及虜進屯子橋則方平脫身遁矣王師既失主帥數萬之眾皆潰虜騎大至王陷數十重圍中意氣彌壯挺槍奮躍而前所馘披靡虜莫與小卻即潰圍出殿諸軍焚橋而歸至京師 欽宗聞王勇冠軍 召對便殿且 詢方平失律之狀王條奏甚悉轉武節大夫俄召諸路勤王兵入衛王隸京城四壁為統領屬虜人許割三鎮而還王淵為河北總管韓王為選鋒統制有勝捷軍統制張師正者戰敗轉徙大名宣撫副使李彊大斬之以徇師正所部本童貫牙兵初貫創勝捷軍極諸軍之選每禁軍一指揮所選正一二人或四三人皆人物魁梧武義超絕者纔得五千餘人後隸師正師正死此軍懷反側遂相約為亂鼓行而東劫掠淄青間影附脅從者四五萬號二十萬所過以復隳類山東復擾王以成將寓大名 雅為李綱所器重 遂傲王以所部五百人討之至淄河以軍分為四隊布鐵蒺藜室歸路令曰前則有功退則死有怯走者許後隊殺以為功於是士皆效死莫敢回顧至夜半縱兵薄賊營賊既驚擾且而接戰大破之斬其魁李復餘悉奔潰王窮追不已賊率潰卒數千出我不意王不及介冑上馬趨之矢石雨下臂指物中四鐵王怒折臂股乃拔刀徑前殺為首

多感涕者於是 還 詣濟陽勸進遂 謁如南京 太上皇帝授光州觀察使帶御器械王請移 謁長安下兵收兩河朝議不從始建 御營以王為左軍統制 詔平濟州山口賊解大刀李皇等所勦除陞定國軍承宣使依前帶御器械 制曰解趙城之圍威震河朔御胡馬之牧教著睢陽皆紀實也 車駕幸維揚王以所部扈從甫至賊有張過者號一窩峰既破儀真自金山以眾來降 城而不解甲扈從者危懼王單騎造其壘曉以逆順禍福 使速降眾遂解甲 李民擁眾十萬亦 來降比至維揚復狼顧整勵器械 詔王淵處置淵以屬王王往諭 旨詠 獲議者劉彥 李民以出縛小校二十九人送淵戮之以民隸王軍分其眾屬內將張俊等事遂定授王京西等路捉殺內外盜賊時虜再犯河維王率敢死士戰于孝義橋所殺已數千人而別將以後軍先退虜眾我王身被鏃如棘卒力戰以免後至汴詒先退一軍皆斬左右趾以徇威令大振自是軍不復敗矣 召還 行在投 御延路 總管 加平寇 將軍 承節 帶 御營統制如故未幾 王領 所部 如山東王聞 車駕幸錢塘遂由海道趨 行在時建炎三年也未至有神將 恩者亡至 都

者六人賊眾又奔追至宿遷其眾尙萬餘謂已遠王不能及方攏所掠子女推牛縱酒王單騎疾馳夜造其營呼曰大軍來矣速束戈卷甲吾能保全汝等以其功名賊自淄河破膽皆跟請命曰願吾父貸死因進牛炙斗酒王下馬 飲啖輒盡 眾莫敢動遂束手降 黎 明見王所部止 此始悔之而 業已解甲莫不相顧失色遷左武大夫果州團練使將所降朝京師 欽宗再賜對慰 獎甚渥賜衣甲 牌除正任單州團練使就命將所部屯濰沱河真定失守王知濰沱形勢已蹙去之趨趙守蓋王淵云淵得王恃以自固虜再入寇趙知王在焉攻益急口彈援絕孤城更數日殆破王一夕潛起將三百人擣其營虜大驚亂翌日遁去後有自虜來者始知大首二都統是日披創 以 斃 遂不能支除嘉州防禦使將所部還大名總管趙 野 為前軍統制 光 堯 慈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太上皇帝時以天下兵馬大元帥駐 濟 陽 王領所部勦進復自濟陽次南京虜縱兵逼城人心克懼王據西王臺力戰虜稍却翌日再至而會帥白馬三郎以眾數萬薄城王時所將近千人與賊遇即單騎突之斬會帥以還部兵乘勝壓關虜眾遂潰南京圍解郡守帥父老迎歸居民姓香夾道

下詭言王兵潰陷虜物情震駭殿前統制苗傅劉正彥素蓄異心聞王陷沒無復忌憚遂勒兵反殺登書樞密院事王淵及內侍數十人奉 太上居別宮凶焰熾甚神武中軍統制官吳湛又陰與同惡王在海上聞變望 闕慟哭舉酒醉神曰誓與此賊不共戴天疔中士卒亦皆慟哭思奮時禮部侍郎張浚在平江方議計亂 眾諸將環坐計未有出聞王且至更相慶曰韓公能來此事必辦王至見浚相與號泣曰何猶豫為即日與浚定復 辟 之議乃先諸將啓行時道路譁言傅正彥謀挾 乘輿以出中外見懼王曰賊素知畏我我至彼敢爾耶尋命偏將張世慶搜絕諸路郵置使為命不行至嘉禾造攻具甚急傅正彥矯制止王且除節鉞王不受命會江淮浙制置使呂頤浩亦來王迎請于郊頤浩聞曰賊計無他虞乎王曰彼 怯 勢 憑 眾 脅 取 錢 券 自謂不死安有 他 虞又問可必勝乎王曰 以 順 討 逆 何 為不勝頤浩曰知彼知己可以戰矣時楊國夫人及 王子 質 傳 軍 防 守 甚 嚴 王 略 無 顧 念 會 隆 祐 太 后 宣 見楊國楊國詣傅給曰太尉作如許事公來矣 於太尉何如傅乃屈膝拜曰願奉兄嫂禮謹具鞍馬煩夫人好為言是日入見 隆 祐 宣 問 周 悉 執 楊 國 手 垂 口

泣曰國家艱危至此大尉首來救 駕可令速清嚴

陸楊國奉 詔馳出都城遇傅弟翊于途告之故翊

色動手自掉耳楊國覺翊意 善愈疾馳一日夜會王

于嘉禾王見之驚曰汝輩 在耶俄而明受詔至王曰吾

知有 建炎官家安知明受耶斬其使焚其詔進

兵益急傅等大懼遣將領張永載謝罪且出 御札曰

知卿已到秀州遠來不易朕居此極安卿苗傅劉正彥

本為宗社終始可嘉卿宜知此意徧諭諸將務為協和

以安國家王知 詔旨非 太上本意諭永

載曰 天子即復位事乃可緩不然吾令以死決

之賊得語知不可解即日復 太上明辟王晨夜

兼行承宣使張俊遣兵三千助王王顧所部或非素所

拊循乃悉收家屬詣軍及合戰臨平檣家屬舟岸下由

是師徒登岸擊賊無一不用命者賊將苗翊馬柔吉以

重兵負山阻河為陣且於中流植木為鹿角以梗行舟

岸間塗淖不可馳王乃下馬揮矛令軍中曰今日當以

死報 國若面不帶數箭者皆斬士殊死鬪轉至剪刀

山賊以神臂弓數千持滿而待王瞋目大呼挺刃徑前

賊碎易矢不及發連戰皆大克直造北關門傳正彥自

授江東制置使副提禁旅數萬以進 朝廷慮其逆

虎賁 行宮斬于建康市師還至 州山

太上遣中貴人賜金合 茶葉并 御書忠勇二字

表王旗幟 詔曰餘抗之難卿首奮忠勇 已破凶逆朕

之復辟惟卿之功 除 檢校少保 武寧昭慶 軍節度使御

前左軍都統制楊國自碩人超封國夫人 制曰智略

之優無愧前史給內中俸以示報焉功臣妻給俸自楊

國始政除武勝定國軍節度使依前檢校少保御前諸

軍都統制兀木入冠 車駕復幸臨安命杜充以尙

書右僕射守建康王守鎮江兼制海道王方治舟秀之

青龍無何充以建康叛降于兀木兀木遂自建康取宣

城直 廣德 趨臨安 車駕又幸四明王聞之亟

以舟師赴 難未發 兀木聞王在京口遽勒三十萬騎北

還王即奏願留江上勦除使無南牧之患遂提兵截大

江以邀之先降其將鉞爪 鷹李 還 太上賜札口

比在會稽呂頤浩獻議欲會兵京口 邀截歸路 遽覽來

奏及圖上方略實契朕懷惟卿忠憤之誠謀慮之審千

里之外不謀而同載觀規圖深所嘉歎今以僕賦資財

物帛盡予將士并降空名告劄二百道用資激賞兀木

遣使通問王亦遣使臣 石卓 報 之約日會戰戰數十百

合虜終不得渡復使致詞願還所掠假道不聽請益以

逸去 詔能生擒傅正彥者有官人轉承宣使無官人

授正任觀察使其餘獲逆黨賞各有差王八朝 行

宮拜且泣曰逆賊不道 主辱臣死臣願受 命縛此

二逆因奏曰逆賊擁精兵數萬 去 闔甚過萬一寢成

巢穴愈難擒滅臣請速除之未審 聖意欲生致

之邪抑面首以獻也 太上曰能殺之足矣王曰

臣 生致之願戮都市為 宗社 恥不然則臣為

欺天殿前虎賁有宋金剛張小眼者號臂力王乞以從

欲使護 得 來上時所部纔數千人請止以所部行

太上壯之酌巨觥以餞因握手語王曰統制吳湛佐

二判為逆知知之乎王曰此易與耳時湛已不自安殿

兵 衛王詣湛與語手折其中指遂擒以出門下兵衛

驚擾王按劍叱之無敢動又親擒湛黨王 世修 同日伏

誅王遂行 詔除武勝軍節度使御前左軍都統制 江

浙制置使 賊方圍三衢聞 王師 來即解去將 趨上饒

王 恐 其或 滋 莫 聞 廣 也 徑 自 浦 城 旋 出 迎 之 至 漁 梁 驛

與賊遇夜半勒兵距浦城十里賊跨溪據險設伏正彥

屯溪北傅屯溪南相約為應俄而接戰都將 李 忠信 越

場節恃勇陷陳馬彥溥馳救死之王挺槍徑前賊望見

昨曰此韓將軍也乃潰擒傅正彥及傅弟翊遺所乞二

名馬又不聽虜乃益兵儀真勢接建康兀木軍于南桂

辣軍于北王提海艦中流南北接戰相持黃天蕩四十

有八日兀木窘甚求打話王酬答如響時於所佩 金鳳

瓶傳酒縱飲示之虜見王整暇色益沮乃祈假道甚哀

王曰是不難但迎還 兩宮復舊疆土歸報

明主足相全也兀木語塞又數日求登岸會語王

以二人從見之復伸前請而言不順王怒且罵引弓將

射之亟馳去虜自知力憊糧竭久或生變而王將帥中

流鼓柁飄忽若神口渡海口又皆已八面控扼出路

垂絕乃一夕潛鑿小河三十里自建康城外口之江以

通漕渠刑白馬剔婦人心兀木自割其額祭 天 口風濤

少休竊載而逃王謀知其謀益舟師督戰會風力口緩

虜得以輕舸渡去土人稱為番人河其後秦檜王和更

名新開河云先是王治兵鎮江嘗曰是間形勢無如金

山龍王廟者虜必登此觀我虛實乃 口口口口口口以二

百人伏廟中又遣二百人伏岸下約曰聞鼓聲岸兵先

入廟兵繼出數日虜至果有五騎 入廟廟中之伏臺

先鼓而出五騎振策以馳僅得其二有一人紅袍日馬

既墜復跳馳而視語二人者一即兀木也是舉也兀木

僅以身免俘獲殺傷者不可勝計所遺輜重山積所掠

男女獲免者不知數又獲龍虎大王舟千餘艘捷聞

太上賜札曰卿比統帥舟師邀擊虜寇忠勇之節

遠近所聞相拒大江殆彌兩月殺傷莫計俘獲良多所

有已立功人早以功口來上當優與推恩又札曰胡馬

飲江大肆殘虐卿感激思奮慷慨自期獨提全軍往遠

歸路將士用命水陸齊攻捷音迭聞殺獲甚口口念忠

勞不忘口口口除檢校少師武成威德軍節度使神

武左軍都統制時劇盜數起軍中荆湖震擾朝廷為出

禁旅遣辛企宗討之師老不能平福帥程邁監司侯慈

等力請改命將帥章四十三上 太上乃除王福

建江西荆湖南北路宜撫口口口孟庚以口口口

口建安眾口口口口黃知微等王田建居闡橫上

流使賊泐流而下則七郡皆血肉矣於是遲銳銳航海

徑趨福唐口口而上諸帥迎謁且言賊方銳且少休以

俟元夕王笑曰吾以元夕凱旋見公矣因酌酒以別師

次延平劍潭滿險賊焚橋以拒我師王策馬先浮以濟

師遂濟口氣益倍距建寧百里許賊盡塞途路理巨木

為鹿角散布竹簽鐵蒺藜掘陷馬坑凡可以旅拒王

師者無不用其至王即命諸軍偃旗仆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陽之白綿山自點其額號花面獸山險重夜營柵相望

凡一年莫敢擾其鋒者王始至即欲急擊之曰少延歲

月湖南生靈無種矣庚不可曰功幸已成而師勞若更

趨白綿有如不捷前功盡廢王曰兵家利害世忠策之

審矣非參政所知請期半月當馳捷以獻庚不能奪王

即將所部與賊對壘乃乘暴飲酒按兵不動者累日眾

莫窺其隙一夕獨與親信蘇格便服聯小騎直穿賊營

警夜者呵問王曰我也蓋王已諜知賊中約以我字為

號故所鄉不疑遂周覽賊營而出喜曰此天賜也即下

令明日破賊會食遂命諸軍拔柵前往先遣銳卒二千

衝故夜進伏于白綿山上戒曰賊必空壘來戰若疾馳

入奪中軍望樓駐蹕張蓋旣而賊以三萬人推戰兵交

自寅至巳賊精兵迭出勝負未分俄而所遣銳卒二千

植旗蓋於賊之望樓傳呼如雷賊四顧驚愕進退無所

據遂潰亂王乃傳麾令上下夾擊將士爭奮大破之追

斬忠子小舟傳首 闕下下令取掠子女者斬湖南

遂平賊克之日與庚所斯如合符契 詔授太尉賜

帶笏 又 賜札曰出師今將期歲以爾勞苦累我憂冲

北歲 李宏讓拒 劉忠 敗績蓋張吾武震撓凶徒朕甚嘉

賊口口城邑口在井底口口口巨口天橋口口口道齊

攻汝為畏怖以謂從天而下五日城陷汝為窟身自焚

回源洞中又有陸必彌葉鐵口座必元張弓手熊致遠

等皆口賊驍將分兵四劫而葉諒者別以一軍出寇邵

武王悉擒斬之凡殺賊眾三萬餘人生擒魁首張熊等

五百餘人士人之附賊如施遠謝 陸棠等皆械送

行在所通令軍人悉駐城上無得下標旗於城之三隅

令士民自相別 農者給牛較使之耕商賈者地 征禁為

賊者使民得甘心脅從者貸遣建安之民自以為家更

生家立生祠共圖勒功于石至今奉香火惟謹

太上賜札曰省奏范汝為已就滅區遂釋南顧之憂其

餘嗜李賊黨并葉諒等想已招投惟務隨宜處置勿留

後患又札曰卿比執評獲醜安靖一方非特秋豪無犯

而又給耕杖之牛使不失時雖古名將何以加請朕始

聞此喜而不寐是能感愛兼得體我至仁加惠斯民者

也卿之勞苦實 永朕 懷王遂條奏江西湖南羣寇要領

以時平定 乘勝撲滅勢若破竹 詔從之 王旋師 永嘉

將就休息者已而道括蒼上 經至 漳漳 江濱連營數

十里賊不虞王之猝至以為神大驚於是曹成馬友李

宏等次第來降王悉分詔諸軍即日移師長沙山東賊

以圖大 功而後 喜可知也王授鉞以出掃清江左

太上偉其功 詔 樞密院 以功 狀 頒 於 外 諸 將 各

務奮勵其 舉中興以光史冊師還建康乃置背鬼親隨

軍皆勇鸞絕倫者除開府儀同三司節制依舊充淮南

東 路 宣 撫 使 泗 州 置 司 明 年 以 建 康 鎮 江 淮 東 宣 撫 使

駐 鎮 江 是 歲 元 末 與 會 帥 撻 字 耶 合 三 路 兵 入 寇 騎 兵

自泗取揚步兵自楚取高郵慶豐飛鳥 太上賜

札曰 覽卿承楚之秦良 用 駭 歎 今 虜 氣 正 銳 又 皆 小 舟

輕捷可以橫江徑渡想 卿謀畫已定可保無虞更宜率

勵將士勦力 勦除 此亦卿前日之所為奏也浙西趨行

朝 無 數 舍 之 遠 朕 甚 憂 之 卿 忠 憤 憂 國 朕 所 素 知 協 濟

艱難正在今日切更多 辨 以 失 萬 全 又 札 曰 朕 以 逆 臣

劉豫外挾強 虜 驅 率 吾 民 遣 兵 東 衝 觀 其 措 意 必 欲 圖

危 社 稷 人 神 所 其 忿 覆 載 所 不 容 卿 為 國 大 臣 乃 心 王

室 忠 憤 之 氣 想 實 同 之 今 賊 犯 真 游 已 逼 江 上 而 建 康

諸 將 舊 為 賊 衝 萬 一 透 漏 存 亡 所 係 卿 宜 勦 力 一 心 以

赴 國 家 之 急 先 飭 守 備 徐 圖 進 取 無 失 事 機 以 墮 賊 計

朕 雖 不 德 無 以 君 國 子 民 而 祖 宗 德 澤 猶 在 人 心

所 宜 深 念 累 世 涵 養 之 恩 永 垂 千 載 忠 之 烈 興 言 及

五

宋二十一

金

新

五

五

五

此當體至懷王受 詔感泣曰 至尊憂動如

此臣子何以生為遂自鎮江濟師以前軍統制解元守

高郵後虜步兵王親提騎隊往大儀以當淮泗之驅伐

木為柵以斷歸路大會將佐日金人馬步分道並進

車駕方在江南有如不勝必為 社稷憂諸君

奮忠義以報 國此其時矣吾平昔恨無死所以振

柝斷 路示無生還之望遂大饗士俟戰士皆感奮氣自

百倍會 朝廷遣魏良臣使虜至維揚王置酒送別

杯一再行流星庚牌沓至良臣問故王曰有 詔移屯

守江乃撤 良臣竊自喜 去王度良臣已

出境即上馬令軍中日視吾鞭所嚮於是六軍大集北

行發大儀口時勤為五陣設伏二十餘處口 戒之日

聞鼓聲則 起而擊 良臣至虜虜問我師動息悉如所

見以對兀術號知兵聞大軍倉卒南還喜甚與羣會廣

兵秣馬直趨江口至大儀五里所王 虜騎過五軍之

東直北傳小麾鼓一鳴伏者四發五軍旗色與虜雜出

虜軍亂我師伍伍迭進步隊各持 長斧斫馬足虜至裝

陷泥淖弓刀無所施王東西馳動騎四面蹂之虜大半

乞降餘皆奔潰追殺數十里兀術乘千里馬以遺積尸

軍事良苦下諭約戰敢不疾治行李以奉承指也捷

辣謀屈卒不來 未幾全軍 遁去然諸將徘徊無敢

渡江者王獨請移軍窮邊經理中原 太賜札

曰昨因虜近 議者以經理淮甸為言人多懼行獨

然請以身任其責朕用嘉之又日今聞全師渡威聲

避賜卿妻子同行不乍到醫藥飲食或 恐未 備所須

一奏求也改除武寧安化軍節度使依前少充京

東淮東路宣撫處置使兼營田大使楚州置司節制

鎮江時楚累經殘掠邑屋皆工墟榛棘王至則集流

亡通商惠工創新營壘民心安固軍氣日益振 是

曩時煨 燼瓦礫之場化為 雄者會府隱然為國 城矣

劉豫間遣兵八寇 輜為 王所 敗帥生擒偽知鎮軍 王

拱及食糧軍數百獻于 朝是年 虜又犯漣王迎

擊殺其 將孫統領進至 金城時豫之銳卒盡屯 遷聖

女城王以輕 兵破之 轉戰至徐之駕口軍既單而虜

援兵訛 里耶索賈舍人 踵至遂以背鬼輕騎五衝之

為虜所圍王突圍拔 衆以出 復乘銳掩擊過落 湖五

十餘里殺傷不可計攻 淮陽且暮且下會 詔師王

馬五百餘匹器械輜重與平山堂齊軍勢大振兀術還

泗上見良臣詰責其責已將斬之良臣好詞以免解元

至高郵亦遇虜 水軍夾河而陣我師皆願效死虜整

隊迭出一日之間合戰十三士力稍罷相拒未決王遣

成閔將勁騎往援之閔與元軍合復大戰俘生女真及

千戶長等虜敗去俄而王至窮追于淮虜復大敗奔潰

相踏藉沒溺死者不可勝計捷書沓至羣臣入賀

太上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乃 賜札曰聞

卿獨抗大敵 勦殺大羊數以萬計攘逐過淮全師而還

甚慰朕望兀術舉國來寇憑陵邊圉非卿智勇冠世忠

義殉國豈能冒犯矢石率 士卒以寡勝眾倭偉如此

朕深念卿躬擐甲胃之勞將士摧鋒力戰之苦夙宵震

惻痛切在躬得卿來報頓釋朕懷初虜既傾國內侮

朝廷過計有勸 太上他幸者於是降 旨議

散百可 物論譁然獨宰相趙鼎與王議合曰戰而不捷

去未晚也至是虜既潰敗王自淮上振旅 凱旋江左遂

安故論者以此舉 為 中興武功第一除少保武成

感德軍節度使淮南東路 宣撫 使鎮江置 司王在鎮江

一日方會諸將置酒 虜帥捷報前敗 覆以書幣來 約戰

自河間與 諸道會王勒陣向 敵遣小校郝 彥雄造其軍

大呼 曰錦袍毡笠 馳馬 立陣前 者韓相公也眾 皆

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及虜騎至王先以數騎挑之獲

其引戰者二人諸將乘之大破虜眾暴尸三十里捷聞

太上賜札曰卿誠存報國義獨奮身長驅濟淮

力戰破賊 虜 獲羣醜撫輯遺黎眷言忠勞實所嘉歎然

王師之出本以弔民上將之威尤宜持重軍旅之外毋

夾節宣 誥至 副朕倚注特授 橫海 武寧安化軍節

度使賜賜武翊運功臣依前少保充京東淮南東路宣

撫處置使兼 營田 大使王以承楚單弱正當寇衝 寇至

無以守乃增大 其城身自 督 役役不勞而城固民恃以

無恐家立生祠以報先是移屯山陽與敵接壤境王乃多

遣間結山東豪俊俾緩急為應東人及太行羣盜多願

奉要東者金人廢劉豫中原軍潰盜起王以為機不可

失奏乞全師北討招納叛亡為恢復計懇請誠切

太上賜札曰覽卿來奏 見忠義許國之意深可歎

山水 晶相公青州 路都 統 太一 聖 監

王上奏極論虜情叵測其將以計緩我師乞獨留此軍

蔽遮江淮 太上賜札曰覽奏欲依舊留屯淮甸

誓與敵人決於一戰已悉朕迫於強敵越在海隅每慨

然有恢復中原之志願以頻年事力未振始鬱鬱久於

此自去冬敵人深入卿首到其鋒鼓我六師人百其勇

既致彼潛師引遁而卿復率先移屯淮甸進取之計特

此為機朕甚嘉之前日恐老小或有未便委卿相度今

得所奏益見忠誠雖古名將亦何以過使朕悚然與歎

以謂有臣如此禍難不足平也古人有言關外之事將

軍制之今既營屯安便控制得宜卿當施置自便勿復

拘執至於軍餉等事已令三省施行初 國朝軍政

日修虜師屢劔於其陰謀沮撓吾事奏情還自沙漠力

勸 太上居已和戎銷兵罷將 朝廷遣使交

割河南境土虜亦遣使來議而使名不遜時槍主議甚

力自大 臣宿將萬口和附王獨慷慨泣涕上章以十數

為 太上開陳和議不可之 狀大略以謂虜情詭

詐且陝西諸路出兵產馬用武之地豈肯真實交割又

曰但恐以還地為名先要山東河北等路軍民及北人

之歸明者出此聲勢搖動人情我若太加卑屈深慮人

心離散士卒凋沮又曰今當 主辱臣死之時臣願

效死節效昂士卒率先迎敵期於必勝以決成敗若其

口被走兀木偽守趙榮以宿州降李世輔以亳州降

詔除少師餘官悉如故明年虜都統周太師者以大軍

入寇水陸并進未及渡淮王督土馬拒戰于淮陽又走

之因取 劉洽並設伏掩擊遂至沂水虜溺水不知其數

又遣偏將王勝攻下海州取懷仁諸縣破千秋胡陵大

寨擒虜帥郭太師偽守王中盡得其軍糧牛馬器甲即

口獻俘 闕下 詔除太保依前功臣三鎮節鉞淮東

宣撫處置使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營田大使封英國

公是年虜犯淮西殿帥楊存中合宣撫使張浚之師與

戰於鍾離弗克 詔王赴援虜別軍數萬屯定遠王遣

成閔以輕騎擊破之轉戰數日兀木中克敵弓以走其

眾大潰遂奪鍾離捷聞 太上賜札曰聞卿親帥

將士與賊接戰追逼直至 城下賊馬一發奔潰過淮卿

已復據濠州卿忠義之氣身先士卒親過大敵嘉歎何

已况卿前後所料賊情一一必中今日善後之策更為

深加思慮措置以聞也王因上章極言爵賞之濫乞自

今非破虜復境土不界崇賞以塞侍門時和議復成秦

不克 陛下委曲聽從事亦未晚又日如王倫藍

公佐交割 河南地界別無符合莊賺 朝廷雖以王

爵處之未為過當欲乞令供其委無反復文狀於 朝

以為後證如臣言虛妄日後事成虛文亦乞重賞典憲

其言深切徹到出於忠誠且請單騎詣 闕面奏

太上率優詔褒荅其略曰卿忠勇冠時獨當一面

國威既震和議漸諧南北兵民可冀休息究其所自卿

力居多卿其保護來使無致疎虞所乞入朝奏事俟有

機會當即召卿 方 懷疑 疆場事大正倚卿重未可暫

離軍中也其後虜果負約如王所言檜甚恐即上疏曰

臣聞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此伊尹

相湯咸有一德之言也臣昨見金國撻辣有講和割地

之議故贊 陛下取河南故疆既而兀木戕其叔

撻辣藍公佐之歸和議已變故勸 陛下定弔民

伐罪之計又曰如臣言不可行即乞行罷免以明孔聖

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之義其詞反覆無據由是天下服

王精議而怨檜益深 云兀木既再陷三京又犯連水

太上賜札曰金人復來占據已割舊疆卿素蘊忠

義想深憤激凡對境事宜可以結約招納等事可悉從

便宜措置若事體稍重即具奏來王遂率背鬼軍由伽

復振之 太上復賜札嘉獎又乞與北使面議

優詔不許尋再上章力陳情誤 國詞意割切檜由

是深怨于王已而叢撤邊備 召諸大將還 闕王及

張俊岳飛除樞密使副王上表乞解樞務避寵巧開時

論高之時紹興十一年也又上表乞骸骨 不許除太

傅依前三鎮節鉞充醴泉觀使進封福國公賜第都城

奉朝請其秋 顯仁皇后龍駕來歸王朝謁于臨

平 后以北方獨闕王名特 召至簾前曰此為

韓相公耶慰問良久其後賜餉無虛月明年進封潭國

公十三年進封咸安郡王十七年以 郊恩改鎮南武

安寧國之節 太上數宣召同家人燕于苑中眷

禮榮篤數賜名馬寶劍及其他錫予問勞相踵然王老

矣二十一年秋王病不能朝迺上表謝事毋拜太師問

疾遣使肩摩鼓擊于道於是悉召故人列校勉以忠義

大節焚 券百萬親視含秘曰吾以布衣百戰致位公

王可以無憾矣以是年八月四日薨于私第之正寢享

年六十有三疾方革 累詔宣醫診視計聞 太

葬于平江府吳縣胥臺鄉靈巖山之原有 詔命奉常

祭子家又 詔奉常貳卿駁祭于都門外子孫次弟

進秩妻白氏秦國夫人梁氏楊國夫人茹氏秦國夫人

此下碑文 子男四人長曰彥書任戶部尚書今為大

刑去六字 水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次曰彥朴奉議郎

直顯謨閣蚤世次曰彥質朝奉大夫直徽猷閣黃州

次曰彥古起復朝奉大夫充敷文閣待制知平江府兼

節制水軍 此下碑文 女八人長 適故朝散郎通判饒

州曹霈次適宣教郎馮用休次適宣教郎知學國府寧

國縣王萬修次適從政郎劉莒次適宣教郎宗正寺主

簿胡 南逢 次適承議郎充集英殿修撰主管佑神觀張

子仁二人為黃冠孫男十六人曰 奉議郎大社令曰

扶 奉議郎直祕閣曰格宣教郎曰樞承務郎曰 通仕

郎曰相承事郎曰樞承務郎曰樞承奉郎曰林將任郎

曰森曰休曰楫曰杰曰本日梓曰權孫女八人一適將

仕郎王大昌餘未行 今天子乾道紀元之四年

詔特追封斬王又八年 乃 賜謚始王鼎貴嘗 戒

錄下及其家人曰忠者 臣子不可一日忘不惟所當常

行 抑亦所當常言吾雖名世忠汝曹無得以忠字為諱

若諱而不言是忘忠也吾生不取死不 也至是得謚

識 王 於微時待遇絕等苗劉之亂淵首遇害王為 地

厚葬經紀其家不遺餘力初 淵輕財嗜義家無宿儲或

勸以治生淵曰 國家官 人以 爵使 錄足代其耕也若

切切 事雖刀我何愛爵祿不為大賈富商耶王敬服其

言故握兵 三十年 未嘗為乾沒買 之私 上所

錫 資悉分將士將士故樂為之用 太上高其義

察 其功特賜 江東永豐圩田以給 其子孫 王復上書租

賦願與編戶同為 勢家倡 太上 欲成其美從之

德詔獎諭雖厚 撫將士千金有所不愛至一官一

級則靳惜如肌肉嘗 謂其將佐 曰為 國立功人 臣嘗

分吾所以使汝輩功 浮於 賞者乃所以 遺爾子孫也 天

日昭昭爵祿 虛受終 必為 禍他日為 國爪牙尤當戒

此 舊制 戰勝第 賞必以首級軍人貪得不已至殺平人

以希賞王始建議不許以首級計功 諸師保奏將士

武功 左武 各有 隊伍惟王 所部須實有功乃奏終不以

毫髮假人是以淮東一戰功最多而崇資 者少城 楚州

與士同力 役黃天蕩之戰楊國在行間親執桴鼓來楚

州織薄 為屋將士有臨敵 怯懦 者王遺以 巾綉 樂大

謙會俾為 婦人妝 以取 之其人往往感發自奮後多得

忠武彥古稟述先教不敢辭君子以為通於孝云嗚呼

王起西陲布衣杖劍從戎不十數年功名與日月爭光

何其盛也為平寇將軍為都統制為 宣撫 使為處置使

為營田大使為招討使為樞密使所踐無非 達官 要職

而能益彰平全閩夷江西剪湖湘擒苗劉推兀木塵大

儀拓東海 扞揚楚震淮陽 斬獲無非勅敵劇賊而功 益

俊偉不可及和議初定虜 使稍不恭順王忿其 無禮于

吾君 誦言 諫 之且下令所部州無得 少屈 虜使

為之沮敗性不喜便佞事關 廟社必僂僕 王陸上

流涕極言之雖不加文飾而誠意真切理致詳悉

人主知其出於忠實不以為忤也 秦檜用 事盡遣中

原人親屬還虜中有 戀 國恩不忍去必 繫以送至

謀遣趙榮王力爭曰榮不忘 本朝以州歸順父母

妻子 悉遭屠滅相公尚忍遣之無復中原望耶弗聽岳

飛之獄王不平 以問檜檜 曰飛子雲與 張憲書雖不明

其事體 莫須有王絕然變色曰相公莫須有三字何以

服天下于時舉朝憚 檜權力皆附離為自全計王獨於

班列一揖之外不復與親每建大議讜言家人危懼 或

乘間 勸止王曰今明知其 誤 國乃畏禍苟 同異時與

自豈可於 太祖官家殿下喫鐵棒 耶言雖質而

之聲連鎖之甲斧之有 持陳弓之有克敵皆王遺法

矢入 骨則以強弩放之十指僅 四指 不能動身被金鎗

如刻畫口以口王奉 朝請尤能以逆卷符 絕口不言功

名蓋自 罷政居都城高臥十年杖履 屨巾放齒林泉壑

鷗閒 若未嘗有權位者而偏裨部 曲往往 致身通顯節

鉞 相望歲時造門類皆 謝道羣工列辟想聞風采 而不

可見則相約於 朝班望王眉宇而慰喜焉至於 外夷遠

人幽閩婦安 皆知有所謂韓斬王者歲時輒相從詞王

年 安否 以為天下重如此而王日恣口檢任浮圖法

自號清涼居士故 雖權 臣孔熾王 最為所忌 嫉而能雍

容始終 蓋詩所謂明哲 保身者屬 纒之際神 爽益清冠

佩儵然合爪 而逝有 詔擇日臨奠檜 遣中書吏 韓城

以危語脅諸孤令必辭 諸孤亦緣王遺意不敢屈動

君父上表辭免 至再 太上龜勉從之其始

終思過知此 臣雄曰自起翦以來山西出將尚 矣呼吸

雷風動 搖山岳 戰勝攻克卓然以勇略聞者班班不絕

于將書 至於 達之以智謀本之以忠義如古之所謂名

將者山西蓋無幾也秦漢而下可以言智謀忠義如古

諸葛亮 郭子儀 其庶幾 乎王本山西之豪與起翦 相望而其智謀 忠義有過 前修無不及焉方逆傳

浴天王聞變慟哭士卒皆哭莫能仰視 遂自海道徑還 呂 國治方以賊為憂王 謂賊既取縱 券必無他慮 顧浩

又慮賊難勝王則深 言逆順之理知其必勝 於是頤浩 計乃决傳 卒成擒至如 中興之初倡議西 都長安

乘 建飯之勢東歸以圖中原朝議不從議者以為 深恨 及維揚危急 六飛南渡諸將咸欲 西趨岳鄂徑

往長沙 王 獨 以為為今已 失河北 山東惟有淮浙 號稱富 實若又棄之更有何地 太上 嘉納 江左立國之

謀於是乎始定臣嘗待罪太史氏獲親 日歷所紀 太上皇帝 聖語 甚詳最後論戰 議和章數十上皆

筭無遺策蓋所謂定大事 次大 疑忠 義稟於天資 智謀 出於人表視山西以資略雄者不可同年語矣是以

太上屢賜詔曰雖古名將何以加諸而 皇 上特 以忠武易名直以王 為 子儀之流惟 二

聖日月之明知臣莫若君 德音 鏗鈞 天下傳誦世忠 得 此 嘉獎其亦可謂死而不朽也耶臣聞宣王中興

如采芑江漢之詩 所述荆蠻來 威王國 庶定等 專雖以 三方 百城 地數千里 奪換煇燄 聲 勢相倚

當守謀帥 宜莫如王 授以谷 鉞 往搃其 吼 覆其穴巢 鋤其根萌 問歲 未周 三方底平

降旗 奔師 捷書相望 貨遣晉從 旌別善長 爾商爾財 我克爾征 爾農爾田 我資爾耕

仁義之兵 弔伐是尚 帝有恩言 卿古名將 胡馬飲江 充 叛以降 金陵不支 海鏡上 邦

玉盤虎旅 逆教歸路 虜犬羅 強 望風震 柳 海艦如飛 江之中流 北到 虜兵 南到 歸舟

水戰陸攻 摧枯拉 脆 般傷莫 數 俘獲萬 計 酋帥小 醜 僅脫其 身 敵勢凌 鋒 皇威益 信

未猶不 俊 纓數年 期 傾國南 侵 步騎分 馳 逆黨 成林 塵暗穹 蒼 九重制 選 罪已如 湯

王曰 呼嗟 君又 呼食 臣何生 為 矢死 報 國 部分將 佐 直趨淮 壖 親空歸 途 示 無生 還

妙算既定 有司先 施 警言 守 江 已駐大 儀 衆軍 雖殊 我 整復 亂 虜騎紛 馳 馬足俱 斷

四面塵 舉 若降若 屠 積 燄 為 丘 酒血成 淚 折鼓 獻俘 千里相 踵 號將數 百 豈計 黼重 偏裨在 楚 亦以捷 聞 王來 窮 追 虜 師大 奔

盛德之形容光明偉傑不可 掩也臣 願願采周雅聲為 銘詩以彰 元勳以歌 堯文 舜子知 人之明以

稱 明指顯耀 韓氏以 昭示 于億萬 世其詞曰 昔在宣 禧 崇極而 傾 胡首不 恭 神州盡 腥

天地 重開 真人能 翔 德業巍巍 周宣漢光 凡此中 興 誰實佐 命 繫時 元勳 王國以 定

元勳謂何 維韓 斬王 王 奮山西 起勳之 鄉 鐵胎之弓 捍馬長 梁 方在童 年 氣震山 嶽

進事徽 皇 至于欽 宗 天下兵 動 外阻內 訌 王 先戒行 是礫是 蕞 浙西山東 擴用丕 顯

霸府肇 新 乘乘 風雲 掃清南 都 大駕時 巡 淮海之 閒 劇盜蟄 起 解甲東 戈 如父詔子

帝幸餘 杭 王征徐 方 逆臣乘 虛 反易天 常 戕虐樞 臣 都城 喋血 凶後孔 熾 震驚宸 闕

王在海上 聞 變號呼 凡爾衆 士 今當 糜 麩 吾與羣 凶 不共戴 天 山川鬼 神 實臨此 言

舟師鼓 行 雷動 擊 撓彼凶 徒 裂膽 穢 天位人 口 乾清 坤夷 生擒渠 魁 梟首大 達

有狡汝 爲 盜掠富 沙 流毒全 閩 血人于 牙 振旅凱 歌 天子曰 都 世忠忠 勇 虜不足 誅

江左人 心 恃此寧 謐 中興以 來 武功第 一 淮 陽鍾離 莫 非俊 偉 生平戰 多 竹帛莫 紀

王之論 和 忠憤激 烈 利害皎 然 黑白區 別 聖主命 之 權臣誓 之 明哲令 終 天實休 之

孰不為 將 孰不建 功 勳 播 丘山 呼吸 雷 風 惟王天 資 與勇將 異 違以智 謀 本以忠 義

大疑大 事 夾於片 詞 較彼起 翦 王其遇 之 王起與 素 飯糗衣 紵 出 際 盛時 蛟龍雲 雨

解衣推 食 言聽計 行 任用不 疑 天子之 明 三 鎮節旄 二事典 策 報功惟 優 天子之 德

惟 聖天子 使 臣 以 禮 哀榮死 生 福祿終 始 重華神 武 志大 有 爲 眷言勳 勞 恨不 同時

直 王啟封 貴窮人 爵 忠武之 靈 如 萬如 郭 八言究 褒 更瞻雲 章 誰克 有 勳 上不 改 忘

豐碑巖 巖 億載有 耀 凡百臣 子 維思忠 孝 太師斬 國韓忠 武王世 忠墓在 吳縣靈 巖山西 紹興

二十一年十月葬 敕使徐 伸護其 事吳長 洲二縣 令 奔走供 役孝宗 御題神 道中興 佐命定 國元勳 之

碑款趙雄為文碑高十餘丈跌蓋在焉初教文而未立龜跌禹木瀆嘉定間以景獻恩例敕葬趙希樸於穹窿相傳磨碑為趙用者其後始樹碑為樓三成以覆之正與穹窿相直不數月韓氏首喪其長子時有術者言少須幾時穹窿亦未易當繼報景獻按碑額乃高宗御題舊府志又云後碑成而額在百步外鄉人云龍陣過揭也今穹窿尚存好事者梯而揭之趙雄文雖未必得其全王事蹟當有與宋史可參攷者

蘇州府志

右斬忠武王韓世忠碑在吳縣靈巖山之麓予少時偕王德甫吳企晉曹來殷輩為上沙之游屢摩挲焉歸田後從史有力者拓其文輒以架木懸梯為難頃陽城張古餘攝守吳郡與予同嗜募工錫十餘紙分其一見貯懸置室間數十年訪求之勤藉一慰亦晚年快事也其額云中興佐命定國元勳之碑下題選德殿書蓋孝宗御筆碑文首尾萬餘言則禮部尚書趙雄奉勅撰石刻頗有曼慮以杜大主名臣碑傳所錄全文細校無甚異同碑云娶白氏秦國夫人梁氏楊國夫人蕭氏秦國夫人其下空六字以名臣碑傳校之則周氏斯國夫人也朱錫鬯詩斬王墓近古樞

若地隘而有隔闕者不能讀也文為趙雄撰雄無文集可攷碑無建立年月錢氏跋据碑首上續祚之十五年定為淳熙四年丁酉宋史孝宗紀世忠傳俱不載立碑之事孝宗以紹興三十二年壬午歲六月受福明年改元隆興宋人撰文敘帝王紀年往往以即位為始此碑或連受禪之年計之則十五年乃淳熙三年丙申歲矣且碑載二月甲午賜謚忠武史孝宗紀作三年二月甲申是年三月丙午朔則二月丙子朔甲申為九日甲午為十九日其為二年立碑無疑趙雄及書碑之周必大系銜已泐史傳雄字溫叔資州人淳熙二年召為禮部侍郎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十一月同知樞密院事碑所系某縣開國子傳略之提名臣碑傳題沂公趙雄撰則開國之爵乃沂國矣碑文云遂又詔禮部尚書臣雄銘碑据幸輔表淳熙三年七月趙雄自朝散郎試禮部尚書兼侍讀兼給事中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則其試尚書自三年始而傳又略之周必大數字子充一字洪道廬陵人孝宗踐阼除起居郎累權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講兼中書

宮暨六夫人耐葬同與碑不合未識何據潘次耕詩碑高三丈字如掌帝製鴻文盛褒獎則誤切碑文為御製失之甚矣碑云紹興二十一年八月四日薨享年六十有三與宋史同而元大一統志延安人物傳云紹興十七年卒年六十二蓋修志之時宋史未出志家得諸傳聞故多誤耳碑末未見建立年月而碑首云上續祚之十五年攷孝宗受禪在紹興壬午次年癸未改元隆興至淳熙四年丁酉恰十有五年此碑必立於丁酉歲也

潘研堂金石跋尾

按此碑連額高約二丈六尺加以龜跌不過三丈餘蘇州府志謂高十餘丈者未確也額占碑十分之四題額十字之下有小字選德殿書四字選德殿者孝宗建以為射殿王海載孝宗皇帝關便殿於崇垣之東名曰選德規模模壯為陛一級中設漆屏書郡國守相名氏羣臣有圖方畧來上可采者黏之壁以備觀覽數延文武講論治道詢求民隱至於中外奏報軍國機務皆於此決限則細釋經傳或親御孤矢雖大寒暑不廢据碑題則親御翰墨亦在此殿也文約一萬三千九百字碎視之漫漶難讀而拓本鋪地須極寬收方能俯讀視

舍人未幾辭直學士院張說再除簽書樞密院必大奏以為不可必大因除建寧府至豐城稱疾而歸久之除敷文閣待制兼侍讀兼權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除兵部侍郎尋兼太子詹事傳載歷官如此而不詳年月攷張說之簽書樞密院宰輔表在乾道七年三月至九年正月除同知密院十月除知密院未見有再除簽書之事與傳不同而其事總在淳熙已前碑於必大系銜尚存侍講太子字亦係淳熙已前官碑云王之子彦古拜疏請立碑特詔彦古戎服入朝面賜御書俾冠碑首是此碑因彦古之請而立碑載彦古起復朝奉大夫充敷文閣待制知平江府兼節制水軍史無彦古專傳但附世忠傳書其最後官戶部尚書續通鑑載淳熙四年正月戶部侍郎韓彥古云云是四年彥古已為戶部侍郎碑所載歷官在四年已前又据碑云大師韓斬王之薨既葬至是已二十有六年世忠以紹興二十一年八月四日薨是年十月庚子葬下逮二十六年正是淳熙三年益足據也宋史世忠傳附其子彥直其約七千二百字較碑減十之五而所載功績與碑大同是史本之於碑錢

士升南宋書世忠傳二千四百字又本之史笈節
 成文惟畢氏續通鑑取歷年戰功分系於年月之
 下而其支多與碑同是續鑑亦本之碑也今以碑
 與史傳續鑑校之有碑詳而史鑑不載者有史鑑
 載而碑或略之者如碑云授鄜延路副總管加平
 冠將軍史作平冠左將軍史又云屯淮陽會山東
 兵拒敵粘罕南宋書作宗翰寇襲慶聞世忠拒淮陽乃分
 兵萬人趨揚州自以大軍迎世忠戰世忠不敵夜
 引歸敵躡之軍潰于冰陽南宋書云世忠夜 閤門
 宣贊舍人張遇死之南宋書云擊下輔逆 碑云禮
 部侍郎張浚在平江聞王且至更相慶曰韓公能
 來此事必辦南宋書云張浚召世忠于常熟碑云
 擒傅正彥師還御書忠勇二字賜王史云揭旗以
 賜碑云兀术軍于南撻撻軍于北王提海艦中流
 南北接戰相持黃天蕩四十有八日史云撻撻狂
 雜州遣字董太一起淮東以援兀术世忠與二酋
 相持黃天蕩者四十八日太一守董軍江北世忠
 以海艦進泊金山下預以鐵纜貫大鈎授曉健者
 明巨敵舟諜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每
 艦一便則曳一舟沈之碑云一夕潛鑿小河二

十里以通漕渠風濤少休輕舸渡去史云兀术諸
 諸將曰南人使船如使馬奈何募人獻破海舟策
 閩人王某者教其舟中載土平版鋪之穴船版以
 權槩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
 也又有獻謀者曰鑿大渠接江口則在世忠上流
 兀术一夕潛鑿渠三十里且用方士術刑白馬剔
 婦人心自剖其額祭天次日風止我軍帆弱不能
 運金人以小舟縱火矢下如雨孫世詢嚴允皆戰
 死敵得絕江遁去世忠收餘軍還鎮江南宋書云
 翌日風止金人槩舟出疾行如飛世忠舟大輻重
 馬騾俱載火矢所及無弗焚者火烘日曝人馬都
 盡孫世詢嚴允吉皆戰死世忠墮江楊家洲僧普
 倫以小舟出援乃得登岸奔還鎮江碑云即命諸
 軍偃鼓下泐三十餘字史云徑抵鳳凰山頰瞰城
 邑設雲梯火樓連日夜併攻碑云山東賊白瓊笠
 劉忠據祁陽之白綿山王至即欲急擊之續通鑑
 云紹興二年六月丙子初韓世忠進師討劉忠是
 日至岳州之長樂渡與賊對壘賊開壘設伏以拒
 官軍已卯世忠先遣中後左右四軍度工逼劉忠
 壘而屯碑云道斬忠於小舟傳首關下續通鑑則

云忠據白面山跨三年及是乃敗其輜重皆為世
 忠所得九月丁亥劉忠既為韓世忠所破復聚眾
 走淮西駐于蘄陽口世忠前軍統制解元以舟師
 奄至襲忠大破之忠與其徒數十人遁走北去附
 于劉豫以忠為登萊沂密等州都巡檢使碑作斬
 北去彼此五 碑云湖南遂平續通鑑云紹興二年六月
 利州觀察使靳黃鎮撫使孔彥舟叛降偽齊韓世
 忠連破湖湘羣賊順流東歸彥舟疑其圖已遂決
 策叛去碑云除開府儀同三司節制依舊充淮南
 東路宣撫使史云九月為江西南東西路宣撫使置
 司建康三年三月進開府儀同三司充淮南東西
 路宣撫使置司泗州時聞李橫進師討偽齊議遣
 大將以世忠忠勇故遣之仍賜廣馬七綱甲十副
 銀二萬兩帛二萬匹又出錢百萬緡米二十八萬
 斛為半歲之用碑云至尊憂勤如此臣子何以生
 為續通鑑詳其始末云四年冬十月丙子朔淮東
 宣撫使韓世忠奏金及劉豫之兵攻承州楚州帝
 謂韓臣曰朕為二聖在遠生靈久罹塗炭屈己請
 和而金復用兵朕當親總六軍臨江決戰趙鼎曰
 累年退避敵情益驕今親征出于聖斷武將奮勇

決可成功臣等願效區區亦以圖報遂詔神武右
 軍都統制張俊以所部往援世忠又令淮西宣撫
 使劉光世移軍建康軍篤定日起發己卯世忠以
 所部至自鎮江復如揚州碑云朝廷遣魏良臣使
 虜至維揚王置酒送別續通鑑詳其始末云初奉
 使魏良臣王繪在鎮江被旨趣行乃以是月丙戌
 渡江丁亥至揚子橋遇世忠遣使臣督令出界時
 朝廷已知承楚路絕乃連偽界引伴官嚴付良臣
 等令為阻絕處照驗又令淮東帥司召募使臣說
 諭承楚州令放過秦使良臣等至揚州東門外遇
 先鋒軍自城中還問之云相公令往江頭把隘入
 城見世忠坐譙門上頃之世忠置食良臣等辭以
 欲見叅議官陳榘提舉官董改遷過榘改送二人
 出北門繪與榘有舊駐馬久之以老幼為託晚宿
 大儀鎮翼日行數里遇金騎百十控弦而來良臣
 命其徒下馬大呼曰勿射此來講和敵乃引騎還
 天長問皇帝何在良臣對曰在杭州又問韓家何
 在士馬幾何繪曰在揚州來時已還鎮江矣又曰
 得無用計復還掩我否繪曰此兵家事使人安得

知去城六七里遇金將聶呼貝勒舊作聶兒同人克董今改城問講和事且言自泗水來所在州縣多見恤刑手詔及戒石銘皇帝恤民如此又問秦中丞何在繪蒼以今帶職奉祠居溫州又言嘗作相今罷去得非恐為軍前所取故耶繪曰頃實居相位踰年堅欲求去無它也又問韓家何在良臣曰來時親見人馬出東門望瓜州去矣繪曰侍郎未可為此言用兵講和自是一事雖得旨抽回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還與不還使人不可得而知也繪云兀木還泗上見良臣詰責其實已將斬之良臣好詞以免續通鑑云初聶呼貝勒既敗歸召奉使魏良臣等至天長南門外良臣等下馬金騎擁之而前聶呼憤甚脫所服貂帽按劍瞋目謂曰汝等來講和且謂韓家人馬已還乃陰來害我諸將擊刃示之良臣等曰使人講和止為國家韓世忠既以兩使人為領安得知其計往返良久乃曰汝往見元帥遂由寶應縣用黃河渡船以濟右副元帥昌遣接伴官團練使蕭揭祿少監李聿興來迓聿興見良臣問所議何事良臣曰此來為江南欲守見存之地每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匹兩繪云見存之地

謂章誼回日所存之地聿興又云兵家先論曲直師直為壯淮南州縣已是大國會經累交定與大齊後來江南擅自占據及大兵到來又令韓世忠掩其不備良臣等云經略州縣事前此書中初未嘗言及止言淮南不得屯兵本朝一如大國所教聿興云襄陽州縣皆大齊已有之地何為乃令岳飛侵奪良臣云襄陽之地王倫回日係屬江南後李成為劉齊所用遂來侵擾欲結揚場裂地而王之江南恐其包藏禍心難以立國遂遣岳飛收復即非生事聿興云元帥欲見國書遂以議事迎請二聖二書授之揭祿又問秦中丞安否此人曾在此軍中煞是好人良臣等對如初聿興再云奈何更求復地繪云以中間丞相惠書有云既欲不絕祭祀豈宜過為恠愛使不成國是以江南敢再三懇告若或不從却是使不成國聿興云大齊雖號皇帝然只是本朝一附庸指揮使令無不如意又云此去杭州幾日可以往回繪云星夜兼程往回不過半月聿興曰昨日書元帥已令譯一二日可得見矣碑所謂良臣好詞以免者如此碑云鎮江置司大上賜札云續通鑑云紹興五年正月王

戊韓世忠鎮江府置司時世忠與劉光世張俊相繼入覲世忠奏金人退兵陛下必喜帝曰此不足喜惟復中原還二聖乃可喜自然有一事以卿等將士賈勇爭先非復它時懼敵之比所喜蓋在此也後數日帝以諭輔臣趙鼎等贊帝誠得馭將之道帝曰楚用子玉晉文公為之側席而坐今敵騎雖退然尼瑪哈等輩猶在朕敢忘此憂乎碑云虜又犯漣水王迎擊云云續通鑑云紹興五年十月乙丑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奏偽齊遣沂州等處軍攻犯漣水軍世忠遣統制官吉州刺史呼延通等擊殲之所脫無幾帝曰中原赤子為稼暹裔死於鋒鏑良可憫也可令收拾遺骸埋瘞設水陸齋追薦仍出榜曉諭使彼知朝廷矜恤之意乃賜通袍帶將官拱衛大夫貴州刺史王權已下金統仍乙卯世忠引兵至宿遷縣時劉豫聚兵淮陽世忠欲攻之乃引兵踰淮泗芻秣而北前一日遣統制官岳超以二百人探知邳州賈舍人者亦以千騎南來與之遇眾欲不戰超曰遇敵不擊將何以報敵鳴鼓超率眾突入陳中出入數四敵乃還翼

日世忠引大軍進趨淮陽城下令統制官呼延通前行世忠自以一騎隨之行三十餘里遇金人而止世忠陞高邸以望通軍通騎至陳前請戰金將葉喇貝勒舊作牙合字董今改大呼令解甲通曰我乃呼延通也我在祖宗時殺契丹立大功誓不與契丹俱生况爾與我讐我肯與爾俱生乎葉喇即馳刺與通交鋒轉戰移時不解皆失杖以手相格去陳已遠逢坎而墜一軍俱不知葉喇刃通之腋通扼其吭而擒之既而世忠為敵所圍乃按甲不動俄磨其眾曰視吾馬首所向奮戈一躍已潰圍而出不遺一鏃世忠曰敵易與可復乘銳掩擊敵敗去世忠攻淮陽敵堅守不下劉豫遣使入河間求援于金右副元帥宗弼先是金偽與其守將約受圍一日則舉一烽至是城中舉六烽劉豫與宗弼皆至世忠之出師也乞援于江東宣撫使張俊俊不能從世忠乃還道遇金師世忠勒陳向敵遣小校郝彥雄造其軍大呼云云碑云賜揚武翊運功臣史云尋詔班師復歸楚州淮陽之民從而歸者以萬計三月除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兼節制鎮江府仍楚州置司四月賜號揚武翊運功臣加橫海武

寧安化三鎮節度使續通鑑注云節度開三鎮九月帝在平江世忠自楚州來朝十月引兵渡淮與金將訛里也力戰劉猗將寇淮東為世忠兵扼不得進七年築高郵城民益安之碑於朝平江事略焉續通鑑云七年三月癸亥朔帝次丹陽縣京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以親兵赴行在遂衛帝如建康碑亦略之碑云太上屈己和戎王獨慷慨泣涕上章續通鑑詳其始末云紹興八年十月丁丑世忠乞赴行在奏事先是徽猷閣直學士王倫既與烏沒阿思謀至金廷金主復遣簽書宣徽院事蕭哲等為江南詔諭使來計事世忠聞之上疏曰金人遣使前來有詔諭之名事勢頗大深思敵情繼發重兵屢境逼脅陛下別致禮數今當熟計不可輕易許諾其終不過舉兵決戰但以兵勢最重去處臣請當之因乞赴行在奏事馳驛以聞上許又十一月辛丑世忠言臣伏讀宸翰都邦祥和臣愚思之若王倫藍公佐所議講和割地休兵息民事蹟有實別無誣同外國詭賺本朝之意二人之功雖國家以王爵處之未為過當欲望聖慈各令逐人先欠供具委無反覆文狀於朝以為後證

西京東淮東宣撫司都統制王勝克海州先是韓世忠命勝率統制官王升權等攻海州守將王山以兵逆戰去城六十里與官軍遇敗走夜二鼓以舟師傳城北山乘城守而勝命諸軍隨地而攻火其北門軍士周成先入父老哀金帛以犒軍勝不受世忠每出軍秋毫無犯軍之所過耕夫皆荷鋤而觀八月乙亥世忠圍淮陽軍命諸將齊攻之帳前親隨武翼郎成閔從統制官許世安奪門而入大戰于門之內閔身被三十餘鎗世忠亦腔中四矢力戰奮門復出閔氣絕而復甦屢矣世忠大賞之別將解元掩擊金人於沂州郟城縣敵溺死者甚眾及班師世安以箭瘡不能騎遂肩輿而歸世忠怒命世安馬前步行世忠奏閔之功授武德大夫遙郡刺史遂除涿州團練使九月壬寅朔遣起居舍人李易赴韓世忠軍前議事奏檜主罷兵召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赴行在遂命易見世忠諭旨時淮西宣撫副使楊沂中還師鎮江府三京招撫處置使劉光世還池州淮北宣撫判官劉錡還太平州自是不復出師矣續通鑑又載是歲三月辛卯賜京東淮東宣撫使韓世忠淮西宣撫使張

如臣前後累具已見冒犯天威日後事成虛文亦乞將臣重置典憲以為狂妄之戒先是世忠數上疏論不當議和帝賜以手劄曰朕勉從人欲嗣有大器而梓宮未還母后在遠陵寢宮禁尚爾隔絕兄弟宗族未遂會聚十餘年間民兵不得休息早夜念之何以為心所以屈己和戎以圖所欲賴卿同心其克有濟卿其保護來使無致疎虞世忠既受詔乃復上此奏詞意剴切由是秦檜惡之史云世忠又言金人欲以劉豫相待舉國士大夫盡為陪臣恐人心離散士氣沮沮且請馳驛面奏不許既而伏兵洪澤鎮將殺金使不克續通鑑云九年正月庚寅韓世忠遣少師因講和恩也碑亦略之碑云兀朮再陷三京又犯漣水王遂率背嵬軍由湖口破走兀朮史云十年金人敗盟兀朮率撤離局李成等破三京分道深入八月世忠圍淮陽金人來救世忠迎擊於湖口鎮敗之又遣解元擊金人於潭城劉寶擊於千秋湖碑作千秋湖陵大寨皆捷親隨將成閔從統制許世安奪淮陽門而入大戰門內世安中四矢閔被三十餘創復奪門出世忠奏其功擢武德大夫閔由是知名續通鑑云閏六月丁

俊燕於臨安府以其來朝故也初諸大將入覲陳兵閔于禁中謂之內教至是統制官呼延通因內教出不遜語中丞王次翁乞斬通以肅軍列因言祖宗著令寸鐵入皇城者皆有常刑今使武夫悍卒披堅執銳於殿廷之下非所以嚴天陛也內教遂罷以上諸事碑俱略之碑云賊馬一發奔潰過淮復據濠州續通鑑詳其始末云紹興十一年三月庚子朔金人圍濠州丙午世忠舟師至昭信縣夜世忠以騎兵過金人於間賢驛敗之丁未金人破濠州戊申張俊楊沂中劉錡至黃連埠去濠州六十里而聞城破俊乃召沂中錡謀之錡謂沂中曰兩府何以處沂中曰惟有戰耳相公與太尉在後沂中當居前有進無退錡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可御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御也今我軍雖銳未為有制且軍士被甲荷糧而趨今已數日本救濠州濠州既失進無所投人懷歸心勝氣已索又糧食將盡散處迺野此危道也不若據險下寨塹地栽木使根本可恃然後出兵襲人若其引去徐為後圖乃全師保勝之道諸將皆曰善于是鼎足以為營仍約逐軍選募精銳旦日入濠州俊

遣斤埃數輩還俱言濠州無金人或謂金人破城之後無所藉又畏大軍之來尋已去矣乃再遣騎數百往探皆無所見俊遣將官王禁謂騎曰已不須太尉前進矣騎乃不行惟沂中與王德領二十餘騎往以兩軍所選精銳策應之四更起黃連塢午時騎兵先至濠州城西嶺上列陳未定有金人伏甲騎萬餘於城兩邊須臾煙塵塞城上伏騎分兩翼而出沂中謂德曰如何德知其勢不可乃曰德統制官也安敢預事太尉為宜撫利害當處之沂中皇遽以策麾其軍曰那回諸軍聞之以為令其走散亂南奔無復紀律其步軍見騎軍走謂其已敗皆散金人追及步軍多不得脫殺傷甚眾已酉韓世忠引兵至濠州庚戌秦檜奏報韓世忠距濠州三十里張俊等亦至濠州五十里又岳飛已離池州渡江去會師矣帝曰首禍者惟烏珠戒諸將無務多殺惟取烏珠可也漚淵之役達蘭既死真宗詔諸將按兵縱契丹勿邀其歸路此朕家法也朕兼愛南北之民豈忍以多殺為意乎辛亥韓世忠與金人戰于淮岸夜遣游奕軍統制劉寶率舟師派流欲劫金人于濠州金人覺之先遣人于下流

赤龍洲代木以扼其歸有自岸呼曰赤龍洲水淺可涉金已遣人伐木欲塞河扼舟船請宣撫速歸我趙榮也諸軍聞之皆以其言為然世忠亦命速歸而金人以鐵騎追及沿淮岸且射且行于是矢未及扼淮而舟師已去金人復歸黃連塢王子金人自濠口渡淮北歸此事碑載未晰碑云除樞密使副上表乞解樞務乞骸骨除太傅進封福國公賜第都城史云秦檜收三大將權四月拜樞密使遂以所積軍儲錢百萬黃金九十萬石酒庫十五歸于國十月罷為醴泉觀使自此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攜酒從一二奚童縱游西湖以自樂南宋書云拜樞密使營中統制官各徑達御前有不服者洵洵違言詔令後飛撫之秦檜縛軍吏胡著將以搖動世忠飛密報之續通鑑云世忠既拜乃製一字巾入都堂則裹之出則以親兵自衛檜頗不喜老學庵筆記云韓斬王既解樞柄常遊湖山間李晦叔自楚州幕官來改秩而失一舉至冷泉亭愁坐遇韓來矜其狀問之李不識韓見姿狀魁異乃告以實韓曰某有一紙明當相贈李與

謝明日一吏持牘授之仍助以錢三百千李遂陞京秩修牒詣府謝韓不復見武林紀事云世忠周遊湖山而於冷泉亭尤多盤桓又建亭於飛來峰之半顏曰翠微晚年當作小詞甚清逸凡此皆碑所略者碑云紹興十一年進封福國公其秋顯仁皇后龍駕來歸王朝謁于臨平明年進封潭國公十三年進封咸安郡王史云十二年改潭國公顯仁皇后自金還世忠詣臨平朝謁后在北方聞其名慰問者良久是朝謁顯仁在封潭國公之後也高宗紀奉迎皇太后乃十一年八月辛巳事碑作十一年與史不合續通鑑云十二年正月癸巳韓世忠請以其私產及上所賜田統計從來未輸之稅併歸之官從之二月乙丑進封咸安郡王時劉光世始薨舊功大臣惟世忠與張俊在俊勸譽在世忠左特以主和議為秦檜所厚故先得王至是世忠願輸積年租賦於官乃有此命攷異云韓世忠所以得王墓碑及諸書皆不載其制詞云願以賦租併歸官府重為遠識實麗前賢蓋度越於常人宜顯頌夫異數即指此也碑云二十一年八月四日續通鑑作壬申薨于私第之正寢碑前云賜第都城

此云私第正寢而不詳第在何處續通鑑云二十一年九月丁巳增築景靈宮用韓世忠賜第為之期年而畢是世忠賜第即景靈宮址也續通鑑先三年二月乙酉詔臨安府建景靈宮其後創於新莊韓世忠賜第相連而新莊橋景靈宮乃合兩家賜第為之不止世忠一第矣咸淳臨安志斷王府為在前街街西兩賜第一在清湖湖西鎮以高在藏庫基一在新莊橋西殿以蓋景靈宮遂從今處高宗嘗名其間曰慈功景靈宮在新莊橋之西新莊橋亦名祥符西橋在餘杭門內北新隅車馬門之南似即今杭州府城武林門內教場火神廟之地此則賜第之所在也世忠以八月四日薨至九月四日其第即改築景靈宮可知宋時賜第生則居之歿即歸之朝廷子孫不得復居矣碑云錫尚方名永龍腦香以敘史云賜朝服貂蟬冠水銀龍腦以敘碑云所以慰卹其家甚至遣敕使徐仲護葬事續通鑑云其子直敷文闈彥直直祕閣彥樸彥質彥古皆進職二等又命睿思殿祇候徐仲護葬事碑于冠服及徐仲之官四子之進職皆略而下文敘彥朴云奉議郎直顯謨閣彥世續鑑則云直祕閣而不言彥世史併不載彥朴皆互異也碑云王艮然錢色曰相公莫須有二字何以服

天下史云岳飛冤獄舉朝無敢出一語世忠獨搜
槍怒語在檜傳又抵排和議獨槍尤多或勸止之
世忠曰今畏禍苟同他日頃目豈可受鐵杖于太
祖殿下中興紀事本末莫須有作必須有何以服
天下作何以使人甘心續通鑑攷異云朱彝尊謂
宋史作莫須有未若必須有為得其實徐氏後編
從之今攷熊克小紀作莫須有是宋史所本也据
此碑則亦作莫須有又按史世忠傳云語在檜傳
檢宋史檜傳並無此語惟岳飛傳云獄之將上也
韓世忠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
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
服天下語與碑同然則史作語在檜傳者蓋在飛
傳之說也碑云弓之有克敵太上以其制下兵部
及頒降諸將者是也續通鑑云十一年六月甲戌
詔有司造尅敵駕韓世忠所獻也帝謂宰執曰世
忠宣撫淮東日與敵戰常以此駕勝朕取觀之誠
工巧然猶未盡善朕籌畫累日乃少更之遂增一
石之力而減數斤之重今方盡善後有作者無以
加矣然續鑑但言詔有司造克敵弓据碑則連後
貌齧連鎖甲抗陳谷皆下兵部也凡此皆碑略而

作撻字也續通鑑作撻不野除少保武威威德軍
節度使改除武寧安化軍節度使史云五年進少
保六年授武寧云云東人及太行羣盜東人史作
駕秦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史無南字冊拜太師
以是年八月四日薨史子拜太師在八月薨後本
宋史太師
誤作太史此皆碑文互異也碑于郭氏秦國夫人
之下刊去六字据碑傳有周氏斬國夫人六字碑
云王之孑孓古方居斬國夫人孑則立碑之時斬
國夫人已卒且彥古似卽斬國所出不知碑何以
刊去此六字也又兼節制水軍下刊去八字碑傳
云今家居終斬國之制世忠有四子彥朴蚤世彥
直彥質彥古俱存而請謚立碑獨有彥古則其時
彥古官位較顯得以上請也此碑之立距斬王薨
已二十六年王初薨時節終之禮頗為簡略殆由
和議之成本非王意而岳忠武之獄王在朝堂又
直言其誣槍實深銜之故薨時其子未嘗上請直
至淳熙三年槍死已二十年始請立碑且得直書
罷兵還朝之事耳碑在靈巖山西起先曾祖贈資
政大夫大理寺卿墓在靈巖山北礎村硯山之下
去墓墓不遠每值拜掃過此輒摩挲碑下然穹碑

諸書加詳者具有碑與諸書小異者高平嶺史作
萬平嶺騎馬郎君兀哆史作兀哆滅底河史作滅
底河轉進武副尉史作進勇副尉王選敢勇二十
餘人伏堰橋至今杭人呼堰橋為得勝橋史作兵
二千伏北關堰杭州府志云德勝橋一作得勝在
覓渡橋直北夾城巷東咸淳志舊名堰橋韓世忠
于河掩擊苗劉故名德勝睦之清溪洞史作清溪
峒縛偽八大王格殺數人史作數十人獨與蘇格
等五騎俱史作五十騎虜騎五千餘史作二千餘
勝捷軍統制張師正史作張思正別將以後軍先
退別將史作陳思恭皆斬左右趾以徇史無趾字
楊國夫人史云世忠妻梁氏封安國夫人三守鎮
江兼制海道史云為浙西制置使守鎮江以二百
人伏廟中史作百人除檢校少師武威威德軍節
度使史作少保除王福建江西荆湖南北路宣撫
使史作副使白綿山史作白面山兀木號知兵聞
大軍倉卒南還喜甚史作聶兒字董聞世忠退云
云與虜酋厲兵秣馬直趨江口至大儀續通鑑云
撻不野擁鐵騎逼大儀各持長斧斫馬足史云各
持長斧上撻人曾下斫馬足擒其驍將撻李即史

細字不能詳玩今得張古餘太守所贈榻本始克
展讀且以其文至一萬四千之多而與諸書參校
仍多所略因詳攷之并互異者備錄以資參攷碑
中缺字甚多錢君何在嘉定有書賈以宋刻杜大
圭名臣碑傳求售乃取此文與碑參攷凡碑闕字
得盡補注然碑傳有與碑字多寡互異且尚有譌
誤之處不可從者仍從碑文之舊又碑傳缺一頁
自王怒且罵至陸必元止碑於此頁所缺五十餘
字無從校補矣今揚州文匯閣鎮江文宗閣杭州
文瀾閣貯藏四庫全書名臣碑傳業經錄入好古
之士不難就閱謄鈔則此碑缺字可得其全矣
潼川府學泮橋記
碑高八尺八寸廣五尺三寸十
八行行三十四字正書篆額
水與道同體故帝王資已建學天子曰辟廱諸侯曰泮
宮則又其等也潼川古大或學視泮宮曰典弄有泮水
湮塞戲入乾道九年夏祿堂郡文學 太守馬公諒
已濟復或謂文明之地埴缺不宜接頰水之制自西而
南而東式方皆水直南當輿梁以道往徠於是即土為
橋鑿渠通水使東西相承上施欄礎以延波光旁列四
趺以固栢植視之流貫若弋凹然其史也論定役與畚

鍾四集疏開立就方命釘發而 馬公奉祠西懸

提點刑獄何公兼府事今未及下首圍持功若出己

意即鳩工伐石具舟運致斷盤扁礪露動雲台口砌平

布罔淪規畫祿適被濬檄試貢士武信暨題則見鸞橋

飛虹流水印瑣風日凝瀾月星澄堂儒學氣為頓增爽

儼若藻青矜超然若生於千百載之上而獲游先王之

庠序矣士口口古及循非才非不逮也政教失軌物

廢習見苟簡志氣無所發越而胥流下也道學之妙口

焉而得者深而艱感焉而得者易而樂故職教化者示

之德行寓之形器樂五几杖有銘宮室車服有度皆所

以使學者目擊心悟怡然自得也浮閭老子之居精極

靡麗猶能起人敬信矧夫水有澤物之仁清明之智流

行適宜之義盈不踰節之禮進二不已之誠賢寄意

於此美類最遠 二公深明制作之本力補墜典之

缺諸生入門而見古制升堂而味古書終日所從事者

無非先王之舊其胸中豈不翻然有感而思自致於國

人之地哉繼自今賢才輩出然後知泮水之復果益於

名教也 馬公名騏字德驥立 朝為中書舍人

何公名熙志字忠遠立 朝為御史臺檢覆官

道學政事諒然俱蜀耆輩其所建立可紀類如此淳熙

其字以揭之庶後之君子由其說以知其實有以敬其

事是年秋余秩滿去邦人具石請記以文謝不能姑為

誌其略 按魏城縣宋時屬綿州巴西郡總隸于成都府路

其地北達關中東通荆襄碑故云長安襄漢畢出

元年六月既望門生從事郎充潼川府學教授白祿記

門生迪功郎新劔州陰平縣主簿主管學事胡鼎書并

篆額 魏城縣通濟橋記

碑高九尺六寸廣四尺四寸

十三行行二十七字正書

承議郎知魏城縣事尹商彥書

蘇兩蜀道長安道襄漢畢出於魏城縣車輿步騎往來

日經屬縣緣大谿其深二十尺廣六倍官舊為梁叢木

桑土歲漲潦不能支輒蕩去吏循故牘徵木於民得大

少六百章迺復就巖勞於成毀病之而販負細人適當

壞多涉溺溪之上有為浮圖幢石者招其險魄也余為

之宰始命伐石于西山得為柱者十有六為版為枋者

半率巨壯力敵百鈞板其趾穿植以柱柱為三門壓以

枋又為方壻層累於兩柱之間架木為梁閣其上凡二

十盪其廣如溪從十有八尺飛簷列楹其楹如前丹雘

輝明氣象偉傑北道千里行者創見經始於淳熙己亥

十月之望斷手於庚子二月之朔是役也費甚廣以儼

工市材而民不知橋成越四月水大至濤鼓風湧與衆

爭高而砥柱及立飛閣渠渠若丘陵焉驚流無以用其

暴於是可以紓民之役而遵行道之安也通濟舊號大

御史之謹者有穴城而戰若統軍之雄者異派同宗斷

斷稟稟是以知肇慶之所取亦吾平昔之所樂親也附

立於淳熙七年

友石臺記

碑共四石各高七尺六寸廣三尺五寸三分第一第

四兩石皆六行餘俱七行每行皆十九字行書在臺

府

友石臺肇慶吳公南園勝處也臺因墩形不事培剗秀

有大柿樹如側蓋然風藤月篠從而附益之

可容六七客肇慶羣石置其上所以悅觀瞻而供遊

憩也石出吾里無缺空奇怪之姿特以其介然若英毅

之氣鍾結而成者皆取以自近焉倚立參錯如拱如伏

遊其間者莫不神竦意動吾知肇慶之不朽為此戲也

徐而物色之老而耄耄有若純臣者示人以忠不玉其

佩有若祈子者示人以孝容儀儼麗有若奮威者示人

以勤詞氣剴切有若徂徠者示人以直有數馬而對若

手敬書以遺 公之孫子焉

友石臺記朱文公淳熙己酉年書記後書云此屏山

先生紹興甲午年間之所讀按宋史儒林傳劉子翬

字彥冲學者稱屏山先生以大儒之文得朱夫子書

之而益彰矣朱夫子書似不一格他所見者不具論

惟舊得家傳詩禮四大字筆法端嚴此書則極流動

宋二十一

然端嚴者自逸流動者不放要是中正和平之氣流
溢于筆墨間者也是碑在福建建寧府載天下金石
志中觀妙齋金
石攷略

按此碑無建立年月未有朱子跋云此屏山先生

紹興甲午年間之所撰後學朱熹於淳熙己酉登

臺諫記云云紹興無甲午甲午歲為淳熙元年攷

宋史劉子翬傳卒年四十七不詳何年傳稱父幹

死靖康之難子翬廬墓三年服除判興化軍計其

時當在建炎末年羸疾辭歸武夷山不出者十七

年其作此記當在此十七年中而以意度之所謂

甲午乃甲子之訛是紹興十四年也傳又稱熹父

松且死以熹託子翬及熹請益卒為備宗蓋朱子

從學于劉子翬故跋此記稱後學跋作于己酉為

淳熙十六年距子翬作記又四十六年是時朱子

當是主管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力辭除祕閣修

撰奉外祠之時也跋稱登臺誦記似已刻于臺

上然無明文而又有紹興甲午之訛不敢竟定為
甲子則碑無可系因系于朱子作跋之年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一

賜進士出身 諡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宋 二十九

漢陰鳳凰山神碑

碑高七尺三寸廣五尺三寸二十六
行行四十五字正書篆額在漢陰

宋鳳凰山神昭烈公廟碑

漢陰之鳳凰山為山鎮最鎮禹導嶠家內方雖於
夏書不述顧饒風女牛山峙其西東氣象獨落落

雄秀金海濱之為望宜建嶽嶽降神宅靈

日大振顯按圖經山亦巒巒排嶂疊為層十有

二如翔羽矗立千仞綿裘盤踞踰數

百里漢江繞其陽月河注其陰上列三湫下溉萬頃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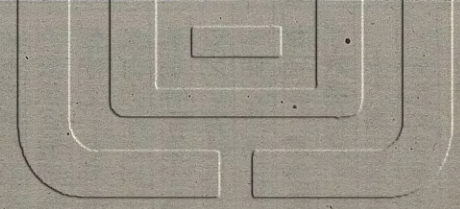
風雲雨蛟龍山祇木魅百怪屏衛異時

宿瘡嘗據其險以備攻守其亦臣伏橫陸夷曠行

於式祝號加公爵田昭烈賜廟額曰靈

以崇發祥之祝融汾之臺駘司山鳳

祀秩水旱疫癘則祭元豐初神以雨



雪錫神之聰鑒欲依民和相形響

暨鳳立祠同委壤惟神之貌象物儼然宣撫岳

飛奏請申命駭心動目恍若見其驂馭

神冠玉立慘氣威駭心動目恍若見其驂馭

羣龍揮斥雷風漢紀將軍生面廊崇庶備門廣庭潭

灑窺窺其齋祠室井甃庖廩列豆華煥鮮麗於神之盼享稱其

尊虔且於茲山增輔壯之祝史則厥初除地藉草

摧滋甚於贖守帥四明楊公往返展敬慨然屬

邑令何君神而愧公之志敢不恪恭故事於

雙是忝於時道洽民格費竹木瓦甃鐵石丹堊以枚數斤會者四萬八千有奇

百工鳩力計給墮廢經始於紹熙改元八月癸未訖事於中冬之戊寅

比公持本道漕節歸重臺府

比公持本道漕節歸重臺府

比公持本道漕節歸重臺府

比公持本道漕節歸重臺府

比公持本道漕節歸重臺府

比公持本道漕節歸重臺府

比公持本道漕節歸重臺府

比公持本道漕節歸重臺府

○賦二詩冠冕前作又大書廟之額榜修其光華歲遂大熟無水旱疾癘先是已酉冬 公以○○○○

○鐵石之心始敷密雲已布水沉之烟未斷雨雪其雩之語揭於謝文士夫老交○為美○○○○

○公像以誌崇險仲以為君子忱誠通天寅焚之柄實總理百神 公抱負道學德業初遷

無○○○○○○○○威伸於雷霆之餘迺沐以春和之膏澤有如去橫費禁苛欽安邊陲和軍心興學校

作士類重農政○○○○○○險難綱條敘密輔宏化列城叢祠方率職惟謹鳳亭繪像何翹迺大江之

月升太山之雲然令與民敬○○ 神屬仲記脩廟工役因詔遺思於無窮嗚呼宇內山多以風名茲山

獨倚 神為重 神之祠又倚 公為重異時山可磨滅 公之德永配 神不朽石泉寄在景

仰令具碑文請亟書刻之仲三薰臨文○之古碣其○雪風雷祥貺異兆書之殆不勝書第欲錐去箕筆刪

鬼愁志怪推顯晉○○草僊翁飛蛻之逝○○○○○之德與山俱高令青城忠義故家撫仲之言

日然是為記紹熙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奉議郎直差知金州石泉縣兼管勸農公事王仲記承直郎官差知

役慨念民輸當四倍於每歲之常迺官出錢萬緡為民助查沉賈嗣祖晏表張柄實董其事

按宋史河渠志山河堰祇載乾道七年吳琪發卒助役修堰之事此後無文自乾道七年至此僅二

十餘年乃以紹熙四年大水決六堰此堰被決遂致重修晏柔臨湍人知南鄭縣見鄧君碑題記

顏魯公送劉太冲叙 碑連額高五尺二寸廣二尺五寸兩側書上載十三行行十二至十四字下載十七行行十七字行書額

書正 ○城之華望者也自開府垂明於宋室澤州考績於 國朝道素相承世傳儒雅向矣夫其果行

脩繁斯文彪蔚鄴不昭乎移華龍驥乎雲路則公山心禮築高尼於前冲與太真嗣家聲於後有日采昔余

作郡平原拒胡羯而清與從學掌銓吏部第甲乙而超升等第爾來蹉跎猶膺卑位雖才不偶命而德其無鄰

故冲之西遊斯有望矣江月弦曉秦淮頂潮君行句溪正及春水窮哉之子道在何居魯郡公顏真卿叙

右顏魯公帖口番本題送劉太冲叙也併及其仲氏太真口舊唐史文藝有太真傳不紀其與伯氏繼登

金州漢陰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何聖書眉山家應龍篆額 按是碑乃宋紹熙時所立鳳凰山神廟記碑為風

雨所蝕幾不可句讀就其文觀之知山神於宋時曾加公爵并賜廟額宣撫岳公又奏請裝脩貌像

殿宇頗稱宏敞其上列三湫下載萬頃當是謂龍神也鳳凰山在漢江左岸故曰漢江繞其陽月

河注其陰月河即水經注所稱之月谷川也今漢陰城實在漢水之北五十餘里襟帶月水地無高

山峻嶺左右坡坂殆即水經注所謂月坂歟鳳凰山峻嶺江岸高插雲霄宜為宿將據守以備攻討

弘北史謂之金鳳山祖官陝右時因公至此徧訪地志旁詢鄉民山神祠宇絕無人知惟殘碑斷碣

委棄榛莽而已 山河堰落成記 唐崖高七尺四寸八分廣一丈九尺八寸四分其

十六行行九字每字徑六寸許篆書在漢城縣紹熙五年山河堰落成郡太守章森常平使者范中莪

戎帥王宗廉以二月丙辰徠勞工徒城別為六凡九百三十五丈醜渠四百一十丈木目工計七十二萬四千

九百有奇工以入計一十五萬九千八百有奇先是四 天贊上策文集三十卷見館閣書目其在縣北鄉

塘神市八月有祭禱必應深陽人尤神之神道碑裴度撰蔣道書昔曾易置○屏旋轉縣齋振到官初得

之縣庖下僅存○百七十有九字同郡李兼經從相與起○鄉賢出其家藏顏帖再摹入石并斷碑○○

廡壁叙言彭城華望以劉於此邑為著○○募云宣城陳留是也開府澤州公山○禮表其先世也平原

從事銓部甲乙顏常汲引○也蹉跎卑位悼其窮也句溪春水此邑時屬宛陵也鄭薰北望樓記言元載

貶顏夷陵別駕後遷廬陵刺史道出前塘有左伯桃詩第序腦亡太冲彭三字考汝越帖亦然莫可補闕

云慶元己未上巳宣城戴援跋邑人秦堦書額 毗陵潘壽仁模刻

顏魯公送劉太冲叙參顏理奇于二王法外別有異趣米元章謂如龍蛇生動見者目驚不虛也宋四家

書派皆出魯公亦只爭坐帖一種耳未有學此叙者豈當時不甚流傳耶真跡在長安趙中舍士楨家以

余借摹遂為好事者購去余凡一再見不復見矣淳熙秘閣續帖亦有刻 畫神室

右叙載魯公集行書筆筆作折斂股法為顏書之冠

按宣城戴瑗跋云得劉太真墓碑于縣庖下同郡李兼經因出顏公送太冲真蹟遂刻石同置縣齋此碑蓋刻于慶元間趙氏已不及見然真蹟猶藏于陝西東氏吾邑宋閔叔遇東孝廉于京師獲見之紙碧如玉墨黦于漆歷數百年如初落筆者首闕劉太冲彭四字與刻本合冲弟太真史有傳登天寶上第文集三十卷神道碑文裴度撰蔣遵書史既不為大冲立傳而太真傳又不及其兄微此碑冲幾湮沒無聞矣米元章書史云此序碧巖書王欽臣故物也華陰王宏撰云此序真蹟為渭上太宗伯南子與先生故物一孝廉借觀未還而逸其姓豈即東孝廉也耶金石錄補劉太冲帖碧巖書宋時為唐卿所收其子常語米老謂與智永千文柳公權等書同墓則世間已無此帖矣而董思翁跋又謂在趙中舍士楨家當時有審為王說購去之語豈果為晉卿所得故流傳至今耶又米氏書史稱坳將才不偶命而德其無隣九字剪去今此帖九字無恙獨闕首行五字不可解也蓋唐人善鈎摹或別有搨本亦未可定此序不記所作之年按序中有秦淮頂潮句溪春水之語亦當在刺江寧

可成樂聞之亟訊其顛末云昔淳熙間故待制張公宗元以所得分地七畝餘棄之學以葬遠方士子之不幸而死者名廣惠山出清波門並城而南過劉寺五六里道梯子領步漸高坡隴相屬至方家壩即其所也山之東為官衢西直循王府山其南接民家方氏墓北距即主簿山廣袤十有五丈幽靜閑寂面勢頗稱舊有守者廉稍不繼棄之去以故殯者少地益不治可成命學錄李君元白孫君瀾往視之舊殯凡九各有表識喟然歎曰朋友死無所歸於我殯是非學校之責乎乃裒金錢加修焉即土周而發以石循山趾而綜以籬徹舊門而改作之增為三間以備時祀之所廣出入之路復命守者給以券食既成祭以安其神又定津送之費律以給之制時祀之式使歲舉行之榜曰寧遠司成之惠甚渥也嗚呼士不幸而死又不幸而貧或遠不能以歸葬則殯於此者豈不愈於寄之僧舍乎朋友致歲祀墓了供洒掃政使有家殆不過是昔延陵季子葬其子於贏博之間三號遂行孔子以為合於禮然則斯殯也而遂葬亦豈不可雖然庸庸不繼時祀不修則朋友義廢而寧遠之意荒矣向其永念之哉

嘉定元年九月日

追為刑部侍郎在江寧者僅八月則知此序與送蔡明遠叙同時皆當在乾元二年也又叙中言昔在平原拒胡羯而請與從事乃知公以平原刺史拒祿山時太冲實與有功而舊史但稱清河客李萼不及太冲非有此序則太冲一段謀畧幾沒殺千古矣則知此序關係太冲不小非直移贈而已此序碧巖書碧巖宜墨故在顏書中獨為賅潤竹雲題跋此序亭熙續帖亦有刻與世間流傳本迥不同其鬱屈飛動處更出今本之上今本首行全闕劉太冲者彭五字或以小楷書補之亭熙本首闕上半行太冲彭三字尚完冲字有微闕劉字闕右半劉上尚闕三字則不可知何字矣虛舟題跋

寧遠記

碑通額高六尺二寸五分廣三尺七寸八分兩截書上記十九行行二十五字下條自二十行行十五字正書隸額在

寧遠記

國子司業王介記
國子錄陳一新書

條目如后

一每歲清明奉錄前期開諸齋每齋率錢叁錢省委公厨具鷄黍之屬至日舉錄一員輪請長論二員同詣義家致祭遇晴則行其儀用鷄黍從食果子共十豆酒各三酌墓神用鷄及果子共三豆酒亦三酌並備祝文香茶之屬祭畢以所饌給墓了並隨行僕從元造長卓貳隻用畢仍寄留墓了家
一兩學生員有不幸身故家貧地遠合葬義家之人本齋長論保明申舉錄備申本監請官會貳拾千充結砌等費委舉錄長論及其鄉人營辦非就義家安葬者不給葬之日請本齋集正直日送至墓所
一募丁陳勝月給係轉運司給到小券一名專充看守不許本監人輒行攙請如或運司給付不時許墓丁經監投狀本監即與施行 陳□□刊
按此碑杭州府志引武林石刻記僅載舉書姓名及高廣行字之數不言碑舊立處所宰制府衙西胡志金石卷并不載此碑可知此碑之不顯於世久矣碑云開禧二年今兵部侍郎戴公溪為司成宋史儒林傳戴溪字尚望沈光作戴溪春秋不嘉入淳熙五年為別頭省試第一宋史選舉志孝宗時在朝清要官

期親許傑子弟作侍補國子別號監潭州南嶽廟
 考按此別頭省試疑即別號之說監潭州南嶽廟
 紹熙初主管吏部架閣文字除太學錄兼實錄院
 檢討官正錄兼史職自溪始升博士除慶元府通
 判未行改宗正簿累官兵部郎官開禧時和議成
 知樞密院事張巖督師京口除授參議軍事數月
 召為資善堂說書由禮部郎中六轉為太子詹事
 兼祕書監權工部尚書除華文閣學士嘉定八年
 以宣奉大夫龍圖閣學士致仕卒傳載溪之歷官
 如此据碑則開禧二年官兵部侍郎已前官司成
 史皆署之碑云出清波門並城而南過劉寺五六
 里道梯子領至方家塢劉寺者咸淳臨安志云紹
 興十八年建十九年賜褒觀崇壽額西湖游覽志
 云俗稱劉孃子寺劉貴妃父懋因金人南侵獻錢
 二萬緡以助軍費高宗嘉之遂令建寺以為功德
 甬青日札云西湖褒觀崇壽寺乃紅霞帳劉貴妃
 香火院故俗稱劉寺紅霞帳者宋宮人品名也江
 湖後集載周端臣劉寺墳園詩萬頃蒼寒擁寺門
 寺牌金字御書存其規模可想梯子領同嶺似即
 梯雲嶺在慈雲嶺東方家塢今作方家峪咸淳臨
 安志在錢湖門外路通慈雲嶺梯子嶺按爾雅釋

水注谿曰谷或从山集韻塢四方土之可居也又
 水厓曰塢是峪塢義同而音亦相近然今人皆不
 知有方家塢之稱矣至碑載循王府山郎主簿山
 皆不可攷寧遠二字是太學義家祠門之題榜記
 中所列條目三則制簡而儀備想見南宋大學師
 生用意忠厚可以風世其云每齋率錢鑄銀省者
 正字通云凡園廊有孔可貫繫者謂之鑿是鑿與
 貫同未便食貨志錢幣不詳省字之義嘗見南渡
 初製銅牌文云臨安府行用準二百文省準三百
 文省準五百文省宋時民間行用有以八十及八
 十五為百者疑即此省字之義歟起在西湖修志
 日揚得此碑及主講敷文乘暇日徘徊方家峪尋
 此記中所載各舊蹟則剝榛彌望詢之山樵野牧
 無有知之者矣並詳於此以志慨

澱山會靈廟碑
 碑高三尺許廣二尺四寸丈廿四行行廿七字正書
 額題會靈廟記四字篆書在青浦縣澱山廟左壁

會靈廟記
 祀天下之大典也德不破物功不及民者不在是典禘
 所以報歲功也凡水旱疫癘螟蝗則黜其方之神然則
 在是典者庸尸素哉歲歲秦時 邢氏三女子死而有靈

能役鬼工各開湖泖潞亂流以泚水患 澱湖之
 靈其季也固苦之利舟楫之益民歌與豐苗害不生一
 方之氓均佚其惠嘉定七年孟夏大旱奔走群望有禱
 輒爽知縣事李伯壽命主簿陸屋躬至巖扃檀木始然
 水立晝昏濺沫飛濤沮洳冠裳傍脫辟易陸固自若不
 衡不倚若有相者得魚得蛙迷雨之徵必冀所求不獲
 不已白魚既躍蛙亦隨至霏雨霽注三日足用歲大有
 秋申聞 朝廷錫號會靈揭榜之辰陸乃肅齋黃
 奉其行以修 君賜以荅 神祝觀者如堵震動
 山谷水天一碧幽顯咸若黃耇結背歎未會有神眎而
 作日 神來止茲福我茲土千有餘歲不知幾縣吏之
 禱於斯也一朝潛德撤覆於吾賢父母之手久矣吾
 神恒其德而敷其惠也褒封之後凡所以惠我者亦豈
 有加於疇曩而貳其心哉獨嘉吾賢父母能講明政之
 所先務使 朝廷恩渥不及尸素之鬼足以風厲
 素食息事之人俾敏厥修予聞而嘉之遂彙括其言而
 文之俾修歲時之記者歌之歌曰
 湖山兮蒼蒼湖底兮天泱泱樓凌空虛突兀兮金銀鑑
 舳艫兮轉輸杭紵兮繞湖不知其幾千萬兮容豐凶於
 慘舒烟冥冥兮雲澹風蕭蕭兮葭莢貝闕兮藪蘆省物

不庇瀆方民不領願煥兮榜題雨露兮新滋 神之靈
 兮聽之
 嘉定九年孟秋既望前台州報恩光孝禪寺住持嗣
 祖居簡記
 寄理 勅賜進士出身嘉興華亭支鹽官建安
 徐榮叟書并篆額

澱山普光王禪寺住持傳法僧 立石 高舉刊
 按此碑撰者僧居簡書篆者徐榮叟居簡自稱前
 台州報恩光孝禪寺住持雲間志載明行院記則
 云勅差諱安府淨慈光孝禪寺住持北礪居簡記
 嘉熙初元立此碑立于嘉定九年彼碑則在後一
 十一年矣 四庫全書錄其所著北礪集稱居簡
 字敬叟潼川王氏子嘉熙中敕住淨慈光孝寺因
 寓北礪日久故以名集其集詩文各為一編宋代
 釋子兼有詩文者惟契嵩與惠洪契嵩之文博而
 辨惠洪之文輕而秀居簡此集不摭拾宗門語錄
 而格意清拔自無蔬筍之氣据此則居簡工文觀
 此碑可得其槩矣居簡晚年又嘗住嘉定南翔寺
 今尚存二碑是其所撰也徐榮叟宋史有傳字茂
 翁煥章閣學士應龍之子及考應龍傳不詳何貫

朱竹垞洞霄宮提舉題名記作浦城人此碑自稱建安與題名記異傳稱榮叟嘉定七年舉進士歷官通判臨安府累至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未嘗載其初任華亭支鹽官蓋史略也碑云朝賜進士出身此為後人承銜用賜進士出身之所助而此上有寄理二字未曉其義以應揣之當與權攝治理同謂支鹽官非其本職一時暫寄耳其云嘉興華亭則此時秀州已升嘉興府也支鹽官宋史職官志食貨志皆不載此官雲間志倉庫有支鹽倉在縣西北三十五步乾道六年閏五月奉朝旨移置本縣又廨舍凡十支鹽官廨舍列于第一百一十步榮叟之居此官志亦無傳可攷碑云嘉定七年孟夏大早知縣事李伯壽命主簿陸屋躬至巖扃榘木始然水立晝昏濺沫飛濤沮如冠裳傍睨辟易陸固自若不衡不倚得魚得蛙連雨之徵白魚既躍蛙亦隨至需雨霽注三日足用朝廷錫號會靈揭榜之辰陸乃肅齋齋奉其行觀者如堵震動山谷云云雲間志不載災異華亭縣志詳異不載嘉定七年之早知縣事李伯壽雲間志僅

載知縣題名云李百壽嘉定七年任而亦無傳百壽伯壽志與碑異或志有傳寫之訛主簿陸屋則雲間志與松江府志華亭縣志皆不列于題名雲間志載主簿廨舍在縣西七十步又亭館條下云公餘風月在簿廳後嘉定九年簿四明陸屋建始知屋是四明人也以求雨有應之主簿可謂賢矣而志乘無傳賴有此碑傳之咸淳臨安志載陸屋號盤隱官府判嘉定中與僧居簡倡和而不詳其賈四明可據以資互證又檢靈隱寺志載屋所作冷泉亭放闌水一詩云泉聲飛出關委折綠陰間此地原無暑多時不入山草欹疑石墜水定見魚還難得同援鶴游吟半日閑附錄于此以見其兼能詩也碑書楷與峭同從廣韻也其云民歌婁豐與唐石經周頌婁豐年句同漢書屢俱作婁說文有婁無屢新附始有之可知南宋時所行毛詩尚仍唐本今監本汲古閣本則皆作屢矣激山今在平陸登巖望激湖遠隔二十里外碑云水立晝昏濺沫飛濤則宋時山猶在湖中矣祈雨取水以得生物為驗若今早禱龍洞求得蜥蜴迎歸而雨降是也得魚得蛙想亦蜥蜴之意故魚躍蛙至為所

求之俱遂也沮如冠裳旁睨辟易則風浪中見神之降矣朝廷賜榜屋親捧而來故觀者震動山谷大抵神舊有祠至此始有賜額也祠之創始無從追攷陸廣徵吳地記但云秦時有女子入柘湖為神即此祠也雲間志云柘湖今埋塞為蘆葦之場神亦弗祠今激湖中普光王寺亦有二姑祠靈甚湖旁三數十里田者與往來之舟皆禱焉故老相傳秦時姓邢氏女兄弟三人即柘湖所祠也至元嘉禾志稱三姑祠一在府南七十里柘湖一在東北七十二里澱山湖嘉興府志載海鹽縣秦置後陷為柘湖移縣武原鄉漢時又陷為當湖移於今處然則柘湖舊屬海鹽三姑祠舊在柘湖因海墜而弗祠則柘湖之祠廢久矣不知何年建於澱山雲間志未能詳也宋何松年三姑祠記則云秦始皇時邢氏有三姑長曰雲鶴夫人主澱湖則是三女華夫人主柘湖季曰降靈夫人主澱湖則是三女分主三湖而三夫人之號不能詳其為何代所封今志乘可攷者惟柘湖與澱湖其沈湖之所在及有祠與否從無述及者此碑云邢氏三女子死而有靈能役鬼工各開湖泮瀦亂流以泮水患澱湖

之靈其季也是亦以在澱湖者為季女在別湖者為長次二女但柘湖沈湖無明文耳然松年記又云夫人邢其姓家澱湖東地曰柘谿降聖夫人少奉普光王之戒故其後遂蒞澱湖夫普光王釋典向無此佛名至唐中宗時僧伽建寺請名普照王寺中宗以照字是天后諱乃改為普光王寺語見曝書亭詩集註安得謂秦女奉普光王之戒耶莫儔澱山建塔記義燈禪師建塔夢中有榜題曰普光王寺後請額以符其夢其柘湖秦為海鹽城在嘉興府南七十里安得謂秦女家於澱湖東之柘谿耶然則舊說之訛傳自宋時已然矣今觀祠宇在普光王寺山門外左首數弓之地建屋二進前為廟門後即神殿各三楹不甚宏敞而門前殿後別無餘地可以再增屋宇似此形勢顯係先有寺而後有祠者松江府志以神為寺之伽藍非無因也寺初建於建炎元年賜額於紹興八年則其朔基不過在建炎已前當不甚遠農田餘話稱舊有登禪師者始結廬於山居人捕魚竟日不得就師問故師曰但以爾舟載土詣吾山當遂所願積累既久因以建寺蓋山本低小賴漁舟載土積累始

寬所謂登禪師或即莫儵記所稱之義燈則建炎已前建寺建炎以後建祠無可疑者碑云神來止茲福我茲土千有餘歲益祖述何松年祠記之語耳神最靈異謁祠者稍涉褻慢即有禍災故祠門常閉不敢輕啟碑在廟庭左壁與沈氏捨田碑內

外相背在牆外者蔓草荒蕪從無人摩挲推拓相昔總修青浦縣志採訪者不能蒐及遂致失載雖會靈碑文錄其大要而首尾不具茲幸朱君明齋錢君同人以重九登高巖巒涉荒逕尋得此二

碑亟為備錄于此俾後日續修郡邑志時取以補入也又檢曝書亭集有僧陳同知昂四人登澗山

寺謁秦女祠分得合字成三十韻又陳君緘寄普光王寺二碑成詩三十韻一詩中皆無一語述及

紹興二十八年沈氏捨田及嘉定七年華亭主簿陸屋祈兩請額之事是陳君當時緘寄別是一碑

迴與此碑及捨田碑不同而詩內又不言陳君所寄之二碑何代鐫刻何人撰書所記何事詳玩楊

謙箋註此詩引用莫儵建塔記又載入青浦縣志者有何松年三姑祠記皆宋人作似應有石刻則

陳君所辭或即彼二碑今普光王寺內外遍尋除朝奚至一損不復用韓之文得蘇而益妙蘇之書待

先生而後傳邦人聚觀咸嘆謂若昔不遇疇非遇於今耶 先生察百官之進退有賢如 柳尚何憾

如韓如蘇蓋同一際遇大慶也重陽門生從政即柳州軍事推官權僉刺天台口良謹跋立石朝奉郎權

知柳州軍州事借紫永桂如幾命迪功郎柳州州學教授授章廖口口書丹

右東坡書羅池廟迎亨送神詩筆意甚佳然較沈傳師所書碑不同者十數字當以柳碑為正

東坡公書柳子厚羅池銘辭道勁古雅是其書中第一碑內步有新船秋鶴與飛昔人證之已明無足論

者子厚英秀鬱鬱未吐沒為明神亦是常理獨怪嫚客死當是伊任文態未洗盡耳

余無此石刻本然有一墨本乃鄭張君所惠似是先用鈎法具開架後乃更用筆書之者禮艷而勁發有

勢疑是南禹先生所臨因此思其原本必絕妙今跋稱是坡公第一碑諒不誣也羅池神能使嫚者死世俗驚畏正在此司寇乃以任文態嗚之是董狐筆

會靈廟嵌壁二碑之外並無別項宋碑詢之寺僧亦皆無有見而知之者竹垞作詩在康熙庚辰距今祇百餘年昔所揭者今不可尋今所得者昔亦未見甚矣蒐羅金石之難也

羅池廟迎送神辭碑

碑高九尺三分廣五尺五寸十行行十六字正書後又小字跋五行行書在馬平縣

荔子丹兮蕉黃雜肴兮進俟之堂俟之松兮兩旗渡中流兮風汨之待俟不來兮不知我悲俟乘白駒兮入廟

慰我民兮不嘖兮以笑驚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圓兮白石齒齒俟朝出游兮莫來歸春與復兮兮秋與鶴飛

北方之人兮謂俟是非千秋萬歲兮俟無我違願俟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稅社

充羨兮地蛟結蟻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兮欽于

世世 宰相進退百官賢之遇否係焉 柳侯名重一世竟老遐陬緊誰之責嘉定丁丑春良

赴柳幕道長沙謁 帥相安公先生臨別授坡公大書韓昌黎享神詩俾刻之廟傷其不過也良甫到官

攝巨柳城繼易僉賓州回白郡太守 桂公慨然從之於賦 侯賢而口誠獲遇 先生必始終光顯于

黃沈無子字是刻與沈同又云沈作而秋鶴與飛誤是刻作秋與鶴飛無而字吟下有兮字與集本同

按此碑韓文蘇書嘉定丁丑天台口良重刻於柳州馬平縣羅池廟舊說相傳估客過柳江者揭一

紙即無風波之虞遭亂失去雜入築城磚石中每當築處城輒圯有司知其異物色出之仍置廟中

良缺其姓查柳州推官而署其跋云重陽門生所未詳也丁丑為嘉定十年碑當立于是時跋云良

赴柳幕道長沙謁帥相安公先生安公當是安丙宋史安丙傳丙字子文廣安人累升資政殿大學

士四川制置大使兼知興元府嘉定七年三月同知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賜手書召之行次廣德

軍進觀文殿學士知潭州湖廣安撫使良道經長沙則詣潭州謁安撫為便也碑刻異同已詳諸跋不具論 建康府教授西廳記 碑高四尺四寸廣二尺七寸十 八行行二十字正書在正寧 余同年進士諸王官教授四明范君之子充分教金陵 貽書於余曰金陵學官舊惟一負今西廳是也 紹興

初留守尚書石林葉公以行都諸增置故東西對立西廳歲月最久棟宇寔壞殆不可居光到官之初儀一日必嘗之念而未敢及其私既七月學政粗舉始請于郡留守侍郎隆興李公慨然與念捐金與材委吏督工撤而新之其規模位置受成於光而財物出入則有司存經始於嘉定十四年十月之庚午落成於十二月之丙寅舊門由學官以出今易而南西直秦淮橫抱鐘阜朝夕縱覽心目開明亦足自壯幸為我記之余辭不獲命因廣其意以復之曰天下之理內外本末初無二致君子居室一日必嘗亦猶吾身心不可須臾不加省察而使各循乎理也故積基而堂架梁負棟室與深嚴門戶無壅君子之居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室之儼然即之也溫君子之容也如鏡之明如水之定泛應縱橫無適非正君子之心也自內以及外由末以求本豈容異觀哉子之學既得於家傳又能從先生長者游其必有見乎此想其橫經退食招諸生登斯堂燕私從容凡心目所寓亦必講明乎此不然則一室之安一身之便耳豈子之志哉嘉定癸未上元日朝散大夫起居舍人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鄭自誠記宣義廊元江南東路轉運司幹辦公事趙與敷篆額

木植合用吾廬有之既而諸請僧員法超法起為之幹造次以命工計慮獨啓巨誠鼎新創造天官法輪寶殿一所及下影鑿像儀母容袁外工畢更飾藏輪佛金一面其興事僱工愈多愈費隨胥隨有畧不憚煩纒僅越荷之月已慶落成之舉如土石竹木之工計者突超十萬少費輒稱費之計者突超一萬而寺無毫髮之補彼亦奚慮及耶不虞幹造二釋殿成七八相繼圓寂悉以藏事委於寶華者而寶華雖不能任得代師起之本鉢不容辭焉善哉且人之一發慈言則千里福應况李君建佛塔廟者乎其功德為如何念惟月浸歲深日更時異謹刊諸石永為善信之士之規鑒云寄館宋癸未嘉定十六年七月十五日攝藏事寶華記

時眾徒弟僧普密志立善達法誠法圖寶海寶江

都勸緣住持釋

鄂州重修北樹記

鄂州重修北樹記

鄂州重修北樹記

符采脩口黃公魯直嘗見於題詠惟北樹冠子城之顛

右重建建康府教授西廳記景定建康志天聖建學置教授一員紹興九年因左丞葉公奏照西京例增置一員分東西廳東廳在學之左西廳在學之右宋史職官志但載列郡各置教官而京學教授有二員畧不之及亦其疎也蒙額者為宣義郎江南東路轉運司幹辦公事趙與敷宗室世系表末見與敷名惟秦王德芳九世孫有與敷或即其人乎

石跋昆樓

治平寺藏輪殿記

碑連額高七尺二寸廣三尺七寸十三行行三十六字正書額題建藏殿記四字正書

祈澤治平寺建藏殿記

勅額治平其來遠矣因初師置覆鉢之地故後人營環堵之宮左脊金陵傍鎮驛道祝龍救旱靈感六朝蓋古石書有可考焉自嘉定之已卯有趙越李清者距寺不二里占籍寺東古彭城上團也每出郊行不厭入寺家世潤屋不察經營見聞慈善雅所敬重其先捐錢披剃本寺之僧曰一十有餘人

而他和利又有公之施者多不此絕也與夫築梁通津微恩涓惠未易偶許忽一日入山修設與族弟釋法超從容語次趙曰此山僧眾足矣但延置禪禪歲無生計可供齋厨不若闢堂左隙地而建藏輪焉始欲寡助常生不亦可乎

在郡公堂之後不知自何時建立 乾道中于湖張安國為大書扁榜厥後達官名人稍有為賦詩者然距今亦五十餘載矣棟宇隘庠日就圯廢莫或顧省一夕大風震蕩摧屋山飄瓦如墜葉舞空屋隨以傾壓不可復支子城亦久弗治土石墮陴榛莽翳狐狸所窟虺蜴所蟠於是坊議更尊先增贊北隅表二施崇三丈有奇南表尋有半崇與北等遂改建樹屋闕而大之敗楹腐楠悉易以新既成宏敞暈翼與南樓巖然相望始於一郡面勢為稱雖其高無所不矚而北望為尤宜嘗試相與焉蓋退踰則煙沙蒼茫天水無際西陵鄆杜安陸諸山隱隱出沒雲外雲夢之泱泱漢沔之滢沅皆可目略而指喻羣鴻匹鶴飛翔上下平蕪斷浦杳杳如髮眼日尚羊不涉級數十武而坐得千里絕特之觀殆前所未有也惟漢江夏太守所統疆域至遠今光黃蘄安信五郡之地皆故屬邑春秋時吳楚交戰出師往來之地水如清發浪溼山如內方大小別雖丘邑變遷而勢勝猶在與夫孫伯符之所討擊周公瑾之所摧敗陶士衡之所平矜其遺跡猶可詠訪而考求邾城臨江故堞宛然嘗笑其規無待淺淺耳庚元規志驕才輕亦弗克有成三關九阨之塞魏梁交攻或得或弃南北強弱係焉以

見昔人爭戰之力不為無意天以地之相距雖有數百里之遠而據其要會實皆在吾環顧規置卷舒伸縮之中况郡居全楚上游與江陵襄陽實相為表裏諸葛忠武嘗欲舉荊州之軍以出宛洛公瑾亦謂據襄陽以蹶操北方可圖二人之言若合符節而宋何尚之顧言夏口當荊江之中直通雍梁實為津要豈非以地勢便兵力接故耶抑嘗據此論之若昔自南而圖北則易為功自北而入南則難為力故梁末曰陸贄和之敗郡雖暫屬高齊慕容儼死守半歲雖能拒退侯瑄等然卒棄之還南五季杜洪襲據州城遙附朱梁以扞淮南之侵朱梁三遣兵援之皆至近地然無救於洪汜為淮南將劉存所克身隕國絕豈天塹之設果足以限南北耶抑或彼或此亦存乎人之圖回智略如何耳夫惟俊傑之士有志於當世要必討論之素精計慮之素熟異時行遊坐息朝思夕維未嘗不在於此故一曰發而見諸施為則必卓偉絕人非臨事隨應率意而為之者所可及傳曰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趙孟過鄭請七子皆隄以觀其志夫所謂能賦者豈徒吟詠一時之風物景色哉必也升高而望遠憂深而謀長覽山川之形勝考古今之成敗究昔人謨議之得失與今日時措之宜其所蓄積

操存因感觸而發見所賦之志於是乎在王茂驪新亭之感逸少冶城之諷犬較亦茲意也夫是則高明其居處緬邈其臨眺豈但以逸其一身而自適於耳目之間而已哉樹之廢興似未足書然余改作之意非游觀之為則不可不明著以貽後之同志者俾得以周覽而釋思焉嘉定甲申三月丙午眉山李重記

按此記撰者李重但叙改作北榭之故而不自述其官位宋史附見兄李壁傳壁重皆燾之子眉州丹棱人燾先以文學著而壁重又齊名蜀人比之三蘇史言如此不能知其因何改作北榭也記云乾道中于湖張安國為大書扁勝史張孝祥傳字安國烏江人高宗朝累知撫州孝宗即位累知潭州復待制徙知荆南湖北路安撫使其書此榜當在是時孝祥號于湖工翰墨嘗書奏劄高宗見之曰必將名世癸辛雜識又載其知京口時大書多景樓扁邦公裕潤筆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一終

